

北
醉
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danse de ventur (一種舞名) 並用一種可怕的尖呼聲叫着：「Es Allah, il Allah !」
(Allah, 回教之上帝)

那些嬉皮笑臉的名人們被一個大的圓圈圍着了，舞客們同時也休息了。此刻，在他們之前，站立着主人德蘇勒特，擠縮着他底小眼睛，他的 Kalmuck 式的鼻子，他底斑白的鬍鬚，在旁人的快活中感到歡樂，非常高興而又裝作不是那樣。

德蘇勒特，那機器師，一個十一二年前的巴黎藝術界的典型人物，皮氣很好，很有錢，有藝術，他自然自得的態度和公眾意見的蔑視使他過着漂蕩的獨身生活。這時正在由島里到德黑廊的鐵路上作事，每年，爲要在十個月的勞乏，許多夜的幕宿，許多沙漠與濕地上的奔波之後來休養復原，他回到巴黎，在他這離馬路的房屋裏來過那最熱的季節。這房屋是依他自己的匠心建築的，裝潢得像一所避暑山莊。他在這裏招致許多聰明的男子和美麗的女子，在家裏幾星期內，使人類文明給他補底是開胃最玲瓏的產品之精華。

「德蘇勒特到了。」這消息即刻傳遍於那書齋內。同時，那些掩在玻璃前廳上的大紗幔子

像舞臺布幕一樣捲了起來。那就表明許多宴會將要開始了，他們將要有兩個月的音樂、跳舞、歡笑、聚餐，打破那住別墅行海水浴季節的 *Quartier de l'Europe*（四分之一的歐洲）的癡癡的沉寂。

德蘇勒特個人是並不參與那種使他底書齋日夜喧嚷着回應着的縱飲宴會的。那不倦的浪子在歡樂中帶一種冷然的情感，一種微笑着的淡漠的睇視，像是被大麻癡醉了似地，而同時又有着一種鎮定與明澈。他是一個東方人，內經蘊混合着點愛惜與禮貌款待女人們，像一個忠誠的友人一樣，不計較地豐厚地給與；至於那些被他底財富與宴會中奇異的歡笑所吸引而來的女人們哩，沒有一個能誇說她曾作過他一天一上的情人。

「一個好人，對誰都一樣。」那吉普色人接着說，她已經告訴了葛沁以上的事實。突然她又阻止她自己的話——

「你的詩人在那兒呢？」

「哪兒？」

「在你前面穿得像個村中的新郎。」

那青年吐出了一個失望的「哦」！他底詩人那肥胖的，流着汗的，光亮的傢伙，纏着那有兩個尖子的假衣領，和榮諾式繡花的背心，現出拙笨的可笑樣子。他想起那使他每讀都要脈搏加快跳動的 *Living to Honour*（愛的誓）的大望刺心的銳叫了，他非意識地大聲唸出：

「爲把生命給與你那倨傲的大理石的肉體呵。」

薩芙 (*Sappho*) 呀，我已經把我血管裏最好的血耗去了！」

她很快地掉過頭來，搖響着她那些野蠻的裝飾品。

「你說些什麼呀？」

那是拉襲諾里的詩句，他很詫異她竟不知道。

「我不喜歡詩詞，」她直捷地說，臉上現一種纏綿，看着跳舞同時又神經質地玩弄她面前掛着的美麗的紫丁香花束。於是用力地，好像強制她自己下了個痛苦的決心似地，說了聲「晚安」就不見了。

那可憐的風笛演奏者目瞪口呆。『她是怎麼回事？我向她說什麼了？』他拷問他自己的腦子，但除掉說自己最好去睡覺而外，什麼也想不起來。他很憂鬱地拾起他的風笛，回到跳舞室裏，想到他必須經過那所有的羣衆纔能出門，比那吉普色人底告別更使他苦惱。

那種在許多大人物中感到自己渺小的自覺使他更加畏縮。他們是不再跳舞了，除掉這兒那兒很少的幾對兒，無神地倚傍着買其最後的餘力，跳着一個將定的圓舞；在他們之中，高達，峨而偉，大頭直昂着，紅的兩臂攙着個做織工的小女人團團地轉着，她底頭髮在風中飛舞。

從後面敞開的大窗中，擁進了一陣陣的曉風，帶着白色的曙光，使棕樹的葉子沙沙作響，把蠟燭的光焰吹倒，就像要把牠們刮滅似地。一個紙燈籠燒了，餘燼也爆碎了，僕人們在安置許多小圓桌於房間的四周，像在咖啡店的洋臺上一樣。德蘇勒特家的客人們吃飯常是這樣，三三五五地；這時對勁兒就聚在一塊兒。

那裏有粗大的喧嚷聲，兇厲的呼喊聲，城外的“Pilot”模仿着東方女孩子的聒噪『吡吡吡』地答應聲；更有低語的談笑聲，和女人們被擁抱而去的淫浪的笑聲。

當葛沁正想乘那雜亂的機會溜出門的時候，他那學生朋友，濕漉漉的流着汗，兩眼像醋碟子一樣，每一隻膀子挾着一瓶酒，把他叫住了：『怎麼，你究竟幹什麼鳥事去了？我各處都找遍了。我有一席酒，還有幾個姑娘兒，從寶瓊來的小巴蘇萊里——裝束得像日本人一樣。你知道的，她叫我來找你。來，快！』於是他跑去了。

那風笛演奏者很焦躁；而那跳舞會的狂野的興奮又在誘惑他，那漂亮臉子的小女戲子又在遠處招呼他。但有一個甜柔的聲音在他耳畔輕輕地說——

『不要往那兒去。』

那個剛纔會同他吵在一塊的女人此刻正在他的旁邊，把他帶着走，他遲疑地跟着她。爲什麼？那並不是因爲她本身色相的吸引力；他差不多並不曾看她一眼，那在遠處招呼他的另一個，正整理着頭髮上的鋼針，比她要使他喜歡得多。但他服從了一個超越於他自己底意志的意志，那頑固強烈的慾望。

『不要往那兒去。』

他們忽然都到了羅馬路的便道上了。馬車在蒼白色的晨光中候着。清道夫與清道機車匠們正在去作工，睜視着那喧囂聲溢洋街上的宴樂，那穿着怪裝的一對，那中夏禮拜二日的肥餐。

「往你那兒還是往我那兒去呢？」她問。毫不遲疑來自問一下爲什麼，他覺得到他那兒去最好，於是他把他那遼遠的住址告訴了趕車的。在車行的長途中，他們很少交談。但她把他底兩手握在她那覺得小而冷的手中，如果不是她冰冷地神經質地緊握着，他或者要以爲她是睡着了，因爲她是平躺在那坐褥上，臉上映着那藍車幔波動的反光。

馬車在查考伯路的學生宿舍門前停了。有四層高而陡的樓梯要上。「要我抱你上去嗎？」他笑着說，但聲音很低，因爲人們都正睡着。她用一個緩滯的，輕藐的，但也是溫柔的眼光——一種經驗的，能够測量他的力量的眼光，把他端詳了一下，很率直地說。「可憐小傢伙！」

於是，用一種愉快的力的煥發，特屬於他那年紀和他底南方血質的，他把她像小兒一樣攬起摟抱着——有着那細嫩的女性的皮膚，他乃是一個強壯高大的青年——一氣登上第一層樓梯，那用兩隻可愛的冷而裸露的膀子抱着他頸子的重負使他歡欣無極。

第二層樓梯較長一點，也就較不遐意一點。他們上升時那女人更加重起來。她那鐵的飾物，起始是舒適地搔癢味兒地摩撫着他，此刻是沉重而痛苦地堆在他底肌肉上。

在第三層樓梯上，他像一個鋼琴鍵一樣喘着氣；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了，同時她卻歡樂地咕噥着：「呵！Mami（我的朋友）這多有味兒喲！我是多麼舒服喲！」到最後的一層樓梯，他一級一級地往上爬，覺得就好像屬於一段大得了不得的梯道，牠那牆壁、欄杆、和窄狹的窗子彎曲成一圓一圓的無盡頭的螺旋形。他所抱着的不再是一個女人，只是一種重的、可怕的使他呼吸阻滯的東西，這東西更使他時時想把牠溜下，忿怒地擲下，冒着使她有被殘暴地跌殺的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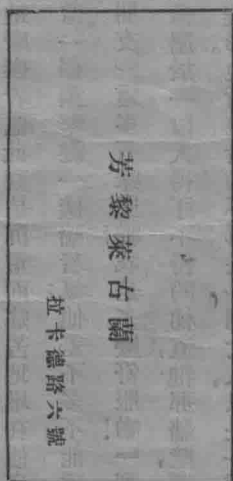
當他們到了那窄狹的梯頂的時候，「可就上來了嗎？」她喊着，睜開了她底眼睛。但他想：「可算上來了呀！但他並不能說出來，因為他面色很蒼白，兩手舉起摩撫着好像將要燻裂的胸膛。」

在那清晨陰鬱的灰色中，上那些樓梯的情景，就是他們中間故事的要略。

二

他把她留了兩天；於是她離開了，留下一個溫柔肉體與華美襯衫的憶念。除掉她底名字，她底住址，和這麼一句話「當你需要我的時候，叫我好了——我是現成的。」而外，他對她什麼也不知道。

那個精緻而有香味的小名片印着——



他把她嵌在他底鏡子裏，在一張外交部的請帖與那德蘇勒特家晚宴的新奇而有花邊的秩序單之間，這是他一年中僅有的在社會中露面的兩次；曾經在那火爐左右徘徊於那輕淡而精緻的香味中的那女人的幻影，也同那香味一起消逝了；就是葛沁個人，因為是一個莊嚴勤謹的青年，又特別不置信於巴黎的種種誘惑，也沒意識到他有種傾向去繼續那僅在一天中就成功的 *amourette*（愛的情事）。
然而那外交官考試是在十一月舉行。他只有三個月預備的工夫了。在那以後就要有三四年的期間在外交事務衙門裏試習，然後他就要被派到一個很遠的什麼地方。想到漂流他並不吃驚；因為他們葛沁達芒德家，一個古老的阿非朗家族，有一種遺訓要叫最大的兒子依照他前輩先人的榜樣，鼓勵和遺德的庇佑，去追求那所謂 *"the career"*（經歷，事業）的東西。在那年青的鄉下人眼中，巴黎不過是他那很長的航行中第一個埠頭，這事實阻止他來招惹任何嚴重的掛牽，無論是愛的或是友誼的。

在德蘇勒特跳舞會一二星期後的一個黃昏，當葛沁已經點上了燈，整理好了桌上的書，正

預備開始用功的時候有人在外面輕輕地敲門；門開後，他看見一個穿着時髦輕裝的女人。在她未揭開面紗前他簡直認不出來她。

「你看，是我。我已經回來了。」

「因為她查覺了他那注射在等做着要做工作上的，焦急而煩惱的目光時，她又加說——」

「哦，我不願打攪你——我知道那些事的。」

她去下了她底帽子，拿起一卷 *Le Tour de monde*（世界旅行記）坐在椅子裏不動，表面上在專心於她所讀的東西；但他每次擡起眼來，總要與她底目光相遇。

說實話，他制止着不即刻就抱住她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她那小的面孔上生着的低的額，短的鼻子，深情而柔和的唇，以及她那使他覺着比她底埃及裝要可愛些，式樣上毫無毛病的純波斯裝裏的十分媚柔的身段，都是非常動人，迷人。

她第二天早晨很早就去了，在那禮拜中又回來幾次，總是帶着那同樣的蒼白色，同樣冷而潤濕的手，同樣感動而顫慄的聲音。

「呵，我十分明白我使你不快。」她問他說，「使你厭倦。我應當更驕傲些。你會相信嗎？每個早晨，當我離開你的時候，我發誓不再來了；但一到夜裏，我又像被癲狂的發作襲擊着了。」

他注視着她，他在輕蔑那女人之中感到快意，而她那對他愛情的堅持又使他驚異。他前此所認識的女人們，在酒店或溜冰場遇見的，有些也是很青年很漂亮，但遺留給他的感情只是一種厭惡，對於她們那些蠢笨的笑，廚婦樣的手，和她們那使他在她們去後要打窗子的天性與言語中的某種下賤。因為他底天真，他想所有供人尋樂的女人們都是那種樣子的。因此他很詫異於竟在芳黎身上發現了那種純真的女性的溫柔與莊謹，更有着一種使他們底談話生動而有趣，因為對於藝術稍有涉獵並對於普通情事都很明澈，勝於他常在本鄉他母親那裏遇見的中流社會婦人的高超。

其次，她又嗜好音樂，常常奏鋼琴，並用一種雖破啞而不和諧但卻是受過很好訓練的聲音唱着 Chopin 或 Schumann 的浪漫曲，鄉下的兒歌，以及她記得非常多的 Berli 或 Bourguignon 或 Picardi 等底歌曲。

葛沁，因為他瘋狂地愛着音樂，那優逸的，他底鄉人們常在露天裏享受的藝術，在他工作時，音樂能够鞭策他，在他休息時，他覺得牠又能够微妙地撫慰他。特別是從芳黎的櫻唇裏唱出，更能够使他陶樂。他很詫異她並未被僱於任何戲院，又聽說她曾在 *Lyrique* 演唱過。『但並沒有許久；那使人非常不快的。』

她沒有一點兒那種舞臺表演者的自以為淵博熟練的神氣，沒有一點兒虛榮心與作偽。她那爲他所不知的生活於他簡直是一種神祕，即令在他們熱愛着的時候，那神祕也不會揭開；而她那愛人既不想妒，又不好問，也不願去追究這問題，連鐘都不看一下地讓她在一個約定的時候到來，像對於那躊躇的情愫，和那表示着欲望與焦急的胸腔內那顆心劇烈的跳動還並不會查覺似地。

一天天地過去，那個夏天的天氣都很好，他們坐着船到巴黎郊外去探訪那些可愛的幽僻的地方，對於這些地方知道得非常詳確。他們常作一個郊外火車站上嘈雜羣衆的一部，也常在林邊或湖濱的一個小酒店早餐，只避免幾個去得太多的地方。一天，他提議說到 *Vaux-de*

Cernas 去『不，不，不往那兒去；那裏畫家太多了。』

於是他記起她那對於藝術家們的反感就是他們愛史的第一頁。當他問她原因的時候，她說——

『他們都是些嘴說得比知道得多的，神經不健康的難解的東西。他們會給與我過很多的苦吃。』

『但是』他抗議說，『藝術乃是一種高尚的東西。沒有東西能够像牠那像使一個人底人生觀開闊而光明。』

『啊，我愛的，像你這像天真忠厚，只有二十歲的年紀，很真摯地愛着，那纔是高尚的東西哩。』

二十歲的年紀！看她那樣子充滿着生命，很是活潑，一切事物都使她笑，一切事物都使她快樂，恐怕要說她也不會多於二十歲吧。

在一個假日的前夜，他們到了漱烏魯茜河流域的聖古拉地方，找不着地方住。他們必須走

一海哩森林裏的黑路，纔能到第二個村莊。最後有人請他們睡在一個泥水匠們所睡的倉屋角上的一個空的草舖的牀上。

「跟我來，」她大笑着說；「這可以使我想到我那窮苦的時候。」

原來她竟也懂得什麼是窮苦！

他們匆匆走，在那粗糙地粉白了的房間裏許多睡着人的牀之間摸索着路，房中有一盞燈在壁龕中正冒着煙，在那漫長的整夜裏，他們並排地睡着，遏止着他們底接吻與歡笑，諦聽他們底同房者們那疲倦的鼾聲和呻吟聲，那些人們底棉布帽子和粗笨的工人鞋子，就緊挨地與那巴黎女子的綢衣和精美的長靴躺在一塊。

在天發亮的時候，那大門下部的一個小門被打開了，一縷白光淡淡地射在牀板上與硬地上，同時有一個粗嘎的聲音嚷說，「噯！是起來的時候了！」於是那重行恢復黑暗的倉屋中生出了一種緩滯苦悶的騷動，和種種滿屋子人剛被喚醒的沮喪的嘆息聲，伸懶聲，啞啞的咳嗽聲；接着那些利謨新人(Limousins)一個一個地去了，沈默地，倦怠地，很少想到曾和一個可愛的

女子很挨近地睡覺。

在他們去了以後，她站起身來，摸索着穿上衣服，忽忽地把頭擡起來。「在這兒候着，我一會兒就回來。」一會兒她就帶着一大把滴着露水的野花回來了。「現在讓我睡罷」她說，把那清晨花朵的冷香散佈在牀上，使他們周圍的空氣恢復了新鮮。他覺得她從沒有像這樣可愛，站在那倉屋門口，在晨光中笑着，髮髮飄揚着，捧着花朵縱橫的花束。

可有一次，他們在達賴城 (VILLE D'AVRAY) 的那水池邊早餐。是一個霧靄瀰漫的秋天的清晨，在他們面前的是恬靜的秋水和肉紅的林葉；在那酒店的小花園裏就只有他們倆，吃魚的時候彼此接吻着。忽然，從那楓林——他們底食桌就在那樹腳下——的枝柯間的一個樸質的小涼亭上有一種呼喊調笑的聲音向下叫他們，「我說，朋友們，你們打算什麼時候纔完結你們那斑鳩樣的親嘴和咕咕聲呢？」跟着雕刻家高達那獅子臉和紅的鬚從那樸質的小避暑屋向下偷看着。

「我將很高興下來同你們一塊用早餐。我在這兒樹上好像貓頭鷹一樣被你們聒噪得要

死。」

芬黎不答，因為這遇合使她顯然地不快；在另一方面，榮，因為好奇地要見這著名藝術家，又

以得他同自己一塊吃飯為榮幸，立刻就接受了那個提議。

高達，很風騷地穿着一種好像是 *neglige* 式的服裝。雖然一切都非常講究，從那可使一個有着縐紋和小疤點的萎黃面孔襯得稍有生氣的，白的中國縐的領帶，到那緊裹着那更加瘦弱的身材和隆起的筋脈的短衫，但他比在德蘇勃特家跳舞會時更加老了。

但使榮詫異甚至使他有點不安的是那雕刻家對他情人所用的那種親密的語調。他叫她芬黎，用最不客氣的說法同她搭話。「你知道，」他說，把他底碟子放在桌上，「我已經做了兩禮拜的繆夫了。瑪利亞同謨拉圖跑掉了。起初我並不介意。可是今天早晨，當我去到研究室的時候，我覺得我像魔鬼一樣地懶。全不能做事。於是我離開我底同伴們跑出來，到這鄉下來吃早飯。一個人孤獨着的時候真要命呀。像這樣，再過些時我一定要到窰子裏訴苦去了。」

他斜睨着那鄉下人，他底浪紋的鬚與鬆曲的髮的顏色都與杯中 *Sauterne* 酒一樣。

「青春真是美妙的東西！不怕任何女人不用雙手把他底頭抱在她底膝下，她看着同他是一樣年輕的。」

「刻薄的東西！」她笑着高聲說；她那笑聲振蕩着一種不知年齡的媚力，一種愛着而又希望被愛的女人的青春。

「可羨！可羨！」高達喃喃地說，一面吃着，一面過細端詳他們兩人，兩嘴角憂鬱而嫉妒地屈曲了一下。「我說，芳黎，你記得有一次在這裏早餐嗎？——那是許久以前了，丹姆（Damme）——有阿昌納，有德瑞，還有一大羣人，而你竟掉進池子裏了。我們用一身守魚人的短衫把你打扮成一個男人樣子。那衣裳你穿着非常合式哩。」

「記不得了。」她冷淡而據實地答；因為這種變化莫測的小東西們除掉她們愛着時的現實，是永不管任何其他事物的。她們不記憶過去經歷了些什麼，也不恐懼將來要遭遇些什麼。

高達則不然，他底心是過去佔據着他大口假喝着 *Sintere* 酒，細說着他那放佚的青春時代在愛裏，酒裏，勝利裏的一切偉績。但當他眼睛帶着適纔閃耀着的火焰的反射射他們時，

他看見他們並沒有在聽他了，只是在從彼此的唇裏嚼葡萄吃。

「聽着我所告訴你們的種種一定是多麼討厭喇！哦！是的，我於你們是一個可怕的厭物。丹姆，衰老真是件毫無人心的東西呵！」

他站起身來，把他底餐巾摔在地下。「這頓早餐開我底眼，郎古里老爹。」他朝那酒店方向大聲高招呼。

他很黯然地走開了，拖着他底脚好像忍受着一種不可治療的病痛。那一雙愛人看着他那佝僂在金色的樹葉下的高個子看了半天。

「可憐的高達！他當然是很難堪的。」芳黎輕聲說，語調裏帶着溫柔的同情。當葛沁對於瑪利亞，一個娼婦，一個模特兒，可以在高達底痛苦中尋求任何歡樂，卻棄了那大藝術家而看中了誰呀？——謨拉圖，一個無名的畫家，毫無天才，除了年青而外毫無可取——表示憤激時，她開始笑起來，「呵！幼稚無知的你，幼稚無知的你喇！」她用兩手把她膝上的他底頭扳起，把她底臉貼伏在他底眼睛與頭髮上，像貼伏在一束花上一樣。

那天晚上，榮第一次睡在他情人家裏，經了她三個月來苦惱着他去之後——

「來，告訴我——爲什麼你不願去。」

「我不知道——我不喜歡你這想頭。」

「但我不是告訴你我是無拘無束，就只一個人嗎？」

那郊遊的疲倦幫助着她，她終於把他誘至拉卡德路了，那裏離車站是很近的。一個帶着農人帽子的滿臉怒氣的老僕婦爲他們開了門，他們進了那所質樸而堅固的房子。

「這乃是瑪考姆。晚安，瑪考姆。」芳黎說着，把兩臂抱住她底頸子。「這是他，你知道的，我愛的王；我究竟把他帶家來了。快把一切燈都點上，把地方弄得美麗些。」

榮一個人被撇下在一間很小的會客室裏，那裏有低的圓弧形的窗，掛着同那覆蓋着幾隻睡榻與漆的傢具同樣的普通藍色綢製的窗幔。牆上掛有三四張風景畫，把那單調的帳幔等襯得分明而有生氣，牠們上邊都書有款屬：「獻給芳黎萊古蘭。」「獻給我親愛的芳黎。」

在火爐邊的架子上，放着一個縮小一半的高達所雕刻的大理石薩芙，像這種薩芙的銅像

是到處都可看見的，葛沁兒時在他父親底書齋裏就看見過。借那像座旁一隻蠟燭的光焰照着，他從那藝術作品中認出一種比他底情人更美些，更年青些的相似。那全身的輪廓線，那呢布下的身段的微動，那抱在膝上的兩臂的漸漸細下去的渾圓，都是他所熟知而親密的；他底眼睛帶一種更溫柔的感覺，追憶注視着牠們。

芳黎看見他在那像前出神地審視着，漫不注意地對他說：「牠有點像我的神味，不是嗎？高達那模特兒底樣子同我頗相似的。」於是她領他到她底臥室去，瑪考姆正在那兒愠怒地把兩付食具安放在一個小桌上；所有的蠟燭都點了起來，連那鑲在衣櫥門上的鏡子旁邊的也點上了，一爐可愛的柴火像初燒時的火焰一樣明亮，在爐圈下爆炸着——那是一個女人預備跳舞裝飾的房間。

「我覺得在這兒吃飯比較好些，」她笑着說。

榮永不曾看見過一間裝潢得這樣精緻的屋子。他母親和姊妹們房中的那些路易十四式的綢緞和輕柔的棉紡，沒有一樣可與那溫軟纖膩的小屋兒相伯仲的，這兒的木器是用精美的

絲綢覆蓋着，床不過是一個比一般稍寬的休息榻，放置在屋的一端，下面有白皮墊着。他們在躑躅漫遊於田野中，猝遇的急雨中，昏暗裏泥濘道路的污泥中之後，那些光明，溫暖，以及傾斜的鏡子裏拖長的藍的影象，散給與他們以溫柔快適的感觸。但有一件事使他不能像一個十足鄉下人一樣在那意外的華麗中欣賞的，是那僕婦的很顯明的不豫之色，以及當她看他時的那猜疑的目光，於是芳黎說了一句話叫她出去：『離開我們，瑪考姆，我們自己會服侍自己的。』在那女人用力把門帶上出去之後她接着說：『一點也不要管她；她是看着我太愛你了，所以生我的氣。她說我命不要命。這些鄉下人都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她底烹飪手段倒是比她人爲強。你試嚐

香檳酒，因爲只顧看着他吃，她自己忘記吃了；她每一動作總把她那常在屋裏的白羊毛的 *Sandoura* 的長袖甩到背後，她向他提起他們第一次在德蘇同坐的一個椅子裏擠着，一個碟子裏吃着，細談着那天晚上的種種。

一見你就覺得需要你。我很願即刻就把你摟住帶走，那旁人就不能

你看見我的時候你作何感想。」

「也就覺得很信任她，同她很隨便了。」我想起來了，」他說，「我問還

麼生我的氣。是不是因為我念了拉斐諾里的兩句詩？」

舞會時一樣地擲蹙了一下，於是搖着頭說，「胡說！我們不要再談那些事了。」

他接着說：「事實是因為我覺得有點害怕我自己，我想逃避，想克制我自己，但

我不會。」

「更永遠不能了。」

「喔！永遠不能嗎？」

「你看着得啦！」

他那年青人懷疑的微笑答她來滿足自己，一點也不注意她那說那句「你看着得啦」

時的熱情時，差不多是恫嚇的語調。她那摟抱是那樣的溫軟而柔順；他堅信只要他一動就可解脫自己。

但他為什麼要解脫自己呢？他在那淫靡的小房間裏溫軟的空氣中是那樣的舒適，他那昏昏

欲睡的下垂的眼皮上的柔和的呼吸又使他美妙地被麻醉着，同時在他那低垂眼皮下又在演映着閃動的幻象，如金色的樹林，綠野，滴着水的水車等他們在鄉間整天的愛的經歷。

清晨他被瑪考姆在床頭無禮貌的呼喊聲猝然驚醒了：「他」來了，他有話要同你說。」

「什麼呀！他有話要同我說？我好像不再是在我自己家裏了！你竟然讓他進來了！」

忿怒地，她跳起床衝出了那個小屋，半裸體地，睡衣敞開着。

「不要動，我愛的，我就回來。」

但他不聽着，直到他把衣服完全穿好，兩腳平安地插進靴子裏，他纔不覺得不安。

山的小房間內穿衣服的時候，那兒燈光還照在晚餐時狼藉的杯盤上，他聽見被那客廳裏的帳幔等隔着聽不清楚。一個男人的聲音，起始的忿怒着，漸漸可憐地流淚哀哭了，更屢雜着另外一種他不能立時聽出是誰的聲音，粗疏的字眼，使他想起一個酒店裏妓女們的爭鬪。

被這意外的事摧毀了，像絲綢被洒上許多水一樣地玷污了：就是那

農的女人們之列了。

三〇

裏來，端莊地把散亂的頭髮攏上：「天下還有比一個男人哭更蠢的事經起床而且穿好了衣服，她惱怒地嚷出來：『你已經起來了！——快再去非得睡不可。』於是忽然又溫柔起來，用聲音與動作撫慰他：『不行，不行！——像這樣走去。第一像這樣走我斷定你不再回來了。』」

「爲什麼呢？我一定還來的。什麼使你這樣想呢？」

「發誓說你並不生氣，說你還要來。啊！你看，我明白你的。」

她教他怎樣發誓他就怎樣發誓，只是不再回到床上睡，不管她怎樣請求，怎樣再三說明她是在她自己底家裏，她底生活和行動都是自由好。最後，她似乎服從地願意讓他走了，把他直送到門前，全不露出她那瘋狂中的女半人半羊神的樣子，只是很柔和的，極力要得到原諒。

一個長的假倚着的告別的慰撫使他們耽擱在前庭裏。

「那麼，什麼時候再見呢？」她問，眼光沉注在他底眼睛裏，因爲他急於要走，他想用一句謊

話來回答，但門鈴的響聲阻止了他。瑪考姆從廚房裏走出來，但芳黎走向她說：『不要開門。』於是三個人都站在那兒，不動，也不說話。

他們聽到一個窒息的哼聲，接着是一封信塞在門下的響聲，和慢慢下樓的腳步聲。

『我不是告訴你我是自由的嗎？你看！』

她把她打開了的信遞給她底愛者——一封可憐的不幸的愛情信，很卑猥，很怯懦，在一個咖啡店的桌子上塗抹的；在這信裏那可憐鬼請求宥恕他早晨的瘋狂，承認他並沒有權利支配她，除掉她自聽他底話，下跪懇求她不要太不可挽回地棄絕了他，對任何事都同意，對任何事都服從，——只是不要失掉了她，老天爺喲！不要失掉了她！

『妄想！』她惡意地笑聲說；那笑聲終於把她所要佔有的那笑聲終於把她所要佔有的那顆心捉住了。榮以爲她太殘忍了。他還不會知道他所愛的這女人是除掉對於她自己底愛情而外，沒有一點同情的心腸；她那一切仁慈和愛，憐憫，忠誠等的活力都只專注於一個單純的肉體的人的利益。

「你這樣戲弄他是不對的。那封信是異常地可憐與傷心。」他又低聲加說，握着她底兩手：「告訴我，你爲什麼撤棄他呢？」

「我不再需要他了。我不愛他。」

「是他曾經是你底愛人呀。你現在生活在華麗中，過去生活在華麗中，都是他供給的，這又是你生活快樂的必需品哩。」

「我愛的，」她用她那坦白的態度說，「在我沒認識你以前，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可喜的。現在哩，牠們於我簡直是一種痛苦，一種恥辱，使我底心起反感。喔！我知道你會告訴我你對於這事並沒有誠意，你並不愛我。但那是我底事情。我要強使你愛我，不管你願與不願。」

他不答，允許第二天再會她，於是跑掉了，把他那做學生的錢袋裏剩餘的幾個魯意給了瑪考姆，作那盆野兔的代價。他算完全脫離關係了。他有什麼權利給她底生活以煩擾呢？他可能獻給她什麼來抵償她爲他而失去的一切呢？

同日，他極盡溫柔與真摯地寫信告訴她這些意見，但並沒有告訴她他在那愛的一夜之後，

竟聽見她那被棄的愛人底哀哭，羸雜着她那冷酷的笑聲與洗衣婦般的咒罵，他覺得他們的相愛關係，那可喜的迷人的幻變，已經受了個兇狠不可救藥的打擊了。

那高大的青年，他底心是遠離巴黎而翱翔於故鄉的荒野中，在他底性格裏，有着父系遺傳的粗暴，和他母親得來的那情感的脆弱與皮氣的激躁，他底樣子像他母親，就如一幅她底畫像一樣，至於抵禦快樂的誘惑，他又有他底父親底一個兄弟的前車之鑒，他那狂放蕩佚的行徑已經把家業毀去了一半，並使家族的爵號發生了危險。

Ucle Césaire (塞沙利叔父) 一個人只用這兩字和牠們所喚起的家庭間的故事，就可以向榮要求比他在這愛的事情中更痛苦的犧牲，因為他在這事情中並未感到什麼大的重要。可是，事實並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樣容易扯開。

在形式上雖然分離了，但她仍然不斷地來找他，他底拒絕接見，閉門羹，無情的命令，都不足使她喪氣。「我是沒有自尊心的，」她寫信給他說。她在他到酒店裏去吃飯的時候守望着他，在他看報的咖啡館門口等候着他。她既不哭，又不鬧。如果他是同旁人在一塊，她就跟隨他來滿足

自己看什麼時候不再有旁人。

『你今夜願意會我嗎？不那麼，別的什麼時候好了。』於是她像一個小販負起他的重擔一樣柔順忍從地去了，讓他追悔他底殘忍，自慚他那每次與她相遇時格磔而出的謊語。『考試就近在目前了——他沒有功夫。遲一遲，等考過了再說，如果她還念着他的話。』像煞有介事地，他打算在考取以後，即刻就到南方去休假一月，希望她在這期間內能够忘掉他。

不幸，考試剛完，榮患了病了——很重的喉頭炎症在外交部的過道內染上的，那兒因爲久無人走，有着很多很多的病菌。除掉幾個同省的學生之外，他在巴黎不認識一個人，而他們又因爲他那人所共知的曖昧事同他離異了。加以在這種環境之下，更需要一種比一般更親切的忠誠，於是在他得病的當夜，芳黎萊古蘭就出現在他底床前，十天不離地，也不害怕，也不討厭，像一個職業的看護婦一樣穩練不倦地用溫情慰貼的方法看護他；有時發熱使他回復到他兒時的一次重病中，於是當他覺着芳黎底手在他火熱的額上時，他就把她叫做狄洪訥，並說：『謝謝你呀，狄洪訥。』

「不是狄洪訥，是我——我在看護你哩。」

她用那希望報酬的看護，用愚蠢的火灸法，用客店閹人家所釀的藥酒把他救活了；而榮是常常驚說於她那雙養尊處優追逐歡樂的手竟有那樣靈活，巧妙，敏捷。夜中，她只在一個短榻上睡兩個鐘頭，——一個寄宿舍的短榻，就像警察署裏的板床一樣硬。

「你難道永不回家嗎，我可憐的芳黎？」一天他問她。「我現在好些了，你定得回去，也好使瑪考姆放心。」

她笑起來。她，瑪考姆，整個宅子在她支配之下，正過着一個很好的時光在。他們把什麼都賣掉了，傢具，衣服，甚至鋪蓋。她僅有的就只有身上的一身衣服和一件美麗的小襯衫沒被她底女僕捲去。現在，如果他趕掉她，她簡直沒一點歸宿。

三

「我想這次我總找着我們所需要的地方了。在阿穆斯德丹路，對着車站。三間屋，還有一個

大洋臺。如果你以為可以，等你下了衙門我們一道兒去看一下。地方很高，在第十五層樓上——但你可以抱去的。那真有意思哩，你還記得？」

這記憶使她十分高興，她假抱着他，舒適地貼着他底頸子，尋求那老地方，她底地方。

最近，他們那種開房間住宿的生活變得不愉快起來了，那些在樓梯上披着網布穿着破鞋的女孩子們底聒噪，那些後面堆積着許多傢具的紙隔斷，那些混雜零亂的鑰匙，蠟臺，靴子，——這些租約中不曾載明的種種都使人不愉快。自然，在她是不覺得的；只要同榮在一塊兒，屋頂地窖，甚至陰溝都可以為她做一個滿意的安樂窩。但她那嬌貴的愛人對於有些事物就覺得不耐煩，因為他還未結婚，對於那些物事從未想到過。那些一夜的眷屬們使他苦惱，好像使他自己的住成一種恥辱，使他感到一種沮喪與厭惡，像植物園內籠裏的猴子們模仿着人們相愛的動作與表情所給與他的一樣。他對於飯店也厭倦了，每天必得去 Boulevard Saint-Michel 吃兩次飯使他煩氣，那間大屋子充滿着學美術的學生們，畫家們和建築師們，這些人雖然不認識他，但一年來他老是在那兒吃飯，他們已經看熟他底面孔了。

當他一推開門，看見那些眼睛都對芳黎看着，他底臉就要發紅，於是帶着一個太年青的男人被一個女人伴着時特有的侷促不安的神色走進去；同時，他又怕遇見一個部裏的上官，或一個從家下來的什麼人。其次哩，經濟也是問題。

「這是多麼浪費喲！」她每次看完吃飯的賬單都要這樣說，那賬單她是要帶走的。「如果我們安了家，這些錢我可以過三天。」

「成呀，還有什麼阻礙我們嗎？」於是他們決定去找一個合式的地方。

那就是陷阱。無論誰都要掉進去，最好最可敬的人們也不能免，因為他們幼年時的教育就叫他們愛清潔，而爐邊的舒適溫暖又使他們企望着一個「家」。

阿穆斯德丹路的房屋中，廚房與休息室外面是一個潮濕的小院，有一個英國酒店洗滌水和綠氣的味兒蒸騰上來，而臥室又靠着一條傾斜而嘈雜的街，日夜被那些重的輕的貨車，大的小的馬車的顛簸聲，火車到達與開行時尖銳的汽笛聲，以及正對面那露着泥漿色玻璃屋頂的 Chemin de Fer de l'Ouest（西鐵路）的終點車站的種種喧囂聲震蕩着。這地方的大便利

是可以知道火車什麼時候到站，而 *Saint-Cloud*, *Ville d'Avray*, *Saint-Germain*，以及塞訥河畔所有那些披着綠衣的車站，都好像就在他們底洋臺底下。他們有一個很寬大的洋臺，前屆房客慷慨地遺下了一個白鉛的天篷，畫作彩條的油畫布樣子，在冬雨的淅瀝聲中雖是濕漉漉顯得陰鬱夜在夏天卻是一個很舒服的用餐地方，在清新空氣中，就像在山上避暑的小亭內一樣。

他們又籌劃到傢具問題。榮已經把他安家的計劃函告了狄洪訥嫡母——她正管着家中的度支——她把應需的款子寄了給他；她底信同時更說明很快地將有一個衣櫥，一架屜櫃，還有一把大的有籐墊的安樂椅送到，都是從那給巴黎人預備的 *Chambre du Vent*（風屋）取得的。

那屋，他在心裏彷彿看見，在 *Casotlet* 地方一條長甬道的盡頭，常常空着，窗板關着而且釘了起來，門用一個大螺旋釘鍵着，地位呈露在那寒冽的西北風的狂嘯裏，這風使牠的牆壁軋軋地響，像燈塔裏的屋子一樣。牠是用作貯藏陳舊無用的東西，貯藏那些被一個世代所貶棄，騰出

地方來安置新購物事的東西的。

呵！要是狄洪訥知道了那籐墊椅子中將有怎樣奇怪的午睡，那王朝時代屨櫃的抽屜中將要放些什麼印度綢的襯衫同鑲邊的短褲呵！但葛沁爲這事的追悔被那無數開始安家的小喜歡吞沒了。那是這樣地有趣，下衙門以後，在黃昏裏，手挽手坐着小船去尋幽探勝，去城外什麼街上選購一份餐室用的傢具——一個盆碟架，一張桌子，大把椅子——或幾掛白藤紗的窗幔和床帳。他差不多瞞上眼睛什麼都要；但芳黎總要揀擇一兩件，把椅子試坐一下，桌子上花牙子撫弄一下，表示她是一個有經驗的主顧。

她知道在什麼舖子可以用同造一樣的費用買一個小家庭廚房內整套的用具，四隻鐵鍋，五號上釉的早晨做可可茶用的；不要銅的，因爲拭淨的時候很費事。六付帶調羹的金屬食器，兩打英國貨的碟子，結實而且光亮，一切都點齊包好預備裝上船去，像一付玩偶底茶具一樣。至於要買小帕子，餐巾，檯布，棹布等，她認識一個商人，是魯拜斯地方一個大工廠的經理者，他們可以遲一半月再付錢的；因爲她時常注意舖子裏的貨物展覽窗，搜尋破產標賣的東西，巴黎所常沖

上岸的泡沫中的破船碎片，她在 Boulevard Clinchy 一家舊貨鋪發現了一架精緻的床，差不多是全新的，大得可以容下吃人妖怪底七個年青女人並排睡。

在他從衙門回來的時候，他也試買些東西，但他什麼也不懂，總是說不要而空着手離開一個鋪子。一次到一個舊貨鋪去買一個老式盛五味油的瓶子，是她已經明白地告訴了他的，但那東西已經賣掉，他買了個帶琉璃總子的客廳裏用的燈臺，於他們完全無用，因為他們並沒有客廳。

「我們可以把牠放在洋臺裏，」芳黎安慰他說。

他們快活地測量地方，討論一件器具怎樣布置，但他們雖然細心，雖然有一個必需品的購物單，他們依然發覺有些東西忘記買了，於是大呼，狂笑，失望地舉起兩臂來。

舉例說罷，sugar-grater（儲糖器？）他們就沒有。試想，他們連 sugar-grater 都沒有，就要安起家來！

於是，當一切東西都買妥而且布置好了，帳幔都掛了起來，新燈安上了燈心，那新家庭的第

一晚是怎樣地可喜喲！未就睡以前對於那三間屋細心地審視，當她持燈讓他關門的時候她是那樣笑着；『再看一遍；還有一個——關緊牠。讓我們覺得真正是在家裏在。』

從此他們開始了一個新的快活的生活。公事一畢，他即刻就回家，企望穿着拖鞋安坐於火爐邊。當他在黑暗的街上彳亍於泥濘中時，他幻想着那溫暖光亮的屋子，古老的鄉下傢具使牠更有生氣，這些東西芳黎起初以為是些廢物，很鄙薄，但一看卻是很好的古東西；尤其是那衣櫥，一個路易十六時的細緻傢具，鑲着有畫的板，畫着牧羊人們穿着花布馬甲在簫鼓聲中跳舞。這些兒時所習見的古東西在面前，使 he 想到父親底房屋而世使他底新家室變得神聖了，但這新家室的舒適是他還要享受的。

他一按門鈴，芳黎就出來了，裝束得整潔而嬌嫩，如她所說的『在船甲板上。』她底衣服是黑色羊毛料子的，雖不裝飾，却是一個時式裁縫剪成的時髦樣子——這要算是一個向來穿華麗衣服的女人的儉樸了，——袖子高捲着，繫着一個大的白圍裙；因為她是自己做飯的，只有一個做短工的女人幫做些要把手弄破皮或污壞的粗重活計。

她底烹飪術非常精巧，知道許多做菜的法子，南北菜肴，樣子繁得就如她所記得的種種民間歌謠一樣，這些歌謠是她常在吃過飯把她那白圍裙掛在關好的廚房門上以後，用暗啞而富於熱情的女子最低音唱給他聽的。

在下面，街市喧嚷着，像洶湧的波浪。冷雨嘩嘩地打在洋臺的鐵篷上；葛沁，坐在安樂椅裏，腳伸直到爐邊，看着對面車站的許多窗戶和一個大的反光鏡的白光下伏身寫字的辦事員們。他很舒服，讓他自己被烹調着。在愛裏嗎？不是；但他對於她那籠罩着他的愛，那永不變易的情誼，是很感激的。他怎麼會因為恐怕——現在他非笑那恐懼心了——要被誘惑，恐怕要作一個磨牛，竟把自己這種快樂剝奪了這麼許久？他現在的生活不是比他那常常從這個女子到那個女子要可敬得多嗎。

至於將來，那是沒有危險的。三年以後，當他被派出國的時候，他們可以不動聲色自自然然離開的。他把這事預先向芳黎提出，他們一塊兒談論着牠，像談論着死——一個遠而不可避免的定數一樣。他所十分憂慮的就只怕他底家人們知道了他並非獨居，和他那教管嚴厲懲罰不

苟的父親底激怒。

但他們怎麼會曉得呢？榮在巴黎沒撞見任何人。他底父親，家人都把他稱做“*the consul*”（領事官）。他成年都在鄉下耽擱着，照管他那自己耕種着的一份大產業，慘淡經營地培植葡萄。他底母親身體壞到不可收拾，一行一動都得旁人扶持，家事的經理和那兩個雙生妹妹瑪賽與瑪利的血管都交給了狄洪訥，就是因為瑪賽與瑪利意外的孿生使她變得軟癱無力了。至於塞沙利叔父，狄洪訥嫡母的丈夫，他是一個大孩子，不敢讓他單身旅行的。

現在芳黎對於他家中的人們全然知道了。當他接到一封從 *Castel* 來的信，在信尾小妹們用她們底小手指寫着兩行大字，她也在他肩後跟着讀，分有着他底感動。對於她自己過去的生活哩，他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問。他有着他那年齡應有的可愛而不自覺的自我主義，不嫉妒，不躁急。自己底生活充實着，讓牠向外泛溢，思想光明，心地坦白，而她卻老是沉默着。

他們這樣一天一天一週週地在快樂的靜謐中過着，偶然被一件感動他們很深的情事擾亂了，而他們感動又是不同的。她以為她懷了孕了，並且用那樣高興的樣子告訴他，使他也不得

不分享她底高興。但在心裏他可很害怕。有了個孩子，在他這樣的年紀！他怎樣對付她呢？難道承認下嗎？那是自己同那女人中間一種怎樣嚴重的質證，而在將來又是怎樣地麻煩糾纏呵。

那鎖鍊忽然明白地顯現在他面前了，重，冷，緊釘在他底頸上。他在夜裏睡不着，她也一樣，彼此並排睡在他們那大床上，睜着眼，做着十二分不同的夢。

幸而，那個虛驚並沒有重演，他們又恢復了他們那平靜，快樂，不與社會接觸的生活。冬天過後，真的陽光重來，他們那小住宅變得更可愛了，搭着天篷的洋臺更使牠增大了面積。夜間，他們在那兒晚餐，在那染作綠色，鑲着燕子響聲飛掠過的條痕的天幕下。

街市把鄰近房屋的喧聲和一陣一陣的熱氣送上來；但他們仍然能享有那輕輕吹動的新鮮空氣，常常忘神於他們自己，手握着手，什麼也不在意識中了。榮記起了那些朗河(Rhone)岸上相似的夜，又做着往很遠的熱帶國去做領事的夢，又幻想着在正要離港的船甲板上，那兒的涼風同此刻鼓動着天篷的風一樣悠長地吹着。當一個看不見的佞吻在他唇上啣啣地說『你愛我嗎？』時，他總是半晌才意識過來地回答說『哦！是的，我愛你。』——這乃是從他們從他們

底青春中發出的話；他們心裏的事情太多了。

在同一個洋臺上，一段葛藤花爬纏着的鐵欄與他們分開，另外有一對兒像斑鳩樣在那兒親着嘴咕噥着，是赫特瑪先生夫婦倆，很粗俗的人，親嘴的響聲好像巴掌打在臉上。他們的年齡，脾胃，胖的身材，都很奇異地配得十分合式；這一對圓滿的愛人依欄低唱那老調的浪漫小曲是頗動聽的。

“Mais je l'entends qui soupire dans l'ombre ;
C'est un beau rêve, ah ! ai-je-moi dormis.”

「但我聽見他在黑暗中嘆息着哩；
那是個可愛的夢呀，唉！我好生睡着罷。」

他們惹芳黎喜歡；她很願認識他們。有時，她同她底鄰居真個隔着那塗黑的鐵欄交換一個女性親愛和悅的微笑；但那男人們，同一般情形一樣，他們相隔得較遠些，永不交換一句話。

一天下午，榮正從 *Quai d'Orsay* 回轉家去，他聽見有個人在若雅路的拐角上呼喊他底

名字。那是一個可愛的天氣，明媚而和暖，正是人們要從樹林中歸去的時刻，巴黎正在那廣場的一角浴在日光裏。這麼場的景色在一個好天的日落時，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

「坐在這兒，漂亮的小伙子，喝點什麼罷；看着你，很使我底眼睛舒服。」

兩隻長的膀子捉住了他，把他按坐在一個咖啡館的篷幕下，這咖啡館的三排桌子佔據在便道上。他並不拒絕，聽着那羣外省人與外國人穿着花條馬甲的，戴着圓帽的，交頭接耳，異地談着高達那名字，覺得自己也與有榮幸。

那雕刻家坐在桌前，喝着一杯猛烈的酒，這酒與他那英武的身材和拿破侖第一時軍官所佩的絲質玫瑰花的勳章很相稱；在他底身旁坐着機器師德蘇勒特，他是頭一天剛到巴黎的，總是老樣子，被太陽晒得黑黃，龐大的顴骨擠緊着他那溫和的小眼睛，鼻孔貪婪地呼吸着巴黎氣息。當那青年人一坐下，高達就帶着一種可笑的憤激指着向他說：

「這不是個漂亮的畜生嗎？想到我也是他那年紀，頭髮也像他那樣捲着的時候，青春！青春！」

「喂，老是這一套嗎？」德蘇勒特說，微笑着來慰藉他那友人底怒罵。

「不要笑，好夥計。我所有的一切，我正在——勳章，十字架，藝術學院，這些瘟東西——我寧願把牠們去換有那種頭髮那太陽似的面容。」

於是他又突然轉向葛沁。

「那薩芙，你同她怎麼樣了？我們近來一直沒看見她了。」

榮注視着他，不懂。

「你此刻還在同她一塊兒嗎？」看見他那茫然的樣子，高達又焦急地說：「薩芙，你知道的——芳黎萊古蘭——我在達賴村遇見的她。」

「噢！很早就沒有關係了。」

他那謊語是怎樣來到唇邊的是因為一種羞慚，一種厭惡，聽人家把薩芙那名字安在他底情人頭上；是因為同旁的男人們談論她覺得難為情；或者也因為極想知道些事情，不如此說他們就不會告訴他。

「什麼呀？薩美？她還在世上嗎？」德蘇勒特漫不經心地問；他正沉浸在重復看見那 *Madeline* 賣花市場一級一級的架子，那兩行綠樹中夾着的林蔭公路的長線，的陶樂中。

「怎麼？她去年還到過你家裏，你竟記不得了？她穿着那埃及農女的服裝是很好看的。有一個秋天早晨，我在郎古里店裏撞見她同這漂亮孩子一塊兒吃早飯，你怕要說她是一個剛結婚兩禮拜的新娘哩。」

「喂，她究竟多大年紀了？從我常看她的那時候——」

高達擡起頭來算着。「多大年紀？多大年紀？讓我想想，一八五三年，她替我作雕刻模特兒，那時她十七；現在是一八七三年了。你自己算去罷。」忽然，他底眼睛閃亮起來。「唉！如果你看見了二十年以前的她——高，纖弱嬌娜，有着弧形的唇和廣的額；兩臂與兩肩要更瘦些，但那正和一個粗雕的薩美像一模一樣。那女人，那精於一切的女人——她有的是追逐快樂的才幹，在那堅石，那能奏出一切音調的古琴中有的，是生命之火。『*The whole lyre,*』（完美的琴）拉龔諾里常常這麼稱她。」

榮，面色青白着，問他說：「他也是她的愛人嗎？」

「拉龔諾里麼？我要說是的；關於這事我受苦也受够了。我同她同住了四年，同夫妻一個樣子；在四年之中，我卯翼撫育着她，把我自己壓榨乾了去滿足她底種種玄想——唱歌教師啦，鋼琴教師啦，騎術教師啦，以及天知道的這個那個。她是我一天在臘加蘇跳舞場把她從那溝渠中揀出來的，但把她加以斧斲，磨得光亮成了一個寶石之後，那個執袴子弟不成材的詩人，就跑來把她從我家中帶走了，不顧他是每個禮拜日都在我家吃飯，受着慇懃的招待！」

他呼吸迫促着，好像要吹去那仍然在他底聲音中振動着的愛的舊毒恨似地；於是更平靜地接着說——

「可是，他那卑劣行徑於他並沒有好處。他們三年同居的生活簡直是在地獄裏。那會獻媚的詩人兇狠而暴橫，完全是個瘋子。你沒看見他們常常是怎樣地互相鬪毆流血！一到他們家裏，不是看見她眼睛上邊破了一塊，就是看見他臉上滿佈着手爪印子。但最有趣的事是他要離開她的時候。她像癩瘡一樣抓貼着他，跟蹤着他，闖進他底門裏，睡在他門口的蓆墊上候着他。在

一個仲冬的夜裏，她在那聚集着許多人的拉法西(La Farcy's)門外的街上呆了五個鐘頭。可憐的東西！但那悲傷派詩人仍然不與她和解，一天他更叫警察把她拖開去。唉！他真是個有能耐的傢伙！當作一個適宜的收場，爲答謝那給與他她底青春，她底才慧，她的肉體之精華的可愛的女子，他爲她寫了一卷惡意的污蔑的詩詞，充滿着詛咒與悲悼，那便是「愛的書」他最好的作品。」

葛沁，一點不動，坐在椅上向後傾倚着，靜靜地諦聽，用一根長草管慢慢地喝着面前的冰飲料。杯裏好像真地倒有毒藥似地，使他底心和一切生命的要素都凍結起來。

天氣雖然很好，他寒噤得戰慄着，看着種種影子在朦朧的煙霧中來來往往，一個噴水車在那 Madeline 前面停着，許多馬車在軟地上來來往往地走，像在沙地上一樣沒有聲響。除掉桌上談話聲，全巴黎城沒一點聲音。此刻德蘇勒特又在說着話；他在把那毒藥傾倒出去。

「這種破裂是多麼殘忍的事情呵！他底聲音平靜而含有諷刺，語調溫和而含有無限憫。」你們曾經有好幾年住在一塊兒，睡在一頭兒，做夢也攪和着。你們相互傾吐了一切，給與了一

切。你們相互模仿彼此的習慣，彼此一言一動的樣子，甚至模仿彼此的容貌。你們從頭到腳都連合在一起了。事實上，你們又是夫妻！但你們忽然各把自己拖開而離異了。那是怎樣做出來的？無論誰，不知他怎麼有勇氣那樣做？要是我，我永遠做不出來。不能；我寧願含垢忍辱，被欺騙，被侮辱，被玷污，如果那女人哭着向我說，「不要棄我！」我一定不會撇掉她的。所以，如果我要弄一個女人，不到絕望的境地我絕不同她離異。不要戀到明天，老法郎士常說——不然就結婚好了。那是澈底而且較適當的辦法。」

「不要戀到明天——不要戀到明天，你說起來倒容易。要知道有些女人一個男人是不能只與她發生一夜的關係的。——舉例說罷，我們談着的這女人就是這樣。」

「我一點也看不起她，」德蘇勒特說，帶着一種恬靜的微笑，使那可憐的愛者覺得難堪。

「在這方面你同她是不同調的，或者——她是這樣一種女子，愛的時候就緊纏着不放鬆。她很想過家庭式的生活。可是，她過家庭式生活的運氣太糟了。她同那小說家德瑞過起來，他死掉了。她去就阿昌納，他又結了婚。在他以後就來了那漂亮的鑲刻匠伏拉芒，於是這改業了的模

特兒——因為她是常常幻想着天才與美的——她那可怕險遇你知道——」

「什麼險遇呢？」葛沁聲音沉滯地問。於是他又開始用那草管吸着飲料，一面靜聽着那齣幾年前曾經轟動巴黎的愛情戲劇。

「那鏤刻匠很窮，瘋狂地愛着那女人；因為恐怕她棄絕他，他造了些假鈔票供給她底揮霍。差不多立時被發覺了，他與他底情婦一起被捕，他被判罰十年的苦工，而她在聖納查（*Saint-Lazare*）監禁了六個月就證明無罪而釋放了。」

高達又向德蘇勒特——他曾參觀過那案件的——提起，她戴着那聖納查小帽是怎樣漂亮，又很有膽量，不哭泣，始終對她底情人都是忠誠的。又提起她對於老混蛋問官的答語，從許多警察的帽子上端向伏拉芒遙吻，用一種頑石也要被感動的聲音叫着他說：『不要喪氣，*Mimi*。那快樂的日子還要回轉來的，我們將仍然彼此相愛著！』那種過家庭式生活的經驗使她有點厭惡了，命運都一樣。

「在那以後，她開始在時髦社會中混，一月或一禮拜換一個愛人，但永遠不要一個藝術家。

呵，他有點害怕藝術家們了。我相信與她繼續來往的就只我一個人。不隔許久，她總要到我那書齋去抽抽煙捲。以後我有好幾個月不再聽見她底名字，直到我撞見她同這漂亮孩子一塊兒吃早飯，並且從他嘴裏喙葡萄吃那一天。我向我自己說，「唉，我底薩芙又在玩她底老調調兒了。」

榮再也聽不下去了。他覺得他好像被剛喝進去的毒藥毒得要死。剛纔的寒戰被一種熾熱繼續着，這熾熱灼燙着他胸膛，升到他那轟鳴着，似乎將要像白熱的鐵片一樣爆炸的頭上。他跨過那條街，在許多車輪中踟躕着。車夫們斥嚷着他。他們是怎麼回事，這些昏蟲？

當他經過那 *Madeline* 花市的時候，一種向日葵類的香味使他非常苦惱，這香味是他底情人所最喜歡的。他加快脚步逃避牠，並在一種痛心的瘋狂中清醒地想着：「我底情人——呵！對的，一味好看的醜醜菜。薩芙，薩芙！原來我竟同這樣一個東西住了一年。」他兇狠地反覆念着那名字，更記起他在報紙上，在許多娼妓諱名中，在那奇怪的風流古酒日曆上所見的種種名字，薩芙，古娜，迦魯，菲林，仁妮德葆提斯，喜兒等等。

從她那可憎名字的五個字母中，他看見她底全部生活像陰溝裏的渣滓在他眼前經過。

——高達底書齋，拉龔諾里家的吵鬧，夜間呆在娼寮前面或睡在那詩人門口的蓆墊上遭警察的干涉。接着是那漂亮的鏤刻匠，假造鈔票，審判，她戴着很合式的囚犯帽，對她那偽造鈔票者的遙吻：『不要喪氣，Mami！Mami！』Mami，同對他一樣的嫗稱，一樣的愛撫！多麼可恥的事呵！他想要把這些討厭的物事掃去盡淨。但那向日葵類的香味仍然從那同黯淡的紫丁香一樣顏色的暮靄中追隨着他。

忽然他覺到自己仍然在那船甲板一樣的市場旁邊踱着。他毫不喘息地跑向阿穆斯德丹路，堅決地決定要把那女人攆出門去，什麼話也不說，把她摔下樓，跟着她咒罵她那可恥的名字。但一到門前，他遲疑起來，躊躇着，又向前多走了幾步。她怕要哭，要叫，要嚇遍那所房子，把她所記得的市井惡俗語都罵出來，像她從前在拉卡德路那次一樣。

他不會寫信給她嗎？——對，就這樣辦；這辦法好得多，只用四句話定讞，很野蠻的四句話。他進了一家在剛燃上的煤氣燈下顯得陰暗而寂寥的英國酒店，在一個泥築的桌前坐下，靠近那惟一的顧客，一個頭如死人頭一樣的女子，她在吃燻魚，沒有喝酒。他要了一平特的麥酒，但不喝。

牠開始寫他底信。可是他腦子裏擁塞着的話太多了，爭擠着要一起攢出來，而那膠濃的墨水又叫他寫多麼慢他就得寫多慢。

他起了兩三次頭，都又撕毀了，但當他最後不寫了而走開的時候，一張滿貯食物的饕餮大嘴在他肘旁輕輕問道：『你底酒不喝嗎？讓我喝好？』不等他的允可。那女子抓住酒瓶，猛地一口氣吞個乾淨，這表明了那不幸的小東西的窮苦，袋裏的錢只够吃飯充饑，但不能喝一點兒酒滋潤一下。一種同情的感觸襲上心來，滅殺了他底盛氣，使他忽然感到一個女人底生活之不幸；於是他起始更人味兒地來反省批評自己底不幸。

無論怎樣，她並沒有欺騙他；如果他對於她底生活一點也不知道，那只是因為他自己並不注意那些事。他用什麼去責背她？因為她在聖拉查坐過監嗎？但她被釋放了，而且在釋放以後她好像在勝利中再生了一樣。旁的還有什麼呢？在他以前的那些男人，他難道不知道嗎？她底愛人們底名字又都是鼎鼎有名的，他可以去會他們，同他們談話，在店舖的窗前看見他們底肖像，這難道是可以更厭恨她的理由嗎？她揀擇這些人作她底愛人，他能說這是她底罪惡嗎？

而且在他底內在裏，生出了一種無價值的說不出的驕傲，覺得從她分有了那些大藝術家的光榮，向自己說他們也以爲她是美麗的。一個在他這樣年紀的人，因爲無知，是再不會有判斷力的。他愛女人，愛戀愛，但缺乏眼力與經驗；這樣一個年青的愛者向你出示他情人小照的時候，是要懇求一盼和一句稱讚的話來堅定他自己底判斷的。薩美底面孔於他好像是有一道榮光圍繞綴飾着，因爲他知道她是被拉翼諾里歌詠過，被高達雕成過不朽的大理石像與銅像的。

可是，他底激怒忽然又恢復了，他離開自己坐在那兒冥想的那廣場上的長棧，在那兒有小孩子的哭聲與工人婦們底閒談聲振蕩在那滿佈塵埃的六月黃昏裏；他又開始憤怒地走着，大聲說着話。很好看，那薩美銅像到處都有得展覽出賣的銅像，像一個普通歌調一樣常見，像薩美那名字一樣常見，那名字因爲幾世紀來含意的嬗變，已經被那些關於她最初蕩行的不潔故事包了個殼，並且從一個女神底名字變成一種邪污的標幟了。天啦！一切都是多麼可憎嘍！

他這樣，忽而平靜忽而激怒地，發洩着他那相反的思潮與情愫的迴漩。那廣場變得更黑暗更沉寂了。熱空氣中有一種腐敗辛辣的氣味，他認出了那廣場的大門，那兒他在頭一年曾和全

區的青年參與高達爲那拉丁區的小說家 *Cenderinette* 的作者德瑞塑半身像的典禮來過的。德瑞高達兩個鐘頭以來這些名字他念來是如何地奇怪呵！而那女學生和她底小家庭的小說故事在他可似乎多麼虛偽而可哀喲，他現在已明白了其中可憐的祕密，更已從德蘇勒特聽到諺與那些臨時姘頭們的可怕的譯名了！

那些因接近死的領域而顯得更陰暗的黑影使他害怕。他由來路走回轉去，疾速地掠過那些像夜鳥一樣悄然無聲地尋獵目的物的長衣，那些在妓館門外蹣跚着的骯髒的襯衫，而那妓館齷齪的窗子是被那好像由妖燈發出的寬而直的光線映照著，裏面有成對的男女往來着，擁抱着。是什麼時候了？他覺得全身倦乏，像一個軍行了一天的新兵一樣；至於他那已經下降到腿上的麻木的痛苦，除了極端疲乏以外也什麼都沒有了。呵！關覺去，熟睡去。然後，在醒來的時候，定要向那女人說，冷靜地，毫不發怒地：『來——我知道你是個什麼人了。這既不是你底也不是我底過錯；但我們不能再同居下去了，讓我們撒開手罷。』而且，爲要避免她底追逐，他定要回到母親和姊妹們底懷裏，把他在那鬼夢裏所遭的污辱與驚駭擲在朗河晨風裏，擲在那自由而能給

人以新生的寒冽的狂颯裏。

她等得疲倦了，已經睡了，睡在那明亮的燈光下，面前有一本書打開着。他進門並沒有把她驚醒；於是他站在她底牀前，像對一個新發現的不相識的女人一樣，仔細地審視着她。

可愛，呵，她是可愛的！背，前頸，肩，像精美的琥珀一樣，生得那樣勻稱，沒有一些兒斑點與條痕。但在那紅腫的眼皮上——或者因為她讀了小說，或者因為焦急，懸念——在那鬆弛在休息裏，不再像一個定要被愛的女人底被強烈慾望支配着的面容上，是有着怎樣的倦怠，怎樣的懺悔！呵！她底年齡，她底歷史，她底放蕩，她底反覆無常，她底許多次的結婚，以及聖拉查的監禁，那些打擊，那些哭泣，那些驚駭，全都清楚地表現着；此外還有因為頹憊，因為失眠，因為髮髮觸着那像全村都去汲水的井欄石般裂窳的低垂的下唇而感到不快的種種呻吟聲；還有那預備把她底肌膚裝上衰老的皺紋的初現的喘息聲。

那背叛的睡眠，那籠罩全景的沉默是森嚴而可怕；像夜間的戰場一樣，有着種種明顯的可

怖現象更有着種種從那黑影的微動可以預見的可怖現象。

忽然，那可憐的孩子被一種深刻窒息的，要哭出來的欲望抓住了。

四

他們剛吃畢了晚飯，窗子都打開着，拖長的燕子飛掠聲向漸黑的夜色問安。榮並不在說話，但他是正預備着要說話在，想說他與高達那次相遇後時常苦惱着自己並用以苦惱芳黎的那些事。她，注意到他那要找新題目做的俯視的眼光與假裝無事的神氣，看透了他底意思，搶先地說了出來。

「來，我知道你要向我說什麼話的；不要使我倆都找苦吃，我求你；人最後會要鬧到精疲力盡的。既然所有那些事都已經死了消逝了，既然我現在惟一地只愛你，既然你於我是這世界上惟一的男性——」

「如果過去那些事真是死了消逝了，像你所說一樣，」他沉沉注視着她那可愛的眼睛，牠

們具有一種每遇新感觸便要起變化的顫動的灰色，『你就不應當還把那許多使你想到那些事的東西保存着；就是那些，在那上邊，那匣子裏頭的。』

那灰色變成天鵝絨的黑色了。

『那麼，你已經知道了？』

所有那些愛情信與像片混合的一堆，那些從許多挫折中保留下的光榮的風流文卷，她終於決心把牠們毀掉了。

『你以後至少總可以相信我了吧？』

在他用一個遲疑的微笑回答她的時候，她跑去把那躺在綢布堆中，使她底愛人幾天來爲之目眩的，鑲着鐵質雕花的漆盒取了下來。

『燒掉牠們；撕毀牠們；隨你底便。』

但他並不急於去開那鎖，只注視那蓋兒上嵌着粉紅色珠子當作果實的櫻桃樹和飛着的鵲鳥，隨後把那蓋子粗率地打開了。有紙端印着金色小花，寫着各式各樣字蹟的，各式各樣的顏

色信箋，有摺疊處已經破了的老的變黃的信，有鉛筆塗寫的便簡，有成堆的拜會名片，像在一
常被翻騰的抽屜裏一樣，毫無次序，此刻他自己底顫着的兩手猛探了進去。

「把牠們交給我，我要當着你底面前燒掉牠們。」

她很急切地說，蹲伏在火爐前面，她旁邊地板上放着一枝燃着了了的燭。

「把牠們交給我吧。」

但他答說，「不——等一會兒，」又像害羞似地低聲加說，「我很願把牠們讀一下。」

「何必呢？那不過使你自己更不快罷了。」

她只爲他底痛苦着想，不願暴露所有那些愛過她的人們底祕密感情和枕上的供狀是多
麼難堪的事；她仍然匆匆走着，走近他，同他一起讀，從她底眼角察看着他。

十頁長，拉襲諾里在一八六一年寫的，現着狡猾的長的字體，在這信中，這被派往阿吉利亞
作王與王后的侍從官，並爲他們做旅行紀事詩的詩人，向他底情人把那些宴樂作了個璀璨的
描寫。

阿吉爾斯城，千百成羣的人們熙熙攘攘着，真就像天方夜談故事中的拔格達（Bagdad）一樣；整個非洲都聚集在這城的四週，在牠底城門前喧囂着，像毒風要把牠們吹倒一樣。牽着載有樹膠與皮帳幕的駱駝的黑人旅行隊，有種人的腥臊味從所有那種猴子般的羣衆中發放出來，他們在海岸上安帳篷，夜裏在大火旁邊跳舞，每天早晨恭敬地爲那些自南方來的酋長們讓路；這些酋長們來時，像東方的國王一樣，奏着東方繁多而不和諧的樂器，竹笛，破聲的小鼓，各部落的旗圍繞着那預言者的三色旗；在後面，黑人們牽着要進貢給皇帝的馬，馬身上裝着銀的和綢的轡韁鞍韉，每行一步都有銀鈴與銀鍊的叮呤聲。

那詩人用他底天才把那情景寫得生動而光明；信箋上閃爍着的字句，就如珠寶商們在紙上端詳着的未經鑲嵌的寶石一樣。確切，那有這種寶物致獻在她足下的女人是可以驕傲的。確切，他也是真愛過她的，因爲，不顧那奇異宴樂所喚起的興趣，那詩人只思念着她，渴望能見她一面。

「呵！前天夜裏，我同你在拉卡德路那大臥榻上。在我底抱撫下你快樂得要瘋狂了；後來我

忽然醒過來，覺得是裹着一條毛氈睡在星光燦爛的天幕下一個臺子上。那回教招禱司們明晰朗澈，傾瀉般的嚷聲從鄰近的一個尖塔裏升起，聲調與其說是虔誠，勿寧說是歡樂，當我們從夢裏醒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是你底聲音裏。」

是什麼魔力使他不顧那蒼白着嘴唇緊握着兩手的嫉妒而繼續讀下去呢？溫柔地，慰貼地，芳黎試着想把那封信拿過來；但他讀完了牠，接着又讀另一封，另一封，讀畢輕蔑而漠然地擲下，並不看那爐中的火焰正焚燒着那大詩人熱情的歌曲般的傾吐。有些地方，因為熱情的橫溢，更加以性格的曠野，那愛者詩興的翱翔被卑劣下流的猥褻玷污了，這猥褻如果被那些心靈如那個 Jungfrau（少女）底銀劍一樣精緻無塵的「愛的書」的女讀者們看到，一定會使她們驚詫而羞赧的。

那顆心將要怎樣深沉地墮入卑鄙中呵！榮久久耽讀着那些東西，那些齷齪的話語，全不顧他那每次使他面容斂縮的神經抽搐。他甚至含有勇氣嘲笑一封漂亮地描寫一個愛索阿斯地方的咖啡店的信後面的一段附語：『我把我底信讀了一遍；裏面有些真還不錯的東西哩；替我

留着，我將來還許用着牠哪。」

「這是一位對於一切都不放鬆的先生！」當他看到同一手中所持的另一封信時嚷着說，在這信中，拉龔諾里用一種忙人的冷淡口調要求把一集亞刺伯民歌和一雙稻草打的土耳其拖鞋還給他。他們底情好就這樣算清了賬。唉！他知道怎樣離開她；他真聰明，那傢伙！

榮不停的繼續吸乾着那有瘟熱不衛生的氣體蒸發出來的泥沼。天黑下來，他燃枝燭在桌上，揀看着一大堆的短柬，差不多像用針尖寫的一樣不易辨識，而那執着針的手指又覺得太粗大，時因慾望或憤怒的爆發，而把信箋撕毀裂碎。這是她最初和高達相好的時候，寫着些幽會啦，聚餐啦，鄉間宴遊啦種種；而那許多爭吵，頻頻的痛悔，銳叫，卑鄙，下流的穢罵等，常突然夾雜着些好玩可笑的戲謔，與傷心悲哀的抱怨，把那大藝術家面到離棄與摒絕時候的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了。

火焰燒着了牠們，長的紅舌吸吮着，那天才的肉，血，淚都在火舌中發煙而爆炸；但那與芳黎有什麼關係呢，她整個的心此刻是屬於她眼睛看着的年青的愛人，他那燃燒般的發熱透過他

們的衣服在烙灼着她？他又找出了一張署名迦皇尼者所畫的鋼筆畫像，款署着「獻與我友芳黎萊古蘭，一個兩天於丹皮里地方一旅館內。」一副聰睿而優傷的面容，雙眼凹陷着，表現着痛苦與失望。

「這是誰？」

「安特尼德瑞。我是因為那畫家畫得好而保存牠。」

他說，「收着好了，我決不反對；」但語調是那樣的勉強而不快，使她把那速寫像拿過來撕成碎片，丟進了火爐裏，同時他又耽看着那小說家一大串傷心的信，從冬季海邊休養所和海水浴場發寄的，他是被送到那兒去養病。在這些信中，他失望地哀呼着他精神與肉體的痛苦，拷問着他的腦子，希望能從那遼遠的地方想到點巴黎的景像；夾雜着些為醫藥事的請託，為金錢事的焦急，初稿付印和註釋修改的種種消息，而且老是向他底薩芙那可愛的肉體失望而崇拜地叫囂着，那肉體是他底醫生們禁止他接近的。

「看上帝底面上，你試說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都是那樣瘋狂地追逐着你？」萊喃喃地說，

雖然昏迷着，但卻是明白地說了出來。

這就是那些失望的信使他想到的惟一的想頭，那些信說明着一種光榮生活的崇高，正是年青的男人們所嫉妒和浪漫的女人們所夢想的。他們都是怎麼回事？她給他們什麼迷藥吃了？他經驗到一種劇烈的痛苦，像一個被網綁着毫無辦法的人，眼看着他所愛的女人被強姦一樣；但他又不能決心瞥着眼把那盒子裏的東西一下子傾倒掉。

現在臨到那鏤刻匠了，他非常地窮困而且沒有名望，除了在 *Gazette des Tribunaux* 上露過名而外別無聲譽，他所以在那聖跡保存所裏佔有位置，只是因為她會對他有過偉大的愛。從瑪查斯獄裏所寄的那些信簡直是不堪極了，蠢愚拙笨，像一個兵士寫給他鄉下情人的一樣。但在那庸凡的情感表現之下，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熱情真誠的口吻，一種對於那女人的敬重，一種與眾不同的忘我情緒；舉例說罷，有一處，他請求芳黎原宥他太愛她了，另有一處，在他剛被定罪以後，他從那審判廳待審室裏告訴他底情人，說知道她被開釋而得到自由，他是如何如何地欣喜。他什麼也不埋怨。他感謝她，因為他曾經同她過了兩年那樣完美那樣難忘地快樂的。

生活，而這生活的回憶就足夠使他底生命充滿着愉快，使他所愛的恐怖減輕；末尾他有一個請求——

「你知道的，我有個小孩子在鄉下，他底母親死去很久了；他同一個老姑母住在一塊，在那樣一個窮鄉僻壤的地方，他們一定不會聽說我遭了這種困厄的。我已經把我餘下的錢寄給他們了，我要請託你，親愛的妮妮（Nini），常常去看顧看顧那可憐的小人兒，並告訴我底狀況。」

另外一封信更證明了芳黎對他的情愫，發信的日子很近很近，還不到六個月：「呵，真好呀！你是多麼可愛喇！在我這囚犯衣服旁邊，你是那樣香噴噴地，這衣服使我羞——」

「原來你竟還不斷去看他呀？」榮兒狠地急問，暫不讀信。

「好久去一下，只是當作做慈善的事情一樣。」

「連在我們同居後也還去嗎？」

「是的，有一次，只有一次，在探問室裏；沒有人能够在

「唉！你真是個了不得的女人！」

想到她不管是在同自己相好，卻仍舊去探問那假造鈔票的

但他底倨傲使他不願這樣說。

但那最後的一包信，用藍緞帶網着，寫着一種娟秀的斜體字，一種女性的

激怒都衝發出來了。

「在這坐在馬車裏狂奔以後我得換衣服——你到我更衣室裏來。」

「不要，不要，——不要看這個。」

她猛撲在他身上，把那一整包信攥去擲在火爐裏了；他起始不懂，看着她伏在他底腳下，面

龐因火光的映射和懺悔的羞赧而緋紅着，也還是不懂。

「我那時還很小；是高達那大蠢瓜。我做了他所要求的事。」

到這時他纔懂了，他臉色變得死人一樣的慘白。

「呵！對了——薩芙——『The whole Iyre』像對一個不潔的畜生一樣，他用腳把她踢撥開去，接着說：『離開我！不要挨我！我不願看見你！』」

她底哭叫聲被一個可怕的轟炸聲給停止住了，這聲音就近在跟前，並且延長着，同時並有一個明亮的火光把房內照得通紅。失火了！她驚恐地跳起，本能地抓起那桌上的玻璃水瓶，把水傾倒在那堆已經把冬日引火的火炭引燒着了了的紙上；接着又拿些水壺水罐來灌澆；看到她自己不中用，火焰要衝進屋裏了，於是她跑到洋臺上大聲呼喊：『救火呀！救火呀！』

赫特瑪夫婦首先趕到，接着關人與警察也來了。

「把那燒着的板子搭下來！」他們嚷着：『上屋頂去！快取水來！快取水來！先拿條毛氈來！』

他們失神地看着他們那被侵害的泥水淋漓的家；當這虛驚過去了，火也救滅了，下面街上煤氣燈下黑壓壓的一羣人也散去了；他們底鄰人們也都安心地回到自家房間去了，這對戀人被撇在泥水坑，炭灰和零亂而濕漉漉的傢具中，心裏覺得難受而軟懦，沒有力量再繼續他們底

吵鬧或把屋子收拾一下。他們底生活攢進了那種預兆不幸後將漸入惡境的東西；這一夜，他們忘了適纒的爭鬪，租宿在寄宿舍裏。

芳黎的犧牲結果是毫無益處。那些焚毀了消滅的信，整段地都在他心裏記着，苦惱着他底腦海，變成血潮湧現到他底頰上，像不潔的書中的篇段一樣。而他那情婦從前的那些愛人又差不多都是很有名的人。死者底聲譽並沒有死；生者底肖像與名字是到處都可看見；人們常在他面前談論他們，每次他都感到一種壓迫，像一種家屬關係被痛苦地切斷了一樣。

因爲苦惱使他底機智與目光敏銳起來，他即刻開始考察芳黎少年時代的風頭的種種標記，以及她所保留的言語，思想和習慣。她那大拇指伸出的樣式，像在描模造作她所說着的物事似地，表示出「你可以從這兒看見我所說的」，是屬於那雕刻家的，從德瑞她學會了他那好用長字的狂病，以及他曾經收集出版在法蘭西各地都很出名的民歌；從拉襲諾里，她學會了他那刻酷評論近代文藝時的驕傲輕蔑的語調。

她把一切都同化了，把許多矛盾聚集在一塊，就像是地層的現象一樣，使人能够斷定那地珠在不同的地質世紀中的年代與變遷；而且，他此刻也許不覺得她像最初那樣能幹了。但能幹並沒有許多關係；即令她一向就是個最蠢的女人，鄙俗不堪，而且比她底實在年齡再大十歲，她一定也會用她過去的力量，用那嚙咬着他底生命的無聊的嫉妒心來抓住他的；他對於那因嫉妒而生的慍怒與毒恨也不再勉強沈默着了，每每劇烈地發洩在她底愛人們中這個或那個的身上。

德瑞底小說已經沒有書店出售了；無論那一本都可以花四分之一佛郎在輪船碼頭上買到。高達那老蠢物在那樣年紀還定要講戀愛又是多麼可笑！「他連一個牙齒也沒有了，你曉得的；那次在達賴村吃早飯時我看清他了。他吃東西是用上下顎，像山羊一樣。」他底天才也完全失掉了。在上次美術展覽會中他那「女畜牧神」是多麼不成形呵！「那很不見佳。」這句「那很不見佳」是他從她學得的一種說法，而她這話又是因為同那雕刻家相好纔學得的。當他這樣子攻擊他過去的情敵中之一個的時候，芳黎也附和着他！你可以聽到那對於藝術、生活、任何

事物都不懂的少年，同那因為接觸了那些有名的藝術家們而零拾了點皮毛知識的女人，用一種特殊的權衡批評着他們，含糊武斷地裁判着他們。

但葛沁對於伏拉芒那雕鏤匠有種特別的反感。關於他，除掉知道他長得很美，面孔像自己一樣漂亮，她稱他爲 Mami，她到監裏去看他，以及當自己像對其他各人一樣攻擊他，稱他作「浪漫的囚犯」或是「漂亮的隱士」的時候，芳黎總背過臉去不答話……而外，他什麼也不曉得。他常怒責他底情人不該對於那匪徒還保留着好感，她就不得不加以解釋，雖然溫柔，可是很堅決。

「榮，你十分知道我已經不再愛他了，因為我在愛你。我現在並不再往他那兒去了，他來的信我也不覆了；但你總不能叫我對於愛我愛到瘋狂，愛到犯罪的人，倒去說他的壞話。」對於這坦白地明說一切，道出着她最好的情感，榮並不反駁，但他被一種因不相信她而更加利害的嫉妒的怨恨所侵襲，使他有時忽然在正午跑回阿穆斯德丹路去。「也許她去看他去了！」

他總遇着她在家里，像東方人一樣優然無事地坐在小房裏，或是在彈鋼琴，教給他們那胖

鄰居馬丹赫特瑪一個歌曲。從失火那夜以後，他們已經同那兩個好人，那敞開着門窗，生活在流通的新鮮空氣中，快樂健康的靈魂們很熟識要好了。

那丈夫，一個兵工廠的繪圖師，常把他底工作帶到家裏做，一禮拜中的每個早晨以及星期日整天，總可以看見他伏在那大桌上，穿着襯衫，喘着氣，出着汗，探着手以便使空氣稍稍流動，鬚毛差不多要生到眼睛上去。他那胖老婆，穿着短衣，雖然永遠什麼事也不做，也熱得濕淋淋的；每隔些時，他們總要唱一個他們所愛的二人合歌的曲子，來使他們底血液清涼一下。

這兩家庭不久就很親密起來了。早晨十點鐘總可以聽見赫特瑪高聲在門口問：「葛沁，你在房裏嗎？」又因為他們上衙門要走一條路，他們常常一道兒。那繪圖師——一個胖而俗的傢伙，在社交場中怕要不如他那年青同伴多多——很少說話，說話時滯鈍得好像嘴裏生着同頰際一樣多的鬍鬚似地；但你可以覺出他是個很忠厚的人，而榮那樣理性不足，卻正需要着這種交往。他喜歡這種交往特別是因為他底情人，她生活在那種充滿着回憶與追悔的寂寞中，或者要比她所情願斷絕的那些關係更爲危險，而她同那常常擔心着丈夫的幸福，忙着在備餐時給

他弄可口的菜，在休息時給他唱好聽的歌的馬丹赫特瑪又是那樣合式有益的朋友。

但當這友誼進行到彼此要互相宴請的程度時，他有些躊躇了。赫特瑪夫婦不用說是以爲他們已經結過婚了，他底良心使他不願再欺騙他們，於是他叫芳黎告訴她底朋友，以便免去有什麼誤解。這使她痛快地大笑起來。可憐的小寶寶！再沒人像他這樣純潔了。「何必呢，他們從沒有一刻相信過我們是結過婚的。而且他們對於這事全不在意！你知道他老婆是在什麼地方得來的嗎？比較起來我過去的事他全不管，你看。」

他不能相信這事。那老良姜的靈魂，有着光亮的眼睛，柔和圓胖的臉上有着小兒樣的微笑，囁嚅地說着土語，就是很浪漫的故事也不會使她動情，文字她也不會十分了解——這樣一個人從前竟會是娼妓！而他，那男的，對於他愛情的幸福竟也能那樣鎮靜放心！在他與她一塊散步的時候，他觀察着她，見她齒間噙着煙斗，幸福地輕輕歎着氣，同時他自己卻老是沉思着，被柔懦的慍怒侵襲着。

「你不久就會忘掉的 Mami，每每他們相互告訴了一切時，芳黎總是這樣柔和地說：

於是他安慰她，像第一次見她時一樣地熱情而動人，但加上了一種榮猜不透的漫不經心的態度。

那是她底一種隨便態度，一種表現她自己的方式，一種對於她自己底魔力與奇異的仗恃的自信，就是爲此他纔對於她過去的生活，她底放蕩，她那些狂縱的奇蹟毫不追問。她不再克制着不吸煙了，手指間永遠夾着支可以幫助她那種女人消磨光陰的煙捲，隨便把牠棄置在一切的傢具上；在他討論什麼的時候，她總是說些關於普通生活的詭辯理論，男人們的卑鄙齷齪，女人們的欺騙狡詐等等。她那眼睛的表情甚至也變了，被一種昏昏欲睡的溼潤顯得很沉滯，在那溼潤中閃耀一種淫浪的嬉笑情態。

他們這種祕密的感情告白同樣也在經歷着一種變化。因爲她底愛人是那樣年青，而她又很關切他底夢想，所以起初她很自檢束，但當她看到他知道了的一切時，她那放縱的過去對於那孩子的影響，和他在他底血液裏燃着了了的悶溼的狂熱之後，她把一切的克制束縛都拋卻了。她放縱她那遏抑了許久兇狂的愛寵，任情宣洩她那緊閉的牙齒中前此鋼禁着的瘋狂的話語，她

用那像一個愛慾的老練娼妓一般的種種誘惑，用那薩美的種種可驚的神通恣情地表現自己。——真靜，端莊，這些東西有什麼用？男人們都是一樣的；痴迷於罪惡和醜陋——那小傢伙，也同其他的男人們一樣。用他們所愛的東西來誘惑他們，是玩弄操縱他們的最好方法。她所知道的一切，她從旁人傳習來的追求歡樂的種種邪惡權術，臨到榮他也學會了，又要把牠們傳授給旁的人。於是這種毒害流行着，自行宣傳，耗蝕着肉體與精神，就像那拉丁詩人所說的競技場中從這手傳到那手的那些火炬一樣。

五

他們底臥室裏，在一幅詹姆斯提索所畫的芳黎像旁邊——這像是芳黎初露頭角時的紀念物——有一幅沒有着色的南方風景照片，是一個鄉間照像師在日光中粗攝的。

一片圍着石牆，有着許多葡萄園的多石的山坡；往上去一行一行的扁柏爲牠障蔽着北風，安適地位置在那太陽耀射着的松樹與番石榴樹的小森林裏，有一所大的白房子，半是農村，半

是別墅，有着寬而低屈的意大利式屋頂和釘着鐵皮的門，房子外面，有着鄉土風的粗笨的紅牆，孔雀塢，牛欄，和放置着些發亮的犁耙未耜之類的黑暗的草棚。許多崩壞的古地層，一座顯現在沒有片雲的天空中的高塔，俯瞰着全景，那裏，有幾着屋頂和那個 *Chateaufort-des-Papes*（教皇底新別墅）的羅馬教堂尖塔，就是葛沁達芒德家族所久居的地方。

葡萄牙園田是 *Castel* 地方的產業，葡萄牙非常豐饒，像拉諾特和勒米塔兩個地方的一樣出名，這產業父子相傳，所有的孩子們分享，但普通總是由小兒子耕種，因為家族遺教要命長子去學習外交事業的。不幸的是人的天性常使這種安排發生阻礙；如果，世上竟有一個人不會經營田莊，不會經營事情，那就是賽沙利葛沁，他廿四歲那年，這負擔就落在他身上了。

賽沙利，勿寧用他少年時的諱名說「勒菲拿」——不成材，壞孩子——一個浪子，一個鄉間賭窟娼寮的追逐者，他像一個壓得太緊就要透氣的平安汽蓋一樣，是一個太嚴肅的家庭裏偶然發生的反常現象中最壞的例子。

在幾年的優游荒蕩和在阿非朗與歐蘭兩處俱樂部裏狂賭 *Douillothe* 之後，產業典質了，

地窖裏的存儲也賣盡了，還不曾收穫的莊稼也抵押了；一天，在那最後一次搜括的前夜，勒菲拿模仿着他哥哥的簽字，開了三張在上海領事館兌付的支票，他本以為在牠們還沒有滿期以前，定可以弄到錢收回來的；但到期那三張支票都送到那位長兄面前了，另有一封懺悔偽開支票致使家庭破產的絕望的信。那領事官急忙跑回了 *Chateaufort*，用他自己底積蓄和他妻子底粧奩來挽救這沒法辦的事情；看清了勒菲拿如此不成材，他於是放棄了家族遺教中叫做「經歷」的事業，變成一個鄙陋的葡萄種植家，雖然那事業是光明燦爛地展在他底眼前。

他是個老牌的葛沁，對於家族遺教的拘執一種神經病，有時很劇烈，有時又很平靜，像一座還留有爆發餘力的死火山一樣，時時有向外噴出的危險；他操作勤勞，同時也是個很有經驗的農業家。感謝他 *Castelot* 興旺起來，地土擴張直把朗河岸以內的田產都吸收進來，而且因為人間的福事與禍事要來總都不止一件，小榮兒又出現在那家中的番石榴樹下了。同時，勒菲拿在家中徬徨着，被自己底過錯壓得喪魂失魄地，不敢正眼看他底哥哥，他那輕藐的沉默使他畏懼；只有在田野中他呼吸是自由的，打獵，釣魚，幹些無聊的小事來消磨他底鬱悶，在葡萄藤上捉

蝸牛，用番石榴樹枝或蘆荻製成精緻的手杖，一個人在外邊吃自己在牧場中用橄欖樹枝燻烤的小鳥當早飯。晚上回到家裏同他哥哥一桌用餐，一句話也不說，雖然他嫂嫂是寬容和愛地向他微笑着；她很憐憫這可憐的小東西，常背着丈夫把自己底錢給他花。因為她丈夫勒菲拿非常嚴厲，原因是他不止過去做了壞事，而且還在繼續地做着；事實上，那個大的禍害還沒有復原，這長兄底自尊心又被一個新的嘗試鬧得不好受了。

一禮拜三次，有一個好看的漁家姑娘到 Castellet 來做縫紉活計——狄洪訥阿博魯，朗河岸上一個柳棚裏生長的，真就像一顆河柳，有着細長而嫵娜的身體。在她那緊緊戴在小頭上的三瓣卡達蘭式的帽子上，緞帶披在後面，顯露着那同面龐一樣作淡褐色的頸部曲線，直到那雪白細嫩的胸部與兩肩，她使人想到被愛寵的故宮中的一個 Donna（意大利對於女子之尊稱）。這些故宮的遺跡可以在 Châteauneuf 周圍的 Courthezon, Vaqueiras, 以及她底斷瓦殘磚上正在山坡上化成碎屑的古老的高塔中尋到。

這種歷史的提示與賽沙利底愛情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是個粗人，不會玄想，又很少讀

書；可是，因為自己身體矮，他很喜歡高個兒女人。第一天他就被愛情捉住了。他，勒菲拿，是一個村中鉤搭女人的專家；星期日在跳舞會中對舞啦，餽送點野味啦，後來就可以到田野裏去幽會了。然而他發現狄洪訥並不跳舞，野味哩，她自己有，而且，性行堅貞得就如一顆河岸上柔軟的白楊樹一樣，她可以把誘惑她的人一下子摔開十丈遠，以後她就用翦子尖兒對着他，不讓他親近，翦刀是用一條鐵鍊兒繫在帶子上，使他瘋狂地戀着她，於是他說要同她結婚，並把這話告訴了他底嫂嫂。她在狄洪訥阿博魯兒時就認識她，又曉得她是貞淑而能幹，在她自己心裏想着，這俯就的結合或者是勒菲拿的救藥也說不定；但那領事官底自尊心反對這一個葛沁達芒德去娶一個俗野女子的想頭：『如果賽沙利這樣做了，我永不願再見他。』他堅守着他底話。

賽沙利結了婚，離開了 *Castellor* 去到朗河岸上與他底妻族們同住，靠着他哥哥允許他的一點津貼過活，這津貼每月由他那和愛的嫂嫂送給他。小榮也跟着他母親來看他們，他在阿博魯家那小茅屋中玩得高興極了，那小屋是一個圓形佈滿煙塵的房間，常被北風或暴烈的西北風刮得動搖着，只有一根像船桅樣的單獨的柱子支在中間。那門口過路圍着的小碼頭上晾曬

着魚網，網眼上掛着銀樣珍珠樣發光閃耀着的魚鱗；碼頭下面，浮着兩三隻大漁船，纜繩牽扯着搖動着，那寬闊洶湧的大河，放着金光，搏擊着那些蒼綠色的小洲。因此，榮在很小的時候就養成了對於長途旅行的興趣，和對於他未曾看見過的海的愛好。

賽沙利叔父的漂流生活延長了兩三年之久；如果不是那家庭中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他對雙生子瑪利與瑪賽的降生，他那漂流生活也許要永無了期的。雙生了兩個小孩的結果，那母親病倒了，賽沙利與他底妻被允許來探望她。在這次訪問以後，那兩兄弟接着就和好如初了，這和解是不合邏輯的本能的，只是因為那種不可抗拒的血族關係的力量；賽沙利同他底妻在Castellet住下了，因為那可憐的母親被貧血病不久又加以瘋溼骨痛鬧成了殘廢，於是料理家務，撫育那兩個小女孩，照管那許多的僕人，一禮拜兩次到阿非朗學校裏去看榮，一切都壓在狄洪的肩上了，看護病人是更不用說，她是需要她隨時照顧的。

因為是一個頭腦清晰條理分明的女人，她底才幹足以補償她教育的缺乏，她那鄉野人的悍點，那還使勒菲拿不能忘的詭智，現在完全馴順而莊重起來。那領事官把家中的花費用度都

付託給她經理，這些費用因為負擔的增加與收入的日減，是非常困難的，收入減少乃是因為葡萄被虫蝕了。離家遠的田地都受了害，但家宅附近的還沒有被傳染；那領事官老是忙着研究試驗來救護家宅附近的田地。

這位狄洪訥阿傳魯，時常戴着她那鄉下人的小帽，繫着她那良工巧匠的鐵鍊，莊謹地盡着管家和陪伴的職務，使那家庭在緊急恐慌的年頭兒並不感到經濟的困難；病人常用珍貴的物品保養着；小女孩們收拾打扮得像年青的姑娘樣在她们底母親身邊，榮底費用按期撥付，他最先在寄宿寄食的學校裏，後來在愛克斯學法律，最後到了巴黎去完成他底學程。究竟用了什麼神異的審慎周詳，她竟把家計料理得那樣裕如，他們是用她一樣的莫明其妙。可是，每當榮想到 Castelot，每當他眼睛看到那因見光而變得黯淡模糊的照像的時候，被喚起的第一個面孔，他要說出的第一個名字就是狄洪訥；他覺得，那可敬愛的鄉野婦人就像隱藏在他遺祖先們遺留的房產後面，用她底才幹把牠佈置得井井有條。自從他知道了他底情婦是一個什麼人之後，他甚至避免在她面前說出那聖潔婦人底名字，同時對於他母親以及他家中各個人的名字也是

一樣；看到那邊照像甚至使他覺得痛苦，牠放置得太不是地方了，太辱沒牠了，在那薩芙臥床上的牆上！

一天，在回家用餐的時候，他很詫異地看見安置了三付食具，不是兩付；更使他詫異地是看見芳黎正同一個矮男子在玩紙牌，這人他起初全不能認出是誰，如果不是他掉過臉來向他，露出了賽沙利叔父那光亮的野山羊眼睛，那憨笑着的日晒面孔上大而得意的鼻子，以及那禿頂和連鬚鬚鬚。他手裏依然持着牌，回答他姪兒底呼喊說——

「你看，我不拘束極了；我在同我底姪媳玩紙牌。」

他底姪媳！

榮曾經受了許多苦要把這私情對任何人都隱密着的那種親密使他不快，而當芳黎忙着佈置菜蔬的時候，賽沙利叔父又那樣低聲批評着：「恭喜你，我底孩子——眼睛與手臂是這樣美！要一個王纔消受得起哩！」吃飯時勒菲拿毫不隱諱地談到 Carolot 的種種情形以及他到巴黎來的任務，更加使他懊惱。

「表面上的原因是來收一筆款子，八千佛郎，好久以前借給他底朋友高波巴舍的，沒想到還能收回來；但是忽然接到了一位中人底信，告訴他高波巴舍死了，罪過於是他底八千佛郎預備停當任何時都可歸還他。但實在的原因哩——那筆款原可以賚送給他的——」實在的原因乃是因爲你母親底病，可憐的孩子。最近她身體更糟了，有時神經錯亂簡直什麼都記不得，甚至連小孩們底名字都忘記了。一天夜裏，當你父親從她房裏出去的時候，她竟自問狄洪訥那常常來看他的可愛的紳士是誰。這除了你孀孀沒有旁人知道，她僅知告訴了我，叫我到巴黎來同保開魯醫生商議對於那可憐婦人的病狀怎麼辦法，他以前曾經診治過她一次的。」

「家裏曾經有人患過神經病沒有呢？」芳黎問。帶一種很懂得的正經神氣，她從拉龔諾里學得的神氣。

「從沒有過，」勒菲拿說；隨又狡猾地微笑着，笑痕直伸展到他那年青時打破了一小塊的顴骨，加說，「我底神經病對於娘兒們可並不討厭，我也不曾被禁閉起來。」

榮注視着他們，心裏難受極了。他那得到可哀消息的憂戚，又加上了一重憎惡不快的感覺，

因爲聽到那女人坐在那兒肘撐在桌上，抽着煙捲，用一種家主婦樣有經驗的神氣和輕率的言語談論着他底母親，以及她底殘廢，她生命的危險等等。另一個哩，毫不留心地亂談，一點不隱諱地，把家庭祕密都說了出來。

呵，葡萄園——葡萄園正糟糕着！就是家宅附近的怕也支持不久了；嫩蕾也經叫蟲咬壞了一半，他們用種很奇怪的法子把其餘的救了，費了許多錢買藥把病小孩一樣的每一串每一粒葡萄都保護起來。最可驚的是那領事官硬把所有肥地上自由生長着的橄欖樹同水瓜鈕刈掉，壓上新葡萄條，立刻就被蟲蝕了，現在叢生着些疤癩枯槁的葡萄藤，毫無用處。

微倖他，賽沙利，在朗河岸邊有幾畝地，他用澆灌法把蟲治住了，一個很好的發現，但只能在低地採用。他很高興已經收穫得很好，並釀了些不大強烈的淡酒——那領事官把牠輕蔑地叫做『蛤蟆酒』——但勒菲拿也很頑固，他打算用高波巴舍那八千佛郎再把皮堡雷特小洲買得來。

「你曉得，孩子，就是朗河裏那個小洲，靠阿博魯家下面的；但這是我們自己談，可不能讓

Castelot 任何人知道。」

「連狄洪訥也不讓知道嗎，叔？」芳黎問，微笑着。

聽到妻那名字，勒菲拿眼裏幾乎流出淚來。

「呵！狄洪訥——我做任何事都離不了她。她對於我也很信仰，聽說她可憐的賽沙利在首

先把 Castelot 的產業破敗了之後，要來補償牠，她一定是十分快樂的。」

榮抖顫起來；我底天，難道他還打算把那可悲的偽簽支票的故事也說來嗎？但那老態，只想着他對於狄洪訥的愛情，已經在談着關於她的種種，以及她所給與他的快樂。又說她長得也很好看，而風度又是那樣美妙！

「看這兒，姪媳婦兒，你是個女的，你應當是個很好的公斷人。」

他從旅囊裏取出了一張永不離他的照片遞給她。

從榮說到他婦母時那兒子對母親樣的語調，從那鄉下婦人粗而微顫的字蹟所寫的母性的諄囑，芳黎本以為她總是個同一班賽納窩撒河畔戴着白帽的鄉村婦女一樣的女人，當她一

看見那被白色首飾纏得更光明的輪廓清秀的美麗面孔，那一個三十五歲女人溫柔嫵娜的身材時，她驚異得說不出話來。

『真是很好看哪，』她說，收縮着嘴唇並奇怪地翹了一下。

『更有着這樣美的風度！』那叔父說，浸沉在他底幻象裏。

於是他們到外邊洋台上去。在一天的毒熱之後，洋台上的白鐵篷仍然烙手，一陣大雨正從一塊浮雲上落下，使氣溫減低了，在房頂上活跳跳打着，把便道下得溼淋淋地。巴黎城在那急雨下歡騰着，人羣與車馬的喧囂聲和街上的嘈雜升騰上來，使那鄉下人覺得陶陶然，像鐘聲一樣，在他空虛飄浮的腦中振蕩着，使他想到他底年青時候，以及三十年前與他底朋友高波巴舍同在巴黎那三個月居留。

『孩子們，當年是怎樣地還意，怎樣地好玩嘍！』於是他述說在一個復活節前的禮拜日他們怎樣跑到 Parade 去，高波巴舍裝作 Chocard，他底情婦拉蒙娜裝作個唱小調的，——這喬裝使她走了紅運，她因而變成個音樂咖啡店的名角了。而這位叔父自己哩，他在打着那地方一

個小女人的生意，她名字叫做白里苦。他從嘴到顴骨都在笑着，像個蠅蠅兒一樣高興，哼着跳舞曲，周圍在他姪媳腰間的那手背打着拍子。在半夜裏，當他離開他們返回古牙旅館的時候，——這旅館是他在巴黎所僅知的——他用最高的聲音在樓梯上唱着，向他那爲他持燈引路的姪媳比吻着，並大聲喊着榮說——

「喂，好生看守你自己呀！」

他剛走，芳黎就急忙跑進更衣室去，她額上仍留着適纔就有的鬢蹙。榮正在鋪床，她隔着那半開的門差不多漫不經意地說：「我說你那嬌娘很漂亮哩——怪不得你是那樣常常談到她。你怕要使可憐的老勒菲拿常常忌妒哩。」

他萬分惱怒地抗議這說話。狄洪訥！她在他兒時看管他，替他梳洗打扮，就像第二個母親一樣！在他病時，她把他從死裏救了回來！胡說，胡說！他永沒有半點不正的念頭，去幹出這樣一種邪惡可恥的事。

「鬼話鬼話！」那女人粗厲的聲音反駁說，齒間咬着髮針；「你不能够使我相信的，有着那

樣一雙眼睛，又有着像那弱蟲所誇說的那樣美妙的「風度」，他底狄洪訥竟能在你這樣一個皮膚同女人一樣的美人兒跟前毫不動心！要曉得，我們女人都一樣，無論是朗河岸上的或其他地方的。」

她很自信地說着，以爲她底同性者全都是很快地屈服於每一個動念之下，被最初的慾望所征服。他反覆地否認辯駁，但他底心被騷動了，搜尋着他底腦海，問自己曾否在一個純真的慰撫之下感到過什麼危機之類；他什麼也想不起來，但他那種情感的純潔被玷污了，那純潔的雕花寶石被抓傷了。

『喂！看——這就是在你底家鄉她們梳髮的樣式。』

在她那分作兩長縉的可愛的髮上，她用針紮上了塊手帽，很像 Chateaucneuf 女人們所戴的那三瓣卡達蘭式小帽；她更筆直地站在他面前，在乳白色睡衣的褶縐中，眼睛發着光，向他

說——『看我像狄洪訥不像？』

呵！不像，一點也不像；她戴着那小帽除了像自己誰也不像，這小帽使人想到另外那個聖拉查獄囚帽，據說她戴着那小帽非常好看，她在審判廳向她底罪犯行別吻時說：『不要喪氣 Mami，那快樂的日子還要回轉來的。』

這種記憶使他十分不快，在他底情婦睡下以後，他即刻把燈熄了，避免看見她。

次日一清早，那叔父打扮得漂漂亮亮地來了，要着他底手杖，用一種玩笑愛護的語調叫着，『嚶哈！小寶寶們！』這語調是高波巴舍到白里苦底懷抱中去尋找他的時候所常採用的。他似乎比頭一天更高興些；住了古牙旅館，不用說，而比較一切使他更高興的是那八千佛郎已經裝到腰包裏了。這錢是預備着去買皮堡雷特的，一定；但他當然可以抽出幾個路意來請他底姪媳到郊外吃頓早飯的。

『不是要去找保開魯醫生嗎？』他姪兒問，他衙門裏是不能連續請兩天假的。於是大家商定到 Champs Elysees 去吃早飯，飯後兩個男的就去會醫生。

那是勒菲拿所不曾夢想到的——架子十足地到了 Saint Cloud，馬車裏載着香檳酒；

但那頓早餐的快樂高興可並不稍減，在那酒店的洋台上，皂角樹與日本式的裝潢樹蔭蔽着，時有鄰近音樂咖啡店日間預演的樂聲一陣陣傳來。賽沙利，健談極了的，慫慫極了的，表現着他所有的種種魅力去炫耀那巴黎人。他同堂官們說着江湖行話，稱讚着他那 *sauce meunière* 上的首領芳黎哩，用一種愚蠢而勉強的高興笑着，一種祕密餐室裏的嘻笑，這使葛沁很不快，因為那叔父與姪媳間的親密他覺得太過火了。

你怕要說他們總已經是二十年交誼的朋友了。勒菲拿，席終又喝了許多酒，有點兒飄飄然了，談論着 *Catholot*，狄洪訥，同時也談論着他底小榮兒；他很歡喜知道他是同她，一個有才幹的女人，在一塊，她可以使他不致於做個傻瓜，他更進而囑咐她，像當她是個新娘一樣，關於那青年人底有點兒粗暴的皮氣以及最好怎樣對付他，拍着她底膀子，舌根硬着，眼睛濕潤潤像琉璃做的一樣。

他在保開魯家纔清醒過來。在 *Place Vendôme* 第一層樓上候了兩點鐘，那些高而冷清的時候診中，充滿着沉默淒涼的人羣；他們繼續行經那痛苦地獄的一切地帶，從這房間穿過那房

間到那醫生底辦公室去。

保開魯底記憶力非常可驚，他還清楚地記得馬丹葛沁，記得十年前曾被請到 Castellet 去診治她。當她病初起的時候，他教他們說明種種病狀的變遷，又重看看從前的藥方，並即刻向他們倆說明那大腦昏亂病象的加劇，並說明他要什麼藥來醫治牠。當他不動地坐在桌前，濃重的睫毛搭在他那銳利搜尋的小眼睛上，寫着一封給阿菲朗地方他同業兄弟的長信時，那叔叔倆屏息諦聽着那筆尖畫紙的聲音，因為與他們很有關係，這聲音把繁華巴黎的一切喧囂聲都掩滅了；他們忽然感到了近代醫生底那種力量，那高度的虔誠，無上的忠實，不能打破的迷信。

賽沙利離開了那些房子，不高興而且無神。

『我要回旅館收拾行李去了。巴黎的空氣與我不相宜，我有些害怕似地，孩子；如果再呆下去，我怕要做出什麼不好的事來。我今夜七點鐘車就走。替我向我底姪媳請恕，可以嗎？』

榮留着神不說什麼話挽留他，恐怕他那輕浮與稚氣會鬧出什麼故事來；第二天清晨榮正深幸他又回到狄洪訥底翼覆下了，他忽然出現在他面前，形容沮喪着，衣衫不成樣地捲纏着。

「呵呀！你究竟怎麼着了？」

起初無聲無息頹然倒在一隻靠椅裏，又慢慢地蘇醒過來，於是那叔父痛訴他遇見了一個高波巴舍時候的朋友，吃了一頓過分豐美的大餐，夜間在一個賭窟裏把八千佛郎都輸光了。輸得一個 *soi* 也沒有了！他如何能回去把這事告訴狄洪訥呢？皮堡雷特也買不成了。忽然那南方人神經病發作了，兩手蒙住眼睛，大拇指塞着鼻孔，嚎叫着，哭泣着，儘情地把自己咒罵着，對於他一生過惡作總懺悔來發洩他底痛傷。他乃是家中的恥辱與禍根；如果戚族中有像他這樣的東西出現，親族們會把他們像對待狼一樣打死的。要不是哥哥那樣大量，他現在會是什麼境况呀？怕要同盜賊罪犯們在小船上過活了。

「叔叔！葛沁叫着，心裏煩氣得要命，極力想制止他那些話。

但那一個哩，特意裝做不見不聞，在公開自己底罪惡中感得愉快，把那些罪過十分瑣屑地數說着，芳黎在憐憫與讚嘆交織中凝視着他。無論怎樣說，他總算得個熱情的人，這無賴勁兒正是她所喜歡的；而且因為她心地慈善，她深被他那痛苦的情狀所感動，極力想找點什麼法子幫

助他。但她有什麼辦法呢？一年來她不會會見一個人，榮是沒有什麼交遊的。忽然，一個名字呈現在她底腦中；德蘇勒特！他此刻一定在巴黎，而他又是那樣一個善心的傢伙！

「但我同他並沒有什麼交情，」榮說。

「我自己可以去找他。」

「什麼！你真打算去？」

「有什麼不可以呢？」

他們底目光遇着了，各人底心思彼此都明白。德蘇勒特也曾作過她的愛人，她幾乎忘卻了的一夜的愛人。但他卻一個也不會忘；他們是很有次序地排在他底腦海裏，像曆書上印的聖徒像一樣。

「要是這樣使你不快哩，」她說，有點兒侷促的樣子。賽沙利在那短短的討論中已經停止了噫叫了，這時他用一種絕望的懇求的目光看着他們，這目光使榮屈服了，他含混地說了聲可以。

當他們扶在那洋台的欄杆上等候那女人回來的時候，時間是怎樣了不得地長呵，他們是
被不願說給彼此知道的心思牽扯着。

「這位德蘇勒特住得很遠嗎？」

「不遠的，在羅馬路——不過幾步。」榮生氣地答着，因為他也覺得芳黎回來太遲了。他極
力用那機器師底戀愛格言「不要戀到明天」以及自己曾聽過他談及薩芙時像談及一個風
月場中過時明星一樣的諷刺語調來安慰自己；但他那作愛人的驕矜又不容他作如是想，他差
不多又很願德蘇勒特仍然以為她是美麗動人的，唉昏聩的老賽沙利為什麼把他一切的傷痛
又這樣重行戳開喲！

芳黎底背衣終於轉過了街角。她滿面春風地歸來了。

「放心吧；我借到錢了。」

當那八千佛郎排在他面前的時候，那叔父快活得流淚了，他定要給個收據，寫上利率和歸
還的日期。

『用不着收據的，叔。我並沒有說是你借。向他借錢算是我，你算欠着我的，願欠多久就欠多久。』

『這樣的事呀，』賽沙利答，感激得忘神了，『只有用永遠的友情來答謝。』在車站上，葛沁在伴着他看他是否真上了車，他眼中擒着眼淚說：『怎樣一個女人喲！怎樣一個寶貝喲！你可得使她快樂呀，我告你。』

這故事使榮感到更多的壓迫，覺得他那已經很沉重的鍊鎖是纏得更緊更緊，而他那天賦敏感所一向分得魚清水白的兩樣事情是混擾在一起了：他底家庭與他底私情。現在賽沙利告訴了那情婦他底勞作，他底耕種，把 *Castellet* 的一切事故都告訴她了；而芳黎又批評着那領事官在葡萄事件中太頑固，談論着他母親的病症，用她底擔心與不切題的顧問苦惱着他。再也不提到她替他幫忙的那事情。真的沒提到過，也沒有提過勒菲拿從前的故事，那阿芒德家令名的恥辱，這故事那位叔父已統統對他底姪媳說出了。只有一次她用這事當了反駁的武器，在下述的情景下。

他們正從戲院歸家，因為天在下雨，於是在廣場的停車處僱了一輛馬車。那馬車，只在半夜後纔出現替人們作代步的事業之一種，要等許久才能開始行動，因為車夫差不多已經睡熟，馬是在搖擺着牠底黧料袋。當他們避了雨在車中等待着的時候，一個趕車的老者安詳地走到車門前來，正在綁一條新鞭繩到鞭桿上，齒間咬着細繩，他噴着酒氣破啞地向芳黎說——

「晚安。車往哪兒去呀？」

「哦，原來是你麼？」

她有點驚詫，但又很快地制止着，並低聲向她底愛人說，「是我父親！」

她父親——那夜行鬼，穿着舊號衣的長背心，滿是泥污而且銅扣子也掉了幾個，在街燈的光線下露着一幅喝酒喝得紫紅的腫脹面孔，在這面孔上葛沁覺得他可以在一種粗醜化的形相中，認出芳黎那端正敏感的外貌，和她那慾情強烈的大眼，毫不注意伴着他女兒的是什麼人，像沒看見他一樣，萊古蘭老爹就進而告訴她家中的消息。「那老女人到諾珂已有兩禮拜了，現在身體很不好。你什麼時候去看她一下；那會使她高興的。我哩，倒幸而很結實，仍然是好鞭桿，好

鞭繩。但生意可不大好。如果你打算論月僱一個好車夫的話，那我正合式。不需要嗎？我們再見好啦。」

他們無力地握一握手，車開動了。

「我說，你相信這事嗎？」芳黎輕聲說：於是她立刻開始談到她底家世，終於告訴了他那個她常常避諱的事題，「那是十分討厭，十分下流！」但他們彼此更相互了解些了，他們再沒有互守祕密的事情了。

她是個私生子，生在 *Moulin-àux-Anglais* 一個郊外的旅館，母親是一個旅館僕人，父親是一個退伍騎兵，在從巴黎至諧蒂倫路上趕車。

她從沒看見過她底母親，她在生她時死去了；但那些房主人倒是好人，強迫那父親承認他底孩子並付錢養育她。他不敢拒絕，因為他見許多賤當芳黎三歲的時候，他在趕車時把她像小狗一樣帶着，伏在車篷下面，十分高興地沿途玩着球戲，看着一路上溜過的燈籠亮光，以及那些馬冒着熱氣搏跳着的腰窩，沉睡在黑暗與風聲中，聽着車鈴的叮呤聲。

但萊古蘭老爹不久就倦於作父親了；雖然不花許多錢，他卻得替那小東西穿衣服，弄飯吃。而她那時又正是他底一種累贅，因為他想娶一個種菜園子的寡婦；他常由她底瓜田與菜畦旁邊驅車經過，已經覬覦了許久了。她那時很確切地相信他父親要棄掉她；那是那醉鬼惟一的想頭，無論怎樣也要離去她；要不是那寡婦自己良善的瑪考姆媽媽保護她呀——

「對了，你認識瑪考姆的。」芳黎說。

「什麼！就是我在你從前那住處看見的那僕婦嗎？」

「她乃是我的繼母呀。我小時她待我非常好；我把她弄到我那兒是要把她從那惡狗般的丈夫手中救出來，他在把她底產業蕩盡以後，打她，並強迫她服侍一個與他同住的娼妓。唉！可憐的瑪考姆，她很知道一個漂亮男人是可寶貴的。她離開我的時候，不管我怎樣向她說，她即刻又同他在一塊兒過起來，現在她是住到醫院裏去了。他離了她便墮落得怎樣快喲，那老痞子他是怎樣地醒醒！怎樣一幅叫化子像兒！他什麼也沒有了，除掉他底鞭子——你沒看見他使牠使得有勁兒嗎？就是他醉到不能站立的時候，他也要像對於明燈一樣在面前持着牠放進屋裏去；除

了牠而外他什麼也不當心。「好鞭桿，好鞭繩。」這就是他底格言。」

她漠不關心地談着他，像對於一個不認識的人一樣，毫不覺憎厭或羞恥，榮是驚異地聽着她。這樣一個父親！這樣一個母親！——拿他們同那領事官底莊嚴神色和馬丹葛沁安琪兒樣的微笑比一比！忽然看出了她底愛人那沉默的寓意，和對於她那出身卑污的憎惡，又以爲因爲與她同居這種卑污更玷辱了自己，芳黎於是用一種帶哲學意味的語調說：「什麼都不必說，各個家庭中似乎都有這類事情的，我們並不負什麼責任。我有我底萊古蘭爸爸，你有你底賽沙利叔叔。」

六

「我親愛的孩子，——給你寫這信時我還在全身抖顫着，因爲我們遭了一次可怕的驚惶；我們那對雙生孩子不見了，離開了 Chapelot 一天一夜又打一早晨！

「是禮拜日吃早飯的時候，我們發覺那兩個孩子不見了。我已經把她們穿得好好的，預備

八點鐘領事官好帶她們去參加禮拜會；因為忙着招扶你母親，就沒有管她們了。你母親那天比平常神經更敏銳，好像她已經預覺到那徘徊在我們頭上的不幸事了。你知道的，自從她病了以後，她像能够預知什麼事故要發生似地；而且她身子愈不能動，他腦筋愈活動得有勁兒。

「幸而你母親在她自己房裏，我們其餘的人都在一廳屋內等待着兩個孩子；我們在宅子前後遍處叫喚她們，牧羊的吹着他喚羊的大哨子；末了賽沙利到那方去，我到這方去，魯蘇林塔第弗，每個人都在 *Castlet* 各處尋找起來，我們一個人遇到另一個人時，總是「找着了嗎？」——「一點影子也沒找着。」最後我們簡直不敢問了，心頭跳着去到那柴房長窗下的井邊去探看。多麼難受的一天喲！而我每隔一兩分鐘又要去看顧你母親，要鎮靜地向她笑着，說明孩子們所以不在家，是我把她們送到非拉穆利村她們姨母那兒過禮拜去了。她似乎相信我底話；但在深夜中我伴她坐着，並從窗戶向外看着田間和朗河岸上尋找孩子們的燈火時，我聽見她在床上嗚咽地哭；我問她時，她用那因病痛而恢復的女孩樣的聲音回答說，「我哭是因為你有點事情隱瞞着我，但這事我猜反正同你所說沒多大分別。」於是她不再說什麼，我們底心都酸痛着，各

守着自己底悲愁。

「最後，親愛的孩子，我不願把這痛苦的故事說得太長，在禮拜一的早晨，我們底孩子們被你叔父那洲上所僱的伙計送回來了，他在一堆葡萄枝下找着了她們，被四面皆水的露天一夜的寒冷與飢餓弄得臉色慘白，下面乃是從她們純潔的小心中告訴我們的故事。她們好久就被一種思想佔據着，想照着她們底命名聖女瑪利與瑪賽一樣去做，去浮一隻沒有帆沒有槳也沒有任何食物的船，到上帝底呼吸把她們帶去的第一個岸上去傳播福音；這兩位聖女底故事是她們讀過的。於是，在禮拜日聚會以後，她們就解放了一隻漁船，像那聖女們一樣跪在船底上，幽然地隨波蕩漾於皮堡雷特洲四圍的蘆葦間，全不顧那洶湧的浪，勁厲的風和自海面吹來的旋風。誠然，仁慈的上帝保佑了她們，那是「他」把可愛的孩子們歸給了我們；她們禮拜日的新衣也摺縐了，祈禱書上的金邊也壞了。我們全沒有責備她們的心，只有緊抱着吻她們；但我們現在都還驚怕得身體不舒服哩。

「最使人感動的是你母親，雖然這事我們一點兒也不會告訴她，她說她覺得死神已離開

Castelot了；不過她像平常一樣很安祥很快活，卻仍舊保留着那無可治療的悲愁，雖然你父親和我和任何人都是十分愛護她。親愛的榮，我告你，也許她這樣不快多半都因為掛念你呀。她不敢向你父親這樣說，因為她不願煩擾你用功，但你為什麼說考試後回來卻並不回來呢？在聖誕節假日突然回來讓我們驚喜一下罷；幫助一個病人恢復她那可愛的微笑罷。要知道我們底親人不在面前，不能多在一塊兒相聚，我們是怎樣痛苦地想念呵！

榮站在窗子旁邊讀着那信；冬日的陽光從霧氣裏慵懶地瀟射進來，他儘量地欣賞着那田野，那愛情與溫暖之迴憶的滋味。

『什麼東西呀——讓我看。』

芳黎剛在由掛起的帳子射進的黃色光線中醒來，睡得很無力，照例伸手到那永遠放在她床畔桌上的瑪莉蘭煙草匣取煙。他很躊躇，知道只狄洪訥那名字就要使他底情婦如何地忌妒；但她已看出了信紙和字跡，他怎能不把信給她看呢？

她坐在床上，兩臂和胸脯都裸露着，隱約在櫻色頭髮的波浪中，一面抽煙一面看信；起首小

姑娘們淘氣那動人的敘述很使她同情，但信尾的話語使她發怒而瘋狂了，她把那信搓成一團擲出房外去。

「我總要想法子堵住她底嘴，叫她不再談什麼聖男聖女！這不過做成的詭計要使你離開巴黎罷了。她失去她底漂亮姪兒，失去她底——」

他阻止她說出那種污穢的字眼，但她終說出了，並接續了一大串同類的。她從沒有像這般在他面前用粗惡的言語發過氣，像這般對他兇狠地暴怒，如同陰溝忽然洩出牠底泥污與惡臭一樣。她過去娼妓與流氓生活中所學得的一切醜語都從她底喉間唇上傾洩出來了。

他們在骨子裏是什麼意思，是很容易看出的。賽沙利掉了舌，於是全家就設計想把他們底關係拆開，用狄洪訥那美妙的風姿當釣餌來誘他回鄉下去。

「我可告訴你，如果你，如果你要走，我就寫信給你那戴帽子的叔叔。我要給他警告——看我一定做得出來的——」

她說時用一種痛恨的表情在床上縮作一團，雙頰凹陷，兩眼圓睜，像一隻想要撲人的惡獸。

一樣。

葛沁記起他在拉卡德路曾看見過她這種神情。不過現在這咆哮的毒恨是對他而發罷了。這神情使他恨不抓住他底情婦痛毆她；因為，在這種感情衝動的時候，對於愛人的尊敬心已失去了，獸性就要表現出來，無論是恨是愛，他有點怕着自己，於是突然離家往衙門出了；當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痛責自己爲什麼墮進了這種生活。這可以使他知道把自己交給這樣一個女人有怎樣的利害！多麼可恥可怕的侮辱呵！他底姊妹們，母孀們，沒一個人不被罵到。呵！難道他連回家省視親人們的權利也沒有了麼？難道他自願把自己禁閉在什麼監牢裏了麼？於是他們那私情整個的過程浮上了他的腦海；他看見了那埃及人裸露可愛的膀子，怎樣在那跳舞全夜裏纏着他底頸子，怎樣專制頑固地攪着他，怎樣使他與他底朋友和家庭隔離起來。他現在下決心了。無論如何，他當夜就動身回 *Catallet* 去了。

應辦的公事都辦妥了，離部的假也從主管處請准了，他很早就回往家去，以爲要有一場大鬧，預備怎樣應付一切，甚至破裂都可以。但芳黎迎着他時那溫柔的慰問，那因哭過而顯得更柔

媚的腫着的雙眼與兩頰，幾乎使他沒有說出他那決心的力量。

「我今晚就要走了，」他乾脆地說了出來。

「這是應當的，Mami。回去看看你底母親，尤其是——」她溫媚地接近他——「恕了我那粗野罷；我太愛你了，那是我底神經病。」

在那天剩餘的時光中，她風騷慫慫地爲他收拾行裝。像初相識時一樣地溫柔動人，裝作悔過的樣子，心裏或者是想留住他。但她始終不會向他說一句，「你不要走；」在最後一刻，看見一切都準備停妥，感得無望了，她緊偎她的愛人，想使他在路途途中在假期內時時想着她，離別時她只吻着他輕聲說：「榮，告訴我你並沒有生我的氣，你生氣嗎？」

呵！那種種的融融陶樂：清晨醒在他兒時所據有的房中，心頭還在被那親人們底擁抱與歡呼相迎所溫暖着；他尋找着那老地方，他那小床的蚊帳上，仍然有着他醒時常常尋着的那種平直的光線；聽着塙中孔雀們的鳴聲，井練鎖的札札聲，牛羊們很快地從棚裏跑出的蹄聲；當他把

百葉窗推開靠着牆的時候，更可以重行看見那像打開了水閘一般一道一道射進房來的溫暖可愛的光線，和那傾斜的葡萄園，柏樹林，橄欖樹林，放光的松樹林種種奇異的景色，這些樹林直伸展到朗河岸，在一個雖然時間尚早也沒有半點霧氣的高曠清朗的天幕下——一個夜來被西北風掃得清淨的綠色的天，這風仍然在那大山谷中活躍狂吹着。

榮把這種早起的時光，同他在巴黎時在那同他底愛情一樣昏暗的天空下早起的時光相比，他覺得舒適而快樂。他走下樓去。那座房子，已被日光映得發白，仍然靜悄悄地，百葉窗都像窗內睡着的人們底眼睛一樣閉着；他很喜歡有一刻的寂靜來治療自己，覺得他健全的德性已在開始恢復了。

他順那園地向前走了幾步，上了個高坡路到那公園中去。他們叫作公園的乃是一個松樹與蕃石榴樹的森林，裏邊有些被乾松針鋪得柔滑的小道。他底狗，米拉克，老而且跛，也從他底犬舍裏跑出來悄悄地跟在他腳後；他們在早晨有多少次一塊兒在那兒散步呵！

走到那葡萄園的門口那兒有低垂着孃娜尖銳樹梢的高大扁柏做成的一行分界，那狗躊

蹣不前了；他知道那鋪得很厚的沙——這是那領事官正試驗着的新治蟲法——那圈着園地的堤壩對於他可憐的老蹄子是怎樣地不相宜。可是，陪伴主人的高興終於戰勝了；每遇障礙，總是痛苦地掙扎着，微微地啼叫着，稍稍地休息着，並現出一種可笑的怪狀，像一隻螃蟹在岩石上一樣。榮並沒有看牠，因為他只顧看那新種的釀酒植物去了，關於牠們他父親頭天夜裏會同他談了許多。那些枝條在平滑光亮的沙中好像會長得很好似地。那可憐人永恆的努力終於得到報酬了；在拉諾特，勒米塔以及所有本國南方著名的葡萄酒都絕了的時候，Casselle 的還在存在着！

忽然一個小白帽兒現在他底面前。是狄洪訥，她是家中第一個先起床的；她手裏拿着把鏟刀，又從手裏擲去點什麼東西；而且，她那平常很恬靜的雙頰忽然泛紅了。『是你嗎，榮？你駭我一下；我以為是你父親哪。』她立刻又恢復了鎮靜，並且吻他。『你睡得好不？』

『很好，嬌娘；但你為什麼怕我父親來呢？』

『你還是問為什麼？』

她把適才從地下掘出的那葡萄根拾了起來。

「領事官告訴你了不是，說他這次一定要成功了？可是你看那東西仍然有。」

榮榮看見有一小塊黃色的苔蘚在那節木頭上，一種隱微的損害，已經漸漸的要使全鄉都破產了；在那光明的早晨與生氣蓬勃的日光中，牠好像是一種生就來同人惡作劇的東西——雖是一種最微末的小東西，卻很能害人而不易被害。

「這不過纔開頭。三個月以後這整個園子都要被毀的，你父親又定要重新做過，因為他底自尊心受挫折了。恐怕還是要重壓新條，重研究治法，直到有一天——」

末節一個失望的表情續完而且加重了她底話語。

「真的嗎？事情會那麼糟嗎？」

「呵！你知道領事官底皮氣的。他永不說一句話，只到月照常把用度費交給我；但我看見他是預先設了法弄來的。他先曾到阿非朗和歐蘭去。總是去借錢。」

「賽沙利怎樣？他那澆灌法有沒有效？」那少年人惘然地問。

謝上帝，那一方面一切都很好。上次的收穫他們得了五十桶酒；本年的產額總要兩倍於前。那領事官看見他成了功，於是也向他弟弟投降了，所有那些平地上的葡萄園，已經任牠荒蕪了的，鋪着殘根枯幹像墓地一樣，三個月來都用水澆灌了。

那鄉下婦人對於她底人兒，她底勒非拿底工勞很感驕傲，又從他們站着的高處指幾個大水池給榮看——她把牠們叫做 *Chais*——水滿滿地被石炭的堤圍着，像鹽田一樣。

「這些新種的樹兩年後就可結果；皮堡雷特洲上的也一樣，拉穆特洲上的也一樣，這洲是你叔叔沒告訴一個人悄悄買下的。我們那時將要富足起來，但事前我們得耐苦的；各人都得盡力，都得犧牲。」

她怡然地談論犧牲，像個已經決心要犧牲的女人一樣，說時用着那麼惹人共鳴的熱情，使榮被一種思想激動着用同樣的語調回答說：「我們願犧牲我們自己，狄洪訥。」

就在這天他給芳黎寫了封信，述說他底父母不能再繼續給他津貼了，他將只靠着部裏的薪水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同住是不可能的了。結果是得早日分離，比他預想的被派出國時

再分離早三四年；但他確信他底情婦會接受他那些重大的理由的，她一定同情於他和他底艱難，並幫助他痛苦地執行他那必須盡的天職。

這真是一種犧牲嗎？事實正相反，他不是正好把他那可恨可羞的生活結束起來嗎？自從他恢復理智，重回到家中在那種純潔健全的愛情下之後，他更想這樣做。他底信毫不勉強毫無痛苦地寫好了，他指望那些誠摯的心靈對他的忠貞的愛情，指望他父親那最自尊最剛毅的模範，指望那小聖女們天真的微笑，也指望那平靜無垠的大地，那給人以健康的山泉，那頭上的青天，那急流湧湧的河水，來贊助他抵抗他所預期的一封滿紙恫嚇與厲語的兇惡的回信；因為，當他想到他心中的痛苦以及那痛苦中種種毒厲的成分時，他好像剛害了一次在潮濕地方被濕氣薰蒸因而染患的厲害熱症一樣。

有五六天在隨後定有一個大打擊的寂靜中過去了。榮朝朝夜夜到郵局去，卻是空手回來，心頭煩亂着。她在幹些什麼？她究竟決定怎樣，但無論怎樣，爲什麼不復信呢？他老是想着這事。夜間，Castlet 任何人都睡熟了，風聲在長過道內嗚嗚吹着的時候，他同賽沙利在他那小房中討

論着。

「恐怕她要跑到這兒來呀！」那叔父說；他因為那封割斷關係的信裏有着他底兩張還債付息的支票，一年零六個月後就要付清，所以更加焦急。他用什麼付那支票呢？他向狄洪訥怎麼說呢？他不敢細想這些，在他們那午夜密談的結尾，他把煙斗裏灰磕去時憂鬱地說：「好，再談罷；總之，你一點兒也沒做錯。」使他的姪兒覺得不快。

這樣一封回信終於來了，在讀罷開首幾行以後——「我親愛的人兒，我信寫得遲點，因為我決意要用言語外的另一種方式來證明我是怎樣十分地諒解你，十分地愛你。」——榮停住不讀了，驚異得像一個人本以為要聽見他所恐懼的種種要挾的口號，卻聽見了一種和諧的音樂一樣。他很快地翻到最後一頁，讀道——「到死永遠是愛你的忠犬，如果你願意，責打她都可以的，她送給你一個熱烈的愛吻。」

原來他底信她並沒有接到！但當他一行一行讀過後，眼裏擒着淚，才知道確是一封覆書，而且說明芳黎老早就預想到 *Castelot* 種種不幸的消息，要促近那不可避免的分離。她那時就

決定找點工作做，使自己不再成他底累贅，她現在已經在寶林巷找了個寄宿舍經理的位置，替一個很有錢的太太服務。一月一百佛郎，供給宿膳，禮拜日不作事。

『你懂得的，我底人，一禮拜中彼此度一天愛的生活，你將仍然愛我的，不是嗎？我這費力的掙扎，我這生平第一次的作工，我這日夜辛苦，有着你不能想到的羞辱，且爲我夢想着獨立生活之痛苦試驗的勞役，我想你將有以報償我的。但我覺得爲愛你而吃苦有一種奇異的得意。我愛你的好處很多，你教導我了許多從沒人向我道及的良善可貴的事理。唉！我已經在男人們底懷中躺着了。可是他們中沒有一人能誇說他曾使我爲要多愛他些時而下這樣一個決心的。現在你隨意什麼時候回來好了，房間空着在。我把我底東西都收拾好了；那乃是最難的工作，把屜子騰清，把些小物事扔掉。你回來時將見只有我底像片還在着，牠於你是不值什麼的；我只求你溫愛的眼光看看牠。唉！Mami Mami 不過，如果你還把我底禮拜日給我，還把你頸上那一小塊兒地方給我呵，那一小塊兒是屬於我的，你知道——』接着是些甜言蜜語，貓樣淫蕩的慾情，用熱情的字句聯貫着。使她底愛人把臉貼在那光滑的紙上，好像溫柔肉體的撫摩可以從紙上透

過似地。

「她沒有提到我底支票嗎？」賽沙利叔父問，輕輕地。

「她把牠們寄還你了。你可以等有錢了的時候再還她。」

那叔父鬆快地嘆了口氣，顴骨高興得打着皺紋，並用一種奇怪的莊嚴的神氣和南方人剛強的音調說：

「唉！你願聽我告你一件事嗎？這女人簡直是個聖母！」

於是，他底思想又轉變到另一條路，毫無定見地，個性特異地缺乏理論與記憶地說：「而且，我底孩子，又是那樣有情，那樣狂熱！我底嘴全被燒乾了，像往年常常聽高波巴舍讀拉蒙娜給他的信我聽時一樣。」

榮又得聽他重述那第一次到巴黎的故事，古牙旅館以及白里苦等等；但他並沒有留心聽他，他佳欵靠着那窗門開着的窗臺上，在浴着滿月的靜謐夜色中，月光是那樣明亮，使雄雞以為是天已破曉而喔啼着。

那種詩人們所歌詠的愛的拯救竟成了現實了！他感到心中有一種驕傲，覺得在他以前芳黎所愛的那些偉大有名的人們，不但沒有改造她，而且使她更壞，而他只用了他那正直的性情，或者就把她底罪惡永遠拯救了。

他很感謝她想出了那樣一個折中辦法，那使她將要試行操作勞役的半離異的辦法，而那勞役又將因她怠惰慣了使她甚感痛苦；第二天他用着父親樣的口吻，長者的口吻給她寫了封信，鼓勵她那改造生活的計劃，並願知道她所經理的那宿舍的狀況，以及住了些什麼樣的人；因為他不相信她那因為要姑息遷就他底意思而說的：『你以為怎樣？這樣好嗎？』

復函中芳黎像個小姑娘一樣馴順畫了一張宿舍的圖，一個外國人寄住的整齊的家庭旅社。第一層樓住着些祕魯維亞人，父親母親，孩子們和好幾個僕人；二層樓住一家俄國人和一個有錢的荷蘭珊瑚商人；三樓上的小房間租給了兩個從希坡視穆來的騎士，是很闊綽很 *Comme il faut*（任意揮霍）的英國人，還有一個最有趣的小家庭，敏娜佛姑小姐，一個從斯圖加來的絃琴演奏者，和她底弟弟李鯨，一個可憐的癆病鬼，他因病不得不從巴黎習藝所輟學，他那

高個兒姐姐到巴黎招扶他，除了開音樂會演唱幾次而外，沒有旁的法子付他們底食宿費。

「這真是最感人最可貴的理想伴侶們，不是麼，親愛的人。我自己被他們當作一個寡婦，他們對我非常敬重。不然我可真不受這苦；你底妻是必得被敬重的。請諒解我說是「你的妻。」我知道你終有一日走開，我將要失掉你，但在你走後是永不會再有旁的人了；我將永遠是屬於你的，保留着你那愛撫滋味和你所喚醒我的良善心性。很稀奇，不是嗎？——薩芙貞潔起來了！是的，貞潔起來，要是你不在前跟我的話；但爲你我將仍然像你所愛的那樣子，愛情狂熱而熾烈。我崇拜你喲！」

榮忽然覺到一種深沉的壓迫與厭倦襲來。浪子歸來，在享受了乍抵家門的歡樂以後，在享受了種種深愛的好酒美食以後，總是要被漫遊生活中種種事物的回憶所迷惑而思去的；他煩惱於那苦澀的拘束，那無所事事的會聚。人物都離開了魔幻，顯得沒有吸引力沒有聲色了；那種鄉村的冬日清晨於他也失去了那怡情養性的力量了，獵取那紅櫻色的水獺也無趣了，在阿博魯家的 *hayechien* 上打野鴨也煩膩了。風聲也使他不快，水聲也覺得聒噪，同叔叔在那泥爛

的葡萄園中閑步，聽他講着他築水堤，安水閘，挖水溝的方法，更覺得厭煩透了。

他起始幾天用兒時種種經歷的記憶觀察着的那村子，——滿是破茅屋，有些已沒有人住了。——像一個意大利的村莊一樣，有着種死寂荒涼的氣息。當他赴郵政局去的時候，在每家門口活動的階石上，總得耐心聽着所有那些老人們反覆的嚙嚙話，男的僵僵得像風前柳一樣，兩手垂在穿着長襪的兩腿間，女的臉色像黃楊木似地現在緊戴的帽子下面，小眼睛閃耀着好像古壁罅裂中蜥蜴的眼睛一樣。

總是發生着那些壞事，葡萄樹死了，茜草枯萎了，桑樹生毛病了，村中的肥地被那些鬼東西毀壞了；爲要避去不見這些事，他有時從那圍在教皇別墅古牆外險峻的小路回去，是些無人行走，滿生着草莽和用以治癬的聖蘿須草的小路，中世紀時十分堅實地鋪築在那幽僻地方的，被那高聳在路旁坍塌的偉大建築物的影子蔭蔽着。

走這兒他又碰見副牧師馬拉桑，從聚會裏講道回來，從小山上帶勁兒地大踏步走下，腰帶歪斜着，教衣用兩手提起，因爲路上滿是蔓草與荊棘。這教士一定停下向他罵那些農人們不虔

誠，罵那地方自治會的壞行為；他更要咀咒田地，牲畜，人，以及那些叛逆者，他們不再服教役，死了人也不舉行聖禮，自己病了就用什麼磁氣治法，精神治法療治，以免請教士和醫生又要花錢。

「真是呀，先生，精神治法！貢塔的農人們中間正流行着這辦法！在你還希望你底葡萄不生毛病！」

榮衣袋裏或者正有着一封芳黎底信在焦急跳動着他無心聽着他，盡力趕快逃開那教士底說教回到 *Castellet* 去，躲在岩石的隙縫中——鄉下人把牠叫做 *Cagnard*——那兒風吹不進，更聚集了射在山石上的陽光的溫暖。

他最是選擇最無人到，最幽僻，叢生着荆棘與生有染料蟲的橡樹的地方。躺在地下讀他底信；於是信內愛媚的話語，誘人的氣息，以及牠所喚起的幻象，漸漸使他墮入一種情慾的沉醉中，這沉醉使他底脈搏加速，使他迷茫得所有的景色都看不見了，像無用的舞臺佈景一樣——那河，那羣集的小洲，那高山山凹中的村莊，那日光被狂風吹成了波紋的大山麓之整個的振撼，他像是在他們那正對着那灰屋頂車站的臥室裏，被猛烈的愛撫與慾情攪捉着，這種愛的熱狂使

他們像將要溺斃的人一樣拚命地相互緊抱着。

他又忽然聽見小路上有脚步声和清亮的笑聲：「他在這兒在呀！」他底妹妹們就顯了出來，隱在野草中的小腿兒赤裸着，老米拉克衛護着她們，爲跟蹤了主人底足跡驕傲得像 *Jack* 一樣，得意地搖着尾巴；但榮卻一脚把牠踢開，並拒絕她們所溫柔提議的捉迷藏或追觸遊戲。但他是很愛那十分癡愛着她們底常在遠方的犬哥哥的雙生小妹妹的；他一到家就變成她們底小玩伴兒了，那可愛的小東西們那樣相反，更使他覺得有趣，她們同時生而像貌卻完全不一樣。一個高而黑，捲髮，樣子神祕並有着頑固的性子；浮船的事就是想出來的，因爲被副牧師馬拉桑讀給她聽的故事鼓動了；但小瑪利卻很像故事中那美髮的瑪賽，她是個溫和馴順的孩子。像她底母親與哥哥。

但當他在憶念中浸沉着的時候，卻來了那種天真的愛撫與他情婦底信染在他身上的美妙的香味攪和着，那是怎樣一種可恨的若惱呵。「別鬧，離開我；我要做事情。」於是他就回轉房中去，打算躲在自己屋裏，而他父親卻又在他走過時把他叫住了。

「是你麼，榮——聽我告你這事。」

郵件又給那個人帶來新的煩惱了，他生成一幅憂鬱的心情，又因為在東方生活過，染上了一種習慣，本是嚴肅地沉默着，卻突然回想到什麼東西把那沉默擊破了。——「當我在香港作領事的時候，——這麼句話像火中老樹根爆出的火花一樣噴了出來。在聽着父親讀着談着報紙的時候，榮卻注視着爐邊檯上高達所雕的薩芙像，他底手抱着兩膝，琴靠在身邊。——『完美的琴』——是一座銅像，二十年前 *Castelot* 興隆着的時候買的；那曾在巴黎商店陳列窗中使他心里難受的銅像，卻激起他一種愛的衝動，渴想去吻那雙肩，去扳開那冷滑的手，去聽她告他說，『對你才是薩芙呵，除了你對任何人都不是！』」

他出去時那迷人的背影現在他底面前，跟着他走，使他在那寬闊龐大的樓梯上足音像兩人一樣。那舊鐘的擺發着薩芙的聲音，那夏天住處長而冷的，扁石砌的過道中的風聲也低語着薩芙；他在那鄉村圖書館所有的書中都可以看見薩芙那名字，那些紅邊的舊書釘縫裏還存着他兒時所吃的點心末兒。他情婦那頑強的影子甚至在他母親房裏也追逐着他，狄洪訥正在那

兒整理病人那可愛的白髮，從前面向後梳，雖然她時常在各種的病苦中，那髮卻仍然保持着牠底平滑與光亮。

「唉！我們底榮來了，」那母親說。但他嬌母，頸項裸露着，戴着那小帽，兩袖爲要替病人梳妝——這事只有她一個人能辦——而高捲着，又喚起了他底另一種記憶，想到他底情婦那種在第一次抽煙的煙氣中從牀上跳起的樣子了。他恨自己底這種想念，尤其是在那房間裏！但他有什麼法子避去他們呢？

「我們底孩子變了，妹妹，」馬丹葛沁憂愁地說。「他是怎麼回事呢？」於是她們想找出原因來。狄洪訥在她那聰敏的腦筋裏打算，她想問問那年青年人，但他現在總似乎迴避着她，不願一個人同她在一塊。

「第二天早晨看見了他，她到他底 Cagnard 裏去找他，使他駭了一下，他正因爲那些信和惡夢而發寒熱在戰慄着。他憂鬱地爬了起來。她不讓他走，使他在那溫暖石頭上坐在她身邊。「你竟不再愛我了嗎？我現在難道不是你常把你一切的痛苦告訴她的那個狄洪訥了嗎？」

『怎麼呢，是呀，是呀，』他吞吐地說，被她那熱情的態度擾動了。他把眼睛看着別處，使她不能從牠們看到什麼痕跡，知道了他剛纔讀的是些什麼——遠隔的愛情的呼喚，失望的銳嚎，和狂情的絕叫。『你是怎麼回事呀？爲什麼這樣難過呢？』狄洪訥溫語安慰他說，並用手撫摩他，像對小孩子一樣。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就是她底孩子；在她眼中他仍然只有十歲大，那年齡小的男孩們是不會受什麼誘惑的。

已經被他的信刺激得興奮了，那很接近他的可愛的肉體，那被清新的晨風吹得血液速流着的溫唇，吹得蓬亂作美妙的巴黎式捲紋飄揚在額前的美髮，這些撩人的誘惑使他抖顫起來。而薩美底話——『一切的女人都一樣的；在一個男人面前她們腦中就只有一個想頭——更使那鄉下婦人快樂的微笑，和她叫他別走聽她那熱情問話時的表情，成了他情感的興奮劑。

他忽然覺得心中起了那種無理性的罪惡誘惑的衝動；爲努力壓制這衝動他劇烈地戰慄起來。看見他面色蒼白牙齒震響着，狄洪訥楞了。『怎麼，這可憐的孩子——他害了熱症了！』她

熱情地，毫不躊躇地解下了她肩上披着的大手巾想圍在他頸上；可是她忽然被緊緊地摟抱住，並覺有一個瘋狂的吻火熱地貼吻遍了她的頸、肩，以及陽光中裸露着的光豔肌膚的各處。她顧不得呼喊，也顧不得抵抗，甚至連發生了什麼事故也不大清楚。『唉！我瘋了——我瘋了！』他衝將出去，立刻就到了一塊很遠的荒地上，那兒石子在他脚下亂滑。

早飯時榮說他即日晚上就要走。部長有命令叫他回巴黎去。

『可就要走！怎麼，你說——你剛纔回來呀！』

於是吵鬧，請求。但他不能再留下同他們一塊兒了，因為薩芙那搖惑迷誘的力量頑強地把他與那些愛他的心隔離起來。何況，他不是已經爲他們做了一件最大的犧牲行爲，把他那兩人同居的生活放棄了麼？至於絕對的分離哩，不久也就要到了；那時他就要回來擁抱他們一切的人，並毫不羞赧毫不難爲情地把他底心給他們。

賽沙利在把他姪兒送到阿非朗上車以後，回來時已是深夜了，全家都已睡了，房子裏黑洞洞地。他喂了馬，又看了天色——靠土地出產生活的人們底那種睇視，看天氣是好是壞——正

打算進房去的時候，他看見一個白影子在洋臺上的長櫈上。

「是你麼，狄洪訥？」

「是我，我在等着你。」

因為整天地忙，必得離開她崇拜的菲拿，她只有在晚間同他一塊兒談談話，散散步。那究竟是因為她細想過後明白得比她所欲明白的更多些的自己與榮之間那一幕呢，還不是因為看着那可憐的母親整天幽泣着而有所感動呢？不管原因怎樣，她一個心情靜謐操作勤苦的人聲音是在顫着，心頭是在萬分擾亂着。你知不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忽然地離開我們？她不相信那什麼部長命令的話，以為多半是什麼不大正經的愛情關係把他從家庭中拖走了。在那齷齪的巴黎是有着怎樣多的危機，怎樣使人墮落的場所！

賽沙利是不能對她守一點兒祕密的，他承認在榮的生活中是有着一個女人，但卻是一個極好的人兒，決不會使他疏遠他底親人們的；他並談及她底忠誠，她那熱情的信，談到她英雄樣地決心去作工時特別提高嗓音，但這事那鄉下婦人視為十分平常。「因為一個人是要得作工

吃飯的。」

「她不是那種女人哩。」賽沙利說。

「那麼難道說榮是在同一個廢物 (good-for-nothing) 住在一塊兒麼？你到他們家去過嗎？」

「我向你發誓，狄洪訥自從她認識他以後世界上怕沒有比她再純潔再貞淑的女人了。愛使她復歸了正途。」

但他底話太長；狄洪訥不懂。在她心中那女人是一個她叫做壞女人的下流東西，想到她底榮是這樣一個女人底犧牲品時使她發怒。要是那領事官得到點兒風聲怎麼好呵！

賽沙利極力安慰她，因他那嘻皮笑臉的面孔上所有的皺紋向她證明說，在那孩子的年紀，一個人是離不開女人的。

「Pardi！那就讓他結婚好了。」她懇摯地說。

「可是他們並不在一塊兒了；事情全無關係——」

「聽我說，賽沙利，」她嚴肅地摻着說，「你知道我們那句古語的：『壞事比做那壞事的人壽命要長些。』如果你說的都是實話，如果榮是把那女人從泥坑裏拉出來了，他自己就許因此濺了一身污泥。也許他已經使她變得較善良貞潔，但誰敢說她原有的那種壞處不已經把我們底孩子正好染壞了？」

他們正向那洋臺走回轉去。靜謐而清明的夜主宰着整個寂靜的山麓，除了明亮的月光，湧流的河水，和銀池樣的水塘而外，毫無半點聲息。各處都是深沉的靜寂，都有邈遠的意味，都是安詳無夢的睡息。忽然北開的火車順朗河岸疾馳地隆隆開過了。

「呵！那個巴黎！」狄洪訥高呼着，向那各省人所忿恨的敵人揮着拳頭，「那個巴黎——！試想我們給與牠的是什麼，而牠送還我們的是什麼！」

七

一個昏暗的下午，約四點鐘時候，天冷而多霧，即令是在那寬闊的坎埔街上也是如此，雖然

那兒車馬帶着沉悶的喧囂聲迅速地來往着。在那開着門的小花園的一端，榮幾乎看不清楚那座舒適橫淡，茅廬似的房子。門口那高在半空中的金字：「家庭旅舍，房間傢具現成。」那門欄石邊停着一輛轎式馬車。

推開門，榮即刻看見他所尋訪的那女人了，她坐在窗口明亮處，翻查着一本大帳簿，對面另坐着一個女人，很高，裝束時髦，手中拿着一方手帕，和一個小提袋兒。

「什麼事，先生？」芳黎一瞧出是他，遂驚愕地跳起，在經過她那伴侶面前時低聲說，「這就是那小人兒。」那一個把葛沁從頭到腳打量了一下，帶着那由經驗得來的動人諳練的冷然神情，並毫不客氣地高聲說：「擁抱起來，孩子們——我不看你們的。」於是她坐芳黎那地方開始核對帳目。

他們相互握着手說些無意思的套語「您好吧？」——「很好，謝您。」——「你是昨夜動身的吧？」但那種顫着的聲音把這些話的真意道出了。他們一起坐在沙發上的時候，芳黎已經恢復了她底意識了，很輕聲地問他說：「你不認識我那僱主了嗎？你從前見過她的，在德蘇勒特

家的跳舞會裏，裝作一個西班牙新娘。那新娘底漂亮味兒消磨了些吧，是麼？」

「原來她就是——？」

「羅莎流桑荷斯，德普特底情婦。」

這位羅莎流——羅莎是她底小名，每個夜酒館裏鏡子上都寫有這名字，還常有些猥褻話

註在下面——她從前是一個希坡祝穆地方的「馬車太太」，因為她那兇悍與淫蕩，會吹牛，馬

車趕得好，在娛樂場中非常有名，俱樂部的人們更多追逐着她，她驅使他們就像驅使她底馬一

樣。

她是從阿蘭地方來的一個西班牙人，從前不止漂亮，並且美麗，而她那人工修飾豬肝色染

成的黑眼鏡與像是被一個Lyp-Hen聯結起的眉毛，仍然有着很大的魔力；但即令是在那昏暗

的光線中，她那五十歲的年紀仍然被那乾枯粗糙，皮色像她故鄉的檸檬一樣粗黃的臉表現出

來。她是芳黎萊古蘭好多年的密友，曾在風流場中作她底伴娘，那位愛人僅聽到她底名字就吃

驚了。

芳黎懂得他那勝子顫着的原因，她向他請求諒解。她能够請什麼人給他找事做呢？那時她心裏又非常煩亂。而且，羅莎現在是過正經生活；她現在有錢，非常有錢，或住在她威里爾街的宅子裏，或住在她那昂漢地方的別墅裏，邀幾個老朋友玩玩，但只有一個愛人，原來的那個，她的音樂家。

「德普特嗎？」榮說：「我記得他已經結婚了。」

「是的，結婚而且生孩子了；他底老婆好像真還漂亮，但那是擋不住他舊情復燃的；要是你能看一看她怎樣同他說話，怎樣待他，他常常很厲害地挨打，告訴你！」

她緊緊握他的手當作愛的責罰。這時那位婦人撇開她底帳簿，在同她底袋子說話，那袋子底提帶端在跳動着。

「不要動，好不！」於是又用命令的口吻向那管家的說：「快拿一塊糖來給西圖吃。」

芳黎起來取了塊糖給那打開着的袋子，並說了一堆獻媚兒戲的話。「你看看這可愛的小玩意兒！」她向她底愛人說，指着一個毛絨圍着的肥圓的蜥蜴之類的東西，一個難看有鱗的獸

頰，頂上有毛，豁齒，戴着帽的頭生在一團寒顫粘濕的肉上面；這東西是人家從阿歌利亞送給羅莎的，在這巴黎的冬日她加意照顧使牠不受寒保護着牠。她愛任何男人也無過於牠；榮從芳黎那樣阿諛愛牠就立刻看出了那可怕的動物在那房中是佔有怎樣的地位。

那婦人合住帳簿預備要走。『兩星期來生意到不錯。可要小心着燈火呀。』

她用一種女主人的目光把客廳看了一週，這客廳是很清潔而有秩序，傢具都用毛絨布覆蓋着，她從桌上花盆吹去點點兒灰，指出一個窗幃掛得不嚴，後來狡猾地斜睨着那年青的人們說：『可不許瞎鬧，孩子們；這房是不許攪瀆的。』於是上了那門口候着的車，到樹林裏舉行馳騁去了。

『你看這可惱不可惱？』芳黎說。『她們監察着我，她或她母親，一禮拜兩次。她母親更壞，更難看。你看，我呆在這種草棚裏受罪，愛你也算可以了。——好，你現在終於在我面前了，我又重行佔有了你！我先很害怕哩。』她兩手抱他許久，唇貼着唇，用那顫着的吻向自己證明他仍然全是屬於她的。但那大廳中常有人來往着，他們得留心。掌燈以後，她仍坐在原處，手裏拿一片針織活

計他坐得很接近她，像是來拜訪她的。

「我變了不是，你看這不大像我做的事，不是嗎？」

她微笑着指着她底針，她用牠像小女孩一樣不靈活。她一向是討厭做針工的；看本書，彈彈鋼琴，抽抽煙捲兒，或是兩袖捲得高高地做兩樣精緻的菜餚——此外她沒做過任何事體。但在這兒她能幹什麼呢？因為整天要呆在公事房裏，想到客廳彈一彈鋼琴是做不到的。看小說，她知道許多比牠們內容更有趣的故事。紙煙被禁止不能吸，於是她纔拿起了那塊花邊作替代品，牠可以使她底手不閑，又可以使她隨便想事情，現在她懂得女人們做這種瑣碎工作的滋味了，而這種工作是她從前所輕蔑的。

當她因為不熟練而很留神地把織針一下一下織着的時候，她審視着她，衣飾儉樸，頸子細而直，頭髮平滑地梳在她那溫柔典雅的頭上，活潑健壯，並有着那樣一種端莊貞靜的神氣，毫沒有那種時髦娼妓裹在華麗的裝飾裏，高踞在四輪馬車上馳往繁鬧的巴黎廣場去時那種妖冶樣子；而她更不羨慕那種她本也可以參加進去的，炫耀得意的聲色娛樂，爲了他她對那些已經

討厭了。如果他應許常常去看她，她是甘願接受那種奴隸生活的，並可以從中發現樂趣。

所有的房客們都崇拜她。女人們因為是沒有賞識力的外國人，在買些衣料時總要同她商議；她在早晨教那些祕魯維亞孩子中最大的唱歌，又指導那些待她十分恭敬的先生們讀什麼書，看什麼戲——在這些人中那二樓上的荷蘭人特別恭維她。「他端坐在你坐的這地方聚精會神地注視我，直到我向他說，『貴伯，你使我不痛快，』纔罷。我這小珊瑚胸針就是他送我的。大概值到一百個蘇；你看爲免得多說話，我就受了他的。」

一個僕人走了進來，把端着盤子的廢在桌邊上，把花盆向裏推了一點。「我老是一個人在這兒吃飯，在大家吃飯一點鐘之前。」她從那很長樣子很多的菜單揀選了兩樣菜。老闆對這位經理卻定了只給她兩菜一湯。「她確是個吝嗇的東西，那羅莎流！不過，我寧願在這兒吃；我不需要有人同我談，我只讀你底信，牠們就是我底好伴兒。」

她又忍住話不說去拿桌布和餐巾；時時有人叫她：有什麼可要分派，有個小櫥要打開，有人要什麼東西得拿給他。榮覺得再呆久一點怕要耽擱她的事；而她底飯也正開上來，菜可憐極了。

一小碗湯，有一部份在桌上蒸發着，這使他們起了同樣的感想，對於他們從前那些 *table-d'hôte*（密談）的追念！

「禮拜日再見，禮拜日再見。」在送他的時候她輕聲說。因為有許多僕人與房客在樓梯上上下下，他們不能接吻，她持着他底手按在她胸前許久，像要把那撫摩按進心裏去似地。

他想她想了一整晚，一整夜，深痛她那樣可羞地服侍那娼婦和她底肥蜥蜴；其次那荷蘭人也使他煩惱，覺得到禮拜日很難等待。那使他們底私情毫無驚擾地過渡到終結的半分離狀態，事實上放她不過是一種（修樹剪）修樹樣的損失，牠是給那無力的樹以新生命的。他們差不多每天相互寫信，寫那些愛人們焦急於會見時那種愛情短簡；不然就在離部後她正做針織的時刻到她辦事處去作快愉的密談。

她曾在那旅舍中說過他是「我底一個親戚。」在那種含糊的遮掩下，他可以時常去到那客廳去玩一個晚上，這地方像離巴黎幾萬里似地。他認識了那祕魯維亞家庭以及那家中年輕的太太們，她們穿着豔麗的衣服，像些架上的美洲鸚鵡一樣，在客廳中排列在大眾面前；他聽着

敏那佛姑小姐彈絃琴，像一個蛇麻花蒂把兒似地，頭上束許多花；看着她那沉默的病弟弟，熱情地點着頭，手指起伏着，像在吹一個意象中的簫，以應和那琴聲的節拍，他是僅只能這樣子玩玩的。他同芳黎底那荷蘭人玩着靜默紙牌戲，這荷蘭人是一個禿頂的蠢胖子，很慳吝的神氣，會航行地球上所有的海，而且，如有人問他點關於他曾在那兒呆過許久的澳洲的事情，他總是輪着眼睛回答說：『你猜邁爾奔的紅薯賣多少錢一斤？』因為他除了這件小事而外，再不記得旁的，就是山芋的價錢比在他到過的任何國家都高。

在這種時候，芳黎便是個中心，她唱着，顯出一個社交場中很有訓練的巴黎人；她那從社交場中習染得來或從研究得來的種種表現的痕跡，那些外來人不是看不懂，就是以爲再好沒有了。她與那些藝術界文學界有名的人那樣熟習，使他們驚愕住了，她告訴那崇拜德瑞底作品的俄國太太關於那小說家的種種趣事，他怎樣寫東西，他一夜中喝了多少杯的咖啡，以及因爲出版他底 *Cenderinette* 而發了財的那些發行家所付給他的確實錢數，而那些數目又是怎樣可笑。他那愛人的眉飛色舞，使葛沁傲驕得忘卻嫉妒了，如果有人對於她底話有什麼懷

疑，他定要爲她確證是真實的。

當他驚賞地凝視着她在罩子燈閃映着的那靜謐客廳中給大家斟茶，幫助那年青太太們些什麼，或像長姊樣指導她們的時候，有一種奇特的誘惑力，使他想到另一情景中的她，想着她第二天禮拜日的清晨定要到他住處去，溼淋淋的，顫着，並不到那熊熊歡迎着她底火爐前烘一烘，就急忙脫下衣服爬到那大牀上他底身邊。接着是那樣的擁抱，那樣的偎撫，把一禮拜的遏抑儘量發洩出來，那種彼此間的克制使他們愛的熱情更加有活力。

時間是迷迷糊糊地過去，他們要一直睡到夜裏。沒有什麼可以引致他們到任何地方去；不赴什麼宴會，也不訪謁什麼人，連赫特瑪夫婦也不去看一看，這夫婦爲要省錢已決心搬到鄉下去住了。他們把零食點心預備妥當在牀面前，不注意地靜聽着那街上震鬧着的巴黎禮拜日的喧囂聲，火車頭的汽笛聲，載重大車的隆隆聲；他們底心急驟地跳着，忘卻了生命，忘卻了時間的逝去，那洋臺白鐵篷上大點落着的雨替他們這種心境打着節拍，直到黃昏時候。

於是，街對過燃着了的煤氣燈就要射一縷黯光在窗幔上，他們就得起身着衣，因爲芳黎七

點鐘前定得回去的。在那半明不暗的臥室中，當她穿上她那走過遠路仍在萎殆着的靴子，她那襯衫，她那窮人們的黑衣樣的經理人服裝時，她一切的倦怠，一切的傷心又恢復了，甚至比平常更沉重，更酷烈些。

她底煩苦被她周圍自己所愛的物事加重着，如那些傢具，那快樂之往日的小更衣室等。最後她終於要強忍着走開：「讓我們走好了！」這樣他們可以在一塊兒呆得更久一點。榮是要伴送她的；於是他們手挽手慢慢走上坎埔街的林蔭路，那兒有雙行的路燈照映着，「凱旋門」黑魘魘地矗立在遠處，疎星三五閃耀於一線天際，好像是一幅 diorama（透光畫）的背景。在波魯里路的轉角，距那寄宿舍很近了，她就揭開面紗與他作最後一吻，把他撇在那兒，他迷惘着，厭恨着他底居室，儘量延挨着不回去，詛咒着貧窮，並且差不多要忿起 Castlet 的家人們來，因為他現在正是為他們而犧牲。

他們忍着苦過了兩三個月這樣的生活，但他終於變成忍無可忍了，因為僕役們常私談諷刺他們，榮不能不去得稀點，而芳黎對於桑荷斯家母女的貪婪，也覺得更難忍受。她私自計劃想

把他們那小家庭再復興起來，並且覺得她底愛人也定不能再忍下去，但她總想讓他先開口。一個四月的禮拜日，芳黎比平常打扮得很漂亮地來了，戴着圓帽，穿着春衣，很樸素——因為他們窮——但非常適合她那優雅的風度。

「快點起來；我們要到郊外去吃飯去。」

「到郊外去？」

「是的，在昂漢，蘿莎家。她請我們同去。」

他起始說不去，但她堅持要去。蘿莎是永不寬恕人家拒絕她底招請的。「爲了我，你可以勉強去。我爲你似乎已忍受很多了。」

地方是在昂漢湖濱，前邊一塊寬大的草地直伸展到一個小小埠口，那兒有幾只小舢板船與 gondola 船在搖動着牽繫牠們的繚繩；一個大涼亭，裝飾陳設得異常華美；天花板與玻璃鑲板上照映着波光水色和一個公園的高檣籬，這公園已經鋪上了嫩綠，丁香花已經在開着了。這整飭的產業，這片草都看不見的修徑，使蘿莎流與老皮拉太太雙重的管理表現了光榮。

他們到時房內一班人已經在吃飯，一個錯誤的指示使他們在湖邊繞錯了路，在高的花園牆中間穿了許多蹊徑僻巷。女主人對於他們那種冷淡的接待和把他介紹給那些老女妖怪時的奇怪表情，使榮不自然到了極點；羅莎因為他們使她久等，生了氣。三個「美人胎子」，（原文為 Three "elegantes," elegantes 一字實找不出貼切字樣翻譯牠。「美人胎子」是譯者故鄉的俗語。）那有名的老淫婦們這樣互相標榜，她們是光榮的第二王朝（Second Empire）時數一數二的老娼妓，名字都像一個大詩人或一個勝利的大將一樣著名——維菱柯柏，桑布魯梭，卡拉德伏敖。

不用說，他們是 elegant 穿着最時髦的裝束，從項圈到靴子都漂亮動人地裝飾着；但她們是那樣的乾癟，那樣用顏色染塗着，那樣用脂粉糖抹着，桑布魯梭，瞎子的眼連睫毛也沒有，唇上的神經也死去了，摸索着她底杯盤刀叉，拉德伏敖，異常胖而腫脹，腳下靠一個熱水壺，把她那帶着放光戒指的彎曲瘋痛的可憐手指展覽在桌布上，那些戒指同羅馬怪謎中的戒指一樣，帶上時和去下時一樣為難。柯柏，很瘦弱，她那少年人樣的身材，使她那黃粗麻般的毛髮下病小丑般無

肉的臉更加鬼氣森森。她因爲完全破產，財產被沒收了，曾跑到孟特卡洛地方去試演最後的詭謀，但回來時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並瘋狂地愛着一個全不睬她的漂亮的 Croupier（賭場中收發賭注者）；羅莎把她收留了進來，供養着她，並爲此覺得很光榮。

所有這些女人都認識芳黎，用鼓勵的話歡迎她說：「事情順適嗎，小把戲？」（Little one）也很難找出神味相當的字樣來譯，「小把戲」一詞是譯者在南京聽見的，大人對小孩的嫵稱。）這是事實，她雖只穿着三個佛郎一碼的衣料，除了貴伯送她的紅胸針，而外別無飾物，但在那晦黯地華飾着的老娼妓隊中，她似乎是一枝生力軍；她們在那穿過客廳摺屏，照映進來與春日香氣混合起的湖光天色中，被包裹着她們的華麗衣飾，弄得比平常更加形如鬼怪了。

還有那位老皮拉媽媽，她用她那法蘭西——西班牙混合俗語把自己稱作“chingé”，簡直就像隻猴子，乾癟的皮膚，使人看着生氣，她那猙獰的表情，透露出野蠻的壞心眼兒，灰色頭髮，同一個男孩子底一樣，剪得很短，圍繞耳際，黑綢衣上有一個寬的藍色水手式翻領。

「這是麥歐比西圖，」羅莎把所有的客人介紹過以後這樣說，把葛沁底注意力帶到檯布

上一團粉紅色的毛絨上，那個蜥蜴伏在上頭，顫着。

「喂，我進來呆在哪兒？你也不給我給大家介紹一下嗎？」一個高個兒男人強作歡笑地問，他有着灰黑色的上髭，穿得很齊整，但他那光亮的背心與高衣領或者有點太死板了。

「真的，真的！把搭搭佛安置在什麼地方呢？」那些女人們大笑起來。那女主人漫不經意地說出了他的名字。

搭搭佛就是德普特，成了名的音樂家，備受稱讚的，Claudia 與 Savonarole 的作者；榮他僅只在德蘇勒特家忽忽看過他一眼，很驚詫地察覺那大藝術家是那樣缺少文雅，那樣頑固板滯，木死的臉，那樣無神的眼睛，被一種瘋狂不可救治的戀情粘纏着，這戀情使他被那老娼婦繫繫了許多年，使他離開了妻兒到這宅裏來常川作客，這地方把他豐富的財產與舞臺演奏的收入吞蝕了一部分，而他在這兒卻被看待連一個僕人也不如。當他要談一個故事的時候，你怕不會想到蘿莎那種不耐煩的表情，和那種飭令他噤聲的輕蔑神氣；皮拉哩，總老是用一種判決的語調來完成她女兒底譴責說——

「你離開我們好了，孩子。」

吃飯時榮與老皮拉底坐位相鄰。她那麼咀食物時像獸類一樣發着聲音的。乾癟的老唇，她那時對於他所吃的肴菜之搜求的檢察，於那青年人簡直是一種痛苦，因為他已經被羅莎那種恩主般的語調那種戲謔芳黎的態度十分激怒了；羅莎戲謔芳黎的是關於寄宿舍裏，有些晚間奏演音樂，以及那些可憐的僂外國人竟以為芳黎是一個本屬於上流社會而走了壞運的婦人的種種事情。那位從前的「馬車太太」不健康地胖得腫脹着，每隻耳朵上帶着一枚價值一萬佛郎的寶石，她好像很嫉妒她底朋友因為有一個年青漂亮的愛人而恢復了青春與美麗；芳黎卻一點也不動氣，她反而招呼應酬着座客，談着寄宿舍房客們的笑話，那祕魯維亞人怎樣輪着他底白眼向她承認他極願能認識一個偉大的 *concoite*，那像海狗一樣喘着氣的荷蘭人是怎樣靜默虔誠，又怎樣在她椅後喘着說：「猜，巴達維亞的紅薯賣多少錢一斤？」

葛沁哩，他可不笑；皮拉也不，她正聚精會神地看守她女兒底銀器皿，或者，如果她在面前碟子上或鄰座衣袖上尋捉了一個蠅子，她就突兀地傾身把牠送給那個使人厭惡的小野獸，並喃

喃說着柔和的話語，『吃了牠，mi alma, mi corazón,』那小野獸已經在桌布上拉了一截乾皺不成樣子的屎，就像拉德伏敖底指頭一樣。

有時，所有的蠅子都飛去了，她就要在邊桌或玻璃門上尋一個，離座得意地把牠捉住。這種玩意兒再一再三地幹下去，她女兒就生氣來，女兒這早晨當然是很煩燥的。

『不要時時離開座位，這是很討厭的。』

那母親用同樣的聲音，語調比罵街的音階低兩級，答說，

『你們人吃東西爲什麼不願讓牠也吃點兒呀？』

『你率性別坐席上好了，不然就安靜些；你真叫人不舒服。』

那老女人又反駁過來，於是她們開始互相咒罵，就如她們虔敬的西班牙人一樣，把天堂地

獄與惡言穢語混合起來。

『Hija del demonio!』

『Guerns de Satanas!』

「Putu」

「Mi Madre」

榮驚惶地看着她們，其他的客人，因為看慣了她們這類家庭的小故事，依舊悠然地吃着。德普特個人出那生人意外地插進話來——

「喂，喂，請你們不要鬧。」

但蘿莎又兇惡地向他吵起來：「誰要你插什麼嘴？氣派倒不錯，真是！難道我沒有說話的自由嗎？儘管找你的婆娘去好了，看我過得過不得！你那油煎鱸魚眼睛同殘留在頭上的幾根毛我已經看够了。去，把牠們送給你那老蠻婆去好了；這正是時候！」

德普特微笑，面色微現蒼白。

「不知怎的我卻離不開這個傢伙！」他在嘴裏咕噥說。

「這傢伙同那傢伙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她咆哮着說，全身幾乎都攤到桌子上。「你要知道，門是開着的；滾你的——蛋好了！」

「別鬧，別鬧，羅莎，」那可憐呆滯的眼睛現着祈求的神氣。皮拉媽媽此刻又開始在吃，她用那麼一種滑稽的淡漠說，「離開我們好了，孩子！」使全席都哄然大笑起來，連羅莎和德普特也都跟着笑了，德普特吻他那仍然怒罵着的情婦一下，爲要得到更圓滿的原宥，他捉了一個蠅子，搭着兩翅輕妙地敬獻給比西圖。

德普特，著名的樂曲家，法蘭西學府出色的人物，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不知是用什麼魔術，那下流到言語不能形容的，在罪惡中生長到老的女人竟能把持操縱着他那東西，有着那樣一個母親，使她變得加倍地討厭，她那母親就好像一個銀球中映照着的，二十年以後的她自己。

咖啡茶佈置在湖濱一個小假山洞裏，洞裏用精緻的綢緞裝飾着，反映着變幻的波光水色，這是十八世紀的小說家們所發明的，最美妙的接吻地方；天花板上鑲着一面鏡子，照着那些老娼婦四肢岔開，軟癱癱瘓地躺在那寬闊的牀榻上，羅莎雙頰在脂粉裏發着燒，身體伸展出來緊貼着她底音樂家。

「呵，我底塔塔佛，我底親親塔塔佛喲！」

但這種慾情的熱力與那 *Chartreuse* 酒的熱力一同蒸發去了；那些女人中之一個提議到湖裏划船，她就派德普特去預備船去。

「你懂得麼，要預備那小划子，不要那諾威船。」

「這樣吧，我告訴狄西里去。」

「狄西里在吃早飯。」

「那划子裏邊滿是水；我們得先把水刮出來，這怕半天也弄不好。」

「榮可以同你一道去，德普特。」芳黎說，她看見第二次吵鬧又很緊迫了。

他們面對面坐在一塊船板上，腿岔開，很吃力把水往外刮；彼此也不互視，也不交談，好像被那兩個刮水器潑出的水聲催眠了似地。一顆大梓樹的樹蔭芬芳涼爽地擁罩着他們，這樹蔭在那鮮明光耀的湖面上清楚地現着陰影。

「你同芳黎一塊住得很久了麼？」那音樂家忽然停了他底工作間。

「兩年了，」葛沁答，頗有點詫異。

僅僅兩年麼！要是那樣，你今天所見的種種或者於你很有用。我同羅沙一塊過已經二十年了——二十年以前，我剛從義大利盡了三年 *prix de Rome*（研究羅馬）的職務歸來，一天晚上我跑到希坡祝穆，看見她在她那小馬車裏，正驅車圍着那跑馬場迎面跑來，鞭繮在空中揮着，帶着嵌有八枝槍頭的盔，鑲着金鱗的袍子緊裹在身上直至膝下。唉！假使當時有人告訴我

重行操作着他那刮水器，他敘述出怎樣他底家人們起始不過笑諷他那種私情關係，後來事情嚴重起來。他底父母乞助於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懇求，怎樣的犧牲，以便打破他們那種關係。有兩三次那女人曾被賄買離開了他，但他總是又與她連合在一起了。『讓我們去旅行去』他母親會這樣說。他旅行了，歸來了，依然又同她打一塊兒。後來他允許家人給他結婚，一個漂亮的姑娘，一付富麗的裝奩，並資助他入研究院作為結婚禮品。但三個月以後，他又撇開了新歡去重溫舊愛去了。『呵！青年人！青年人！』

他用一種冷然的聲調敘述着他一生的歷史，臉上沒有一根筋脈稍動一動，嚴肅得就像把

他底頭夾持得筆直的那嚴密的硬領一樣。載着男女學生的船由他們那兒經過，震蕩着青春高興的歌聲笑語；這些無所顧慮的人們之中，有多少都是應該停下來分享這種教益的呵！

同時在那涼亭上，好像那羣人就是爲要造成一種分離似地，那些老「美人胎子」正在向芳黎說教常識。她那小把戲看着倒很好看，可是沒有一個大那好看於她有什麼益處？

『到我不愛他的時候再說罷！』

蘿莎聳一聳肩說道：『隨她去好了；她又失去她這荷蘭人，像我看見她失去了一切的好機會一樣。在她與伏拉芒中間的那場故事以後，她也曾極力想腳踏實地，但此刻她比從前更狂迷了。』

『唉！vellacca！皮拉媽媽悻悻然說。』

那小丑臉的英國式的女人也用一種討厭的語調驕雜進來，這語調是她自許多年的時髦追逐中得來的——

『愛戀愛本是很好的，小把戲——戀愛也就是一種好玩意兒——但你也應當愛錢哪。就

我自己說罷，如果我當時仍然很有錢，你以為我那 *croupier* 還會說我醜麼？她癡狂地上下跳着，把聲音提高到最尖銳的音度：「呵！那真可怕。我曾在社會上那樣聲名赫赫，到處都像一座紀念碑或一所公園一樣為人所熟知，著名得只要你說一聲「維菱柯伯」就是一個倒霉的馬車夫也會立刻就知道把你往哪兒拉！我會把許多王子當過腳墊，在我吐睡的時候許多國王都說是香的！可是，那隻癡狗竟會因我老醜而不睬我；我那時卻又連買他一夜的錢也沒有。」

想到人家或以為她是應當被稱作老醜的，她奮興地突然把衣服解開來。

「面龐，不錯，我把牠犧牲了；但這胸，這肩——牠們不仍然很白麼？不仍然很堅實麼？」

她毫不羞恥地把她那妖冶女人的肌肉呈露着，這肌肉在三十年前的洪爐鍛鍊以後卻還保持着一種不可思議的青春，她底臉低假在這肌肉上，從頸部線以上是枯癯而死寂。

「船備好了，奶奶們！德普特叫；那英國式女人一面把衣服繫起掩蓋住她那仍舊保持着青春的胸與肩，一面用一種滑稽的惘然輕聲說——

「我是不能半裸着身子往公共場所去的，不是麼？」

那兒有許多精緻的白色別墅矗立於新黃嫩綠中。湖濱四圍鑲着洋臺與草地，湖水映着陽光像魚鱗般閃耀着，在美妙的景色裏，那些追逐愛神的老妖女們載在船裏是多麼煞風景呵！——瞎眼桑布魯梭同那老丑角和癱瘓的德伏敖，她們的脂粉散香留在船行過處的波浪中！

榮伏身操動着船槳，羞懼着有人看見他並叫他在那象徵惡兆的小船上作什麼可恥的事。幸而芳黎萊古蘭在面對着他，使他底心目都覺得爽怡起來，她坐在船尾上，靠近德普特掌着的船舵——芳黎，她底笑靨於他永沒有像那樣表現着青春與活潑過，這不用說，是因爲在那種對比相形之下的原故。

『小把戲，唱點什麼我們聽，』拉德伏敖說，那春光把她弄得心頭軟軟地了。芳黎開始用她那深刻而富有表現力的音調唱起 *Clau-bia* 曲中的船歌來，同時，那音樂家，因爲被這使他追想到第一次偉大成功的提示者所感動，他閉嘴低吟着舞臺伴奏曲，低吟着那些顫動的音節，這些音節在那和樂中就像是水上跳動的波光一樣。在這樣的時刻，在這樣可愛的地方，這真美妙極了。附近一個洋臺上有人大呼道「好呀！」那鄉下人，同他底槳打着拍子，感覺着一種要抓住

他愛人唇上那聖潔音樂的肌渴，一種要接吻那音樂之源泉並永遠仰首在陽光中痛飲牠的誘惑。

突然蘿莎用一種粗野的話語阻止了那歌唱，那兩個聲調的聯合使她激怒了：「我說，等你們那親熱肉麻樣兒表演罷了再唱什麼給我們聽罷。你們以爲這種送葬似的調子我們喜歡嗎？我們已經聽够了！現在時候已經不早，芳黎要得回她那小窩兒去。」

她憤然地指着相距離最近的一個埠頭。

「駛向那兒去，」她向她的愛人說：「他們可以離車站較近點。」

這樣子驅逐客人是萬分無禮貌的；但那位從前的馬車太太的勁兒，是她底好友們所熟知的，沒有一個人敢提出異議。那一對兒被送到岸上了，主人向那年青年人說了幾句冷淡的客氣話，又厲聲地命令芳黎些事情；那船又載着叫噓與劇烈的吵鬧蕩將開去，這些鬧聲又被由水上迴聲送進那雙愛人耳中的，一種侮辱他們的狂笑所截斷。

「你聽，你聽，」芳黎說，面色氣得蒼白着：「她是在拿我們開玩笑！」

這最後一次侮慢使她底一切羞辱，一切會加於她的刻毒的凌侮都復現到腦中，在他們轉回車站去的時候她一一數說着，甚至有些一向祕密着的事情也都說了出來。蘿莎底整個主意就是要使她離開他，幫助她設法背棄他。「她老是向我說叫我同荷蘭人一塊過起來！剛纔她們又都向我說這事我太愛你了，不是麼？她底惡計不售使她很不舒服，因為她有的是一切惡計，最卑鄙的，最兇狠的。」

看見他面色十分蒼白，嘴唇抖顫着就像他翻看那堆信的那天晚上一樣，她於是截住了自己底話。

「呵！不要害怕，」她說：「你底愛情已經把我一切的正惡可怕處都良善化了。現在她同她那壞德的蜥蜴於我是一樣的討厭。」

「我不願叫你還在那兒呆下去，」那愛人說，被不健康的嫉妒煩擾着。「在你所賺的麵包中齷齪太多了；你必須同我回家去；我們將要盡力刻苦地生活下去。」

她就希望着這麼句話，許久就努力着想使他這句話早宣布出來。但她不即刻同意，她說僅

指望部裏的三百佛郎來維持家務是很難的，恐怕他們或者又將不得不重行分離。「我先前離開我們那小憐的房子時是多麼痛苦喲！」

路旁的荊球花樹下每隔不遠都置有長棧，電線上站着許多麻雀；爲要更從容地談話，他們坐下了，彼此都十分感動，手攙着手。

「三百佛郎一月，」榮說：「赫特瑪兩口兒只有二百五十佛郎怎麼過了呢？」

「他們是整年都住在卡威萊鄉下呀。」

「那末，讓我們照他們一樣做好了；我並不定要住在巴黎。」

「真的麼？你真打算這樣麼？呵，我底親親，我的親親喲！」

人們在路上來往着，有一陣跳跑着的驢子，駝着一家結婚宴會後的糞草。他們不便擁抱，只坐着不動，彼此緊挨着，夢想着一種鄉間夏夜中復活的歡樂，甜蜜得就像那青綠田野的香味兒一樣，靜謐而溫暖，被遠處的馬槍聲和城廂外宴會中的管樂聲烘托得更充滿活力。

他們在卡威萊住下了，在上下村之間那個叫做「加德大道」的古森林路旁一所舊獵屋裏，這獵屋正當森林的入口處；三間房還不及巴黎那處房子的房間大，陳設如舊，那籐墊靠椅，那有彩畫的衣櫥；裝飾他們臥室裏那可厭的糊壁綠紙的只有芳黎底畫像了，因為那幅 *Castelot* 了，因為那叔公與姪媳間的通訊已經斷絕。

「這纔是一位好朋友哩！」一想起勒菲拿會那樣立意破壞他們她便這樣說。只有那倆小姑娘在給她們底哥哥寫信，因為狄洪訥不再寫了。或者她還有點生她姪兒的氣，不然就是她猜想那壞女人又回來了，怕要私拆並批評她那鄉下人字跡粗劣可憐的，母親般的信。

有些時候，當他們被那再度鄰居的赫特瑪們底歌聲，或是從一個大公園的樹蔭中可以看到，在大路那一邊時時來往經過的火車的汽笛聲所驚醒時，他們幾乎以為他們還是住在阿穆斯德丹路。但他們並看不見那龐大西車站的昏暗玻璃牆，那沒有窗幃，窗上映着辦事員們伏

案上做工的黑影的窗子了，並聽不見那斜頗街道中種種的嘈雜與喧鬧了；他們在欣賞着他們那菜園外沈靜的綠野，這綠野被其他的許多花園與矮林中的別墅圍繞着，一直傾斜到山脚下。在早晨出發去巴黎以前，榮在他們那小餐室裏用早點，窗子就對着那寬闊的，一撮一撮生着青草，兩旁栽着發臭的白荆棘的新闢大路。從這路到車站要費他十分鐘，沿途經過樹木瑟瑟鳴禽唧唧的公園；當他回轉來的時候，這些聲音都已漸漸沉寂，叢林中的陰影已爬出到大路上的苔蘚上，被落日的光輝映成紫色，同時，林角每處杜鵑的嗚呼聲與長春藤裏夜鶯的哀顫聲混合着。

但在他們安靜住定了，在他對於環境四週那陌生的寂寥之詫異也平靜了以後，這愛人又重新墮進了那種苦惱中，這苦惱是由於一種早已過去而卻深藏在心頭的嫉妒而發。他情人與羅莎的破裂以後及她離開那寄宿舍的事情，使他得到一種關於那兩個女人的可驚的說明，充滿着曖昧的暗示，復活了他底疑念與最不安的煩惱；當他外出的時候，他從火車上看着他們那低矮的小屋子，只是一層平房，上端有一個古式的圓窗，他底目光好像要穿透那牆壁似的。這時

他就要向自己說，「誰知道呀？」這念頭甚至當他在部裏辦公時也苦惱着他。

當他晚間歸來的時候，他叫她把她白天所做的一切都告訴他；她底最瑣屑的行動，牠底思想，多半都是很無味的；她常用這樣一句話恐嚇她，「你想什麼呀？告訴我，快點。」老是怕她追念着她那可怕的過去中的什麼事或者什麼人，但每次都是被她那毫不爲所動的坦白所屈服。

在從前他們只有星期日見面並互相渴望着的時候，他是不浪費時間用這瑣屑侮弄的探詢來檢察她底內心的。但現在他們又住在一起了，兩人的生活是合攏在一起的，他們卻又卽令在彼此抱撫中，在最祕密的私語中有相互苦惱着，被那無從抑制的潛在的激怒，與痛苦的敏感所興奮着。

後來，他們那種別勁兒也就鬆了下來；這或者是因爲在大自然溫暖的懷抱裏感覺上得到滿足，或者更簡單地就僅僅因爲接近了赫特瑪夫婦，在所有那些卜居在巴黎四郊的家庭中，怕沒有一個能像他們這個一樣享受那逍遙自在的鄉村生活——那種裹在破衣裏，戴着樹皮帽兒，馬丹不着長衣，麥歇穿着蘇布鞋子，來往跑着做事事情的怡悅；那種飯後把掉上的殼屑拿去喂

鴨，替家兔梳理皮毛的愉快；那種耕田耙地，種種，灌溉的歡樂。

呵，那種灌溉！

這赫特瑪夫婦倆，在那丈夫從衙門回來，把公服換上一身 Robinson Crusoe 式的小馬甲以後，他們即刻就開始灌溉起來；飯後，他們又繼續地幹，直到夜色深濃，在那濕地發着土香的黑暗的小園圃裏，可以聽見汲水器的軋軋聲，大水桶的碰撞聲，花畦中蕩漾着的牛樣的喘吁聲，間或有一個像是那勞作人們眉上的汗水滴在他們水桶裏的叮咚聲，更時時有一種愉快的歡呼：

「我在豌豆地裏澆了三十二桶了！」

「我已在鳳仙花畦裏澆了十四桶了！」

他們是這樣一種人，快樂了就不滿足，還要貪饞地吞嚥他們底快樂，並用一種要使你口裏流涎的樣子品味着；尤其是那男的，他用那樣一種調子描寫着他們那小家庭，在冬季的快樂。

「現在沒有什麼了，等十二月一來，你看罷！你滿身泥水回到家來。巴黎的一切可惱可厭處

都在你背上揹着；你得着一爐煖和的火，一盞明亮的燈，羹湯在棹上發着蒸氣，棹下放着一雙填着軟草的暖鞋。呵，在你就着一盆香腸吃過一塊在布裏裹着依然新鮮的牛乳餅以後，在你既不問宗教又不管職務地喝下一杯永不曾見過波希（Bery）的酒以後，窗上的冰在溶化着，你把你底靠椅拉到爐旁，喝着稍調一點白蘭地的咖啡，燃上一斗煙，於是彼此對面坐着，朦朧一忽兒，——這是怎樣地遐意喲！僅僅睡一小時忽兒要知道，就儘够你底胃消化食物中較硬的東西了。於是你可以盡幾分鐘圖樣，太太收拾盃盤，忙着把被褥和熱水瓶佈置好；當她已經睡下地方已經溫暖時，你跳將進去，遍身都感到溫軟，就像你爬進了你那暖鞋的軟草窩兒裏一樣。」

在談着他這些物質的享樂時，他幾乎變得口若懸河了；——這位多鬚毛的笨嘴的大個兒，在平常是那樣的腴，說一兩句話就要紅着臉吃格起來的。

這種被那黑鬚鬚與大塊頭襯得十分滑稽的，奇怪的腴，是與他底婚姻和他平靜的生活有關係的。赫特瑪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性慾的壯健充溢着，卻還不知道愛情和女性是什麼東西；但有一天在諾佛地方，軍中聚餐以後，他醉醺醺地被底同伴們誘引到一家娼寮裏，並強迫挑

一個妓女。他離開那兒時萬分迷惑着，於是再去，再去，老挑那一個，替她償還債款，把她贖了出來，並且，惟恐有什麼人把她從他身畔偷了去，那他就得再去努力獲得她，結果他同她結了婚。

「真是一個純正合法的家庭哩，我愛。」芳黎得意地大笑着向榮說，他在惘然地聽着她。『而且，這要說是我所知道的最純潔最道德的家庭了。』

她無知而率真地這樣說，因為她所能進出的那些純正合法的家庭當然不會更好過這一個的；她對於生活的一切意見，也就同她這種意見是一樣地真誠，同時也可說是一樣地虛偽。

赫特瑪夫婦給人做鄰人，有着一種令人心平氣靜的力量，他們對人總是和和氣氣，又善於處理那些不十分嚴重的事，更特害怕人家吵嘴鬧架使他們不得不過問，因此對於一般的任何事體，他們總想躡進去使牠平和了結。赫特瑪太太竭力教芳黎學習養雞飼兔，以及那助人健康的灌溉園地，但芳黎不幹。

葛沁底情人，一個很少到過城外的，書齋裏的雅人，她對於鄉村，除掉來小酌，來作野外會餐，把牠當作一個可以同自己底愛人在草地上忘形歡樂地亂滾的地方，而外，是一點也不喜歡的。

她厭惡勞作，而她六個月宿舍經理人的生活又把她鬧得筋疲力盡了，她墮入一種夢樣的癱軟中，一種清新空氣裏舒適的沉醉中，這種軟癱與沉醉幾乎使他連着衣，理髮，甚至連彈她那帳霞娜的氣力也沒有了。

家務的佈置完全付託給了一個鄉下女人，晚間，當她溫習她一天中的種種，預備描寫着給榮聽時，她便只能想到曾會過歐林婆，隔着牆頭同她閒談，抽着紙煙，成堆的紙煙，煙頭兒把火爐上的大理石檯都燒壞了。已經是六點鐘了！時間僅够趕快披上衣服，在短衫上簪一朵花，就到那生着青草的大路上去迎他。

但在秋天下雨下霧的時候，天也黑得很早，那她就可以有一種以上的沒有出去迎他的藉口；而他回來時見她穿着一件白羊毛的，有着寬衣褶的剛朵式衣服，是她清晨就穿着的，而她底頭髮也還是同他出門時一樣挽着一個辮，這常常使他驚異。他覺得她這樣是很動人的，她那仍然保持着青春的肉體誘人地妥貼地掩蓋着，這肉體於他是毫無阻礙地即刻就可以到手。但她那無神的樣子使他不高興，像一種危險似地使她惶恐。

他自己哩，在殫精竭慮地努力多得進項以免求助於 Castlet 之後，在許多夜忙着替赫特瑪描畫軍器，子彈，新式手槍等的畫稿與圖樣之後，也在被那鄉村的寂寞與牠使人倦怠的力量所襲擊，這種力量就是最健康最有魄力的人也要被牠所屈服，牠那痲瘴的種子在他那荒村生活的兒童時代已經在他身上了。

在兩家不斷的來往中，他們底胖鄰居們底唯物主義頗與他們以影響，他們那種精神的墮落與反常的嗜慾也傳染了他們一點。葛沁同他底情人開始討論起食品問題和睡眠時刻來。賽沙利曾送了他們一桶他那「蛤蟆酒」，他們費了一整禮拜天把牠裝成瓶，小地窖子的門開向着冬日的陽光，和點綴着蔓草的疏影般的粉紅雲霞的藍天。他們已離那填着軟草的厚暖鞋和餐後小睡的時期不遠了。幸而有點旁的事情發生，使他們不想到這些。

一天晚上他回來看見她十分高興。歐林婆曾告她一個在摩芳地方被他祖母帶大的小孩子的故事。他底父親和母親在巴黎做木料生意，已經有好幾月沒有寫信或寄錢來了。祖母忽然死掉，有幾個船夫把這頑童帶着從諾蓉運河送他給他底父母，但他們沒找到一個木料廠關了

門，母親同一個情人跑了，父親變成了個醉鬼，破了產，失蹤了！真好極啦，這些合法的家庭而那小孩子，今年六歲，可愛極了的，現在無衣無食，掉在陰溝裏！

她感動得幾乎要流眼淚，末尾她突然說——

「我們把他收進來好不你願麼？」

「這簡直是發瘋！」

「爲什麼呢？」於是她緊挨地偎着他柔媚地繼續說：「你知道的，我是怎樣地企望你能使我有個孩子；我們可以把這孩子撫養起來，使他受教育。等過些時，你就會愛你從街上收養的孩子就像他們是你自己的一樣。」

她又提醒他說，她是終天寂寞着，被許多不快意的思想攪得漸覺蠢起來了，這於她是怎樣好的一種消遣法呀。一個孩子就是個平安使。後來她見他又恐怕用度不够：「怕什麼呢，用度是不成問題的。試想，僅僅六歲大呀！我們可以把我們底舊衣服改給他穿。」歐林婆，她說的話都是不錯的，他告我簡直不必操這個心。」

「那末，她爲什麼不自己收下他？」榮帶着一種一個人已經屈服於自己底弱點之下的負氣說，他更藉助於一個有力的理由表示反對：「況且我一離開這裏，那時怎麼辦呢？」爲免使芳黎悲哀，他輕易不說到他底離別，但他常常想到牠，而德普特對他那沉痛的密談和他現在生活情形的危險，更使他認定離別是必要的。「在將來，這孩子會生出怎樣的麻煩，於你又是怎樣的——一種負累呵！」

芳黎底眼睛顏色漸漸黯淡了。

「你錯了，我愛；將來他會變成一個能够同我談到你的人，會變成一種安慰，也可說是一種依靠，可以給我作工和保持生存慾望的力量。」

他躊躇了一刻，幻想着她一個人孤寂在那空洞的房子裏。

「那小兒此刻在哪兒呢？」

「在巴斯摩登，在一個把他收留了幾天的船夫那兒。以後就要到孤苦養育院裏去。」

「也好，既然你安心要他，就去把他帶來好了。」

她把兩臂抱着他底頸，整晚都快樂得像小孩一樣，跳，唱，快活，心滿意足，甚至忘形了。第二天早晨，榮在火車上把他們底決定告訴了赫特瑪，他似乎頗明瞭這故事的底細，但決不多管閒事。沉坐在車角裏看着他底「小報」，他從那叢厚的鬚鬚中啁啾說——

「是的，我知道——是那些女人們幹的事——但並不與我相干。我覺得尊夫人好像很浪漫似的。」他從報紙上抬起頭來加說。

無論浪漫也罷，不浪漫也罷，這天晚上她簡直鬧得不知怎樣纔好了；她跑在地板上，手裏端着碗湯，竭力想使那小娃子馴順點，而他是畏縮地靠牆站着，低垂着頭——一個覆着淡黃色頭髮的大頭——頑強地不說話，不吃東西，甚至連頭都不抬，只是用一種粗大，哽噎，單調的聲音一再反覆地說——

「要梅林，要梅林。」

「梅林總是他祖母，我想。兩個鐘頭以來我就只能從他得到這麼一句話。」

榮也參加進來極力哄勸他吃點兒湯，但也無效果。他們呆在那兒，跪得臉與他底臉一平，一

個端着碗，那一個拿着湯匙，好像當他是個小羊似地，盡力想用温情愛撫的話感動他。

『我們吃飯去好了；或許他是怕害我們；我們不看着他他就吃了。』

但他依然站在那兒，同野鷹一樣，像個小野人似地反覆哭叫着那句使他們心煩的『要梅林』。直到他靠着那棹子沉沉睡去——睡得那樣熟，他們脫去他底衣服把他放在那個從一家鄰居借來的，粗鄙蠢笨的搖牀裏，他底眼連睜一下都沒有。

『看他多麼美喲！』芳黎說，對於她堅持着要他的事表示驕傲；她更強令葛沁稱賞那執拗的眉，那在鄉野中被驕陽晒黑了的，美妙精緻的面貌，那完美的小軀體，有着勻稱的兩腰，圓渾的雙臂，兩腿就像一個青年半人半羊神底腿一樣，膝部以下已滿生着細毛。她在凝視那種兒童美中忘神了。

『蓋上他罷；怕要受涼。』榮說，他底聲音使她一驚，像從夢中醒來似地；在她把他輕輕蓋好以後，那小孩子長噓了幾聲怨氣，就像在失望之海裏掙扎一樣，雖然還在熟睡着。

夜間，他嚙語着：

「古郎德 *Guerlande*」我梅林。」

「他說什麼呀聽？」

他要人家「古郎德」他；但他這個土語的字是什麼意思呢？榮偶然伸手把那笨重的搖牀搖着；那孩子又漸漸安安然沉睡了，用他那短胖的小手握那隻他以為是他底「梅林」底的手，這梅林已死了兩禮拜了。

他在家裏就像隻小野貓一樣，抓着，咬着，吃飯單獨地吃，如果有人行近他底飯碗，他就要咆哮怒罵；他們所能够從他嘴裏引出的幾個字乃是麻芳樵夫們野蠻的土語，這些字如果沒有赫特瑪們作通譯誰也不懂，他們是與他同省的。可是，因為時時照顧愛護他的原故，他們終於使他馴順一點，如他所說「雲布索」(*un pao*)一點了。他允許把他來時所穿的破衣換成乾淨溫暖的衣服了，起初看見這衣服時，他簡直像隻野狗一樣生氣得發抖，以為人家要把獵犬的號衣披在他身上。他也學着在棹上吃飯了，學着用叉匙了，如果有人問他底名字，他也學着答說在鄉下他們叫他約瑟 (*i hi dision Josaph*) 了。

至於用教育的方式給他一點點淺顯常識，他們還沒有想到這一層。因爲是在森林中，在燒柴炭的小屋中生長大的，嗚嗚噲噲地輕聲說話對於他那強頑蠢愚的頭腦，簡直就像海嘯聲在一個蚌殼的螺旋褶裏振蕩一樣；而且，簡直沒有法子可以裝進任何東西到他腦中去，也沒有法子可以使他呆在家裏，即令在最不宜於出外的天氣。在雨雪下降的時候，他就要從家裏溜出去，到叢莽中攢爬着，用一種獵犬樣的精練的殘酷尋覓小動物們的巢穴，當他餓得疲乏了頹然歸家時，在他那撕破了的粗絨布外衣裏，或者是在他那泥污直染到腰際的小短褲兒的口袋裏，總是裝着些半死或已死的小動物，像一隻鳥，一隻鼬子，或一隻田鼠，不然代替這些的就是他在田間挖的馬鈴薯或甜菜。

他這種獵獲攫捉的本性，沒有法子可以制止他，他更有一種村野人的怪病，好把些發光的零星物事如銅扣子，碎塊的黑玉石，錫箔等收集起來；這類東西他一遇見就要拿去，握藏在手裏，把牠們帶到隱密的地方藏起，那些地方是很值得一個偷嘴的喜鵲去剝啄的。他把牠一切的獵獲擄掠品用一個概括含混的名詞叫做「收獲」(denrée)，他把這字念作「登來」(denraie)；

無論是說勸也好，打罵也好，總是不能使他不去犧牲一切人與人一切事物做他底「登來」。

只有赫特瑪夫夫婦能够制住他，那繪圖匠手邊總放一條打狗鞭在棹上，當那小野孩子被棹上的圓規和顏色鉛筆誘惑當到棹邊來巡掠的時候，他就用這鞭子鞭打他底兩腿。但榮和芳黎卻都不願採取這種恫嚇手段，雖然那小東西對於他們是更狡猾，更難應付，即令用最溫情的軟語也難使他馴服，就好像「梅林」的死，已經使他再也不能感到溫情的力量了。芳黎有時或能把他在膝上抱置一會兒，「因為她身上好聞」；至於葛沁，雖然他是很溫和地對他，但他總是同第一晚初來時似地像野獸一樣，用同樣的懷疑眼光與伸出的手爪對待他。

那種壓抑不下去的，幾乎是本能的，對於那小孩子的嫌厭，那小孩子探詢着表現着惡意的，有白色睫毛的小藍眼睛，尤其是芳黎對於那忽然掉進那們生活裏的小生人那種率爾盲目的情愛，使那愛人又生了一種新的疑念，苦惱着他。或許他就是她自己底孩子，被一個奶孃或養母撫育大的；而他們剛得到消息的瑪考姆的死，更似乎是與他底疑念相符的一個佐證。有時在夜間，當他握着那緊抓住他底手的小手時候——因為那孩子在模糊的夢境裏總以為他底手是

被「梅林」握着——他就用他內在裏一切下意識的不寧問着：「你從什麼地方來呀？你是什麼人呀？」希望能從接觸到那小東西溫熱的皮肉，把他底血緣身世弄清楚。

但他底煩惱被萊古蘭老爹一句話給消除了，他是來請求點幫助去付他死去的老伴兒墳

墓週圍的棚欄錢的；當他看見約瑟那小搖牀的時候，他向他女兒大聲叫道：——

「哦哈！一個小娃子呀！你一定很喜歡，因為你從前永沒有能生一個。」

葛沁高興得連墳圖都不要看，就把棚欄應須的費用付了，並留萊古蘭老爹吃早飯。

這老馬車夫，現在在從巴黎至佛賽勒的馬路上拉生意，他底臉因為吃酒和風溼而紅脹着，但在那油亮的皮帽子底下仍現着強健與活躍；他那帽子因剛遭喪事圍了一道黑的絹帶，恰似一個葬禮中僱役底帽子一樣。——這老馬車夫似乎被那女兒底「先生」那種歡迎弄得高興不過，每隔許久便又來吃他們。他那圍繞着那種腫脹而剃淨的面孔的彭其（Pimch）先生式的白髮，他那莊嚴沉醉的面色，他那保姆一般小心地把他的鞭子靠置在一個安全的牆角時那種敬謹誠虔的樣子，這都給那小孩子以很深的印象；於是那老人與他即刻變得很要好。一天，當

他們剛吃完飯的時候，赫特瑪夫婦過來了。

「呵呀！對不起，不知道你們正在作家族宴會。」馬丹用一種吞吞吐吐的語調說，這些打在榮臉上就像是個拳頭一樣。

他底家族！那正伏在棹上打呼的棄兒，那嘴角噙着煙斗，聲音像個漁婆一樣說着那句怕已就過一百次了的話：「兩個蘇的鞭繼可以管用六個月，而他那鞭桿已有二十年沒換了」的，因天氣不好而倒了霉的老海賊！他底家族，胡說！他們之不是他底家屬，正如她並不是他底妻子一樣，那芳黎萊古蘭，那萎倦早衰的東西，她正在那紙煙的煙霧中斜歇在她底兩肘上。一年以後，所有這些都要從他底生活中逝去，只留下一個旅行的同伴者或普通鄰居樣的記憶。

可是，另有些時候，想到那將近的分離，這分離是他感到自己正在墮落，正在一步一步向下浸沈時，把來當作自己弱點的恕詞的，不但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得到鼓舞，反使他更深切地感到有許多練鎖在網縛着他，而那分離會是一種難受的糾纏與煩擾，不僅破裂了一種事物，而是破裂了許多，就是讓那夜間那安然休息在他手裏的那小孩子底手溜去，於他也就是一種重大的

損失。甚至拉拔魯。那在小籠子裏歌唱着唧唧着的金色畫眉鳥，牠底籠子他們時常給他更換，牠在那太小的籠子裏，不得不像羅馬王宮的老教士，呆在鐵籠裏一樣把身子僵僵着——真的，甚至拉拔魯也佔領了他心的一角，要把他擲出去就可免痛苦的。

然而，那不可避免的分離是日漸近了；那把大自然中的一切都盛裝美麗服着的光明的六月，也許就是他們在一塊兒度過的最後一個罷。她底煩燥易怒就是爲此呢？還是爲那小孩子底教育之不易呢？她近日突然認真地要教誨他起來，這使那小摩芳人深惡痛絕，他一坐幾點鐘，瞪着那些字母，也不看，也不讀，腦子就像一個農場的兩扇大門被一根鐵棍門了起來一樣。她那女人們的性氣，便常常在暴怒與流淚中，在不斷的吵鬧中發洩，雖然葛沁總是姑息退讓着；但她是那樣潑辣，她底忿怒冒出一種含着禍害與憤恨的煙氣，刺着她愛人的青春，教育，家世，以及命運。要把牠隔得更寬的兩人前途間的鴻溝，她是那樣會撥戳他心的脆弱處，結果使他也生了氣，同她鬧起來。

但他底忿怒總還保持着，一個有良好教育的人那種憐憫心的節制，避免着那些他以爲太

傷人太易過火的打擊；同時她卻把那種娼婦般的狂怒任情發洩，不負責任，不顧羞恥，任何事都拿來當武器，先用一種殘忍的快樂，看着她那犧牲品底面孔被她苦得斂縮着，後來便突然躺進他底懷裏請求他饒恕。

這種吵鬧如果赫特瑪夫婦在場，他們底面孔是值得一個畫家去細心描模的，吵鬧的開演差不多老是在飯棹上，在他們坐妥了預備掀開湯盆或切吃食物的時候。他們定要隔棹交換一個滑稽惘然的目光。是不顧一切地吃起來呢，還是讓那火腿連盤子和肉汁以及紅煨大豆呆會兒飛到花園裏去呢。

「可是不許吵鬧！無論何時，如果有人提議兩家作一次聯歡，他們總要這樣說。一個禮拜日芳黎向他們提議到林中去用早餐，大家對這句「不許吵鬧」都同意了。呵！不會的，他們今天一定不鬧；天氣太好了！於是她跑去給那孩子穿衣，並收拾提籃。

一切都預備停妥，他們正要出發，這時郵差送來了一封厚重的信，要葛沁在收據上簽字，於是他便耽擱下來。他在樹林的入口處追及了他們，低聲向芳黎說——

「信是我叔父寄來的。他高興得要發瘋了。收穫十分豐富，成熟後已經出賣。他把德蘇勒特的那八千佛郎送還了來，並十分感謝和稱讚他底姪媳。」

「他底姪媳，呵，不錯！迦司康式的姪媳（à la mode de Gascoigne）。老鬼東西！」芳黎說，她已失去了她一切關於南方來的叔父們的幻象了。過了一刻她又十分高興地加說：「我們要把這筆錢拿去生利。」

他迷茫地注視着她，因為他一直就覺得她在銀錢事情上很可疑。

「生利？怎麼，錢並不是你底呀。」

「呵，是的，我還沒告訴你——」眼光因為話語有點虛謊失去光輝了；德蘇勒特，他是一個好人，聽說他們收養了約瑟，曾寫了封信給她，說用那筆錢幫助他們撫育那小兒。「不過你要知道，如果這使你不快，我們可以把這八千佛郎送還他的；他此刻正在巴黎。」

赫特瑪已經聰明地同他老婆走到前面去了，他說話的聲音的回聲從林中應過來：

「是向右呢向左？」

「相向，相向——到澎湖去！」芳黎叫；跟着又向她底愛人說：「來，來，不要爲無關緊要的事瞎煩心罷；我們是一對老相好，別碰鬼了！」

她已熟識了那自顫慄的嘴唇，那看着那小孩子遍體觀察他的目光；但這一次不過只因爲片刻的妒媿。他已經到了自甘怯懦，在任何事中都爲求和平而讓步的階段了。「何必自尋苦惱呢？何必尋根究底呢？如果這孩子是她底，那她把他收養進來，雖經我追詢吵鬧強使承認她也不告我實情，那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把事情平淡看過，把剩餘的幾個月安然過去不最好嗎？」

他步履沉滯地沿着林中路走上山麓，攜着那盛着野餐食品蓋着白布的籃子，自承命運如是，背駝着像個老園丁一樣；同時他母子倆在他前面走着，約瑟被那「美女園丁」給穿着外出裝的衣裝，華麗而蠢笨，衣服使他不能夠跑，她穿一身輕軟的罩衫，頭與頸在一個日本小傘下裸露着。腰不像從前那樣嫵娜了，脚步也很倦怠無力，在那樣梳得很可愛的頭髮中有一塊白疤痕，她也不願再費神遮掩牠了。

在前面遠遠的斜坡路上，赫特瑪夫婦戴着大草帽像陶阿斯騎士所戴的一樣，穿着紅色法

蘭絨衣，攜帶着些食品，漁器，網，蟹槍等等；那妻子，於要輕感丈夫的重負，俏皮地在她那闊大的胸前交叉掛着那隻號角，沒有牠那繪圖匠是不願在林裏走的。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唱着：

『我愛聽那槳聲，

在夜裏打着波浪；

我愛那呦呦的鹿鳴。

歐林婆所會的這類浪漫小曲是無盡藏的；如果有人以為她學會這些是在那下流的幃幕遮着的卑賤地方，而且她不知已唱給多少人聽過，那麼，那丈夫在複唱時的平靜是要出他意外的一句對於滑鐵盧戰士的評語說『那種人太多了，』一定可以拿來解釋那位先生底哲學意味的滿不在乎。

當葛沁遐意地看着那胖大的一對兒攢進一個山洞，並在不遠地方跟踪着他們的時候，一種車輪的軋軋聲與憨笑的爆發聲和着稚氣的笑語聲漸近前來，忽然，在數步以外，有一個滿戴着女孩子緞帶，飄揚的頭髮的，被一頭驢子拖着的英國式二輪輕馬車現出，其中有一個年青姑

娘，並不見得比其餘的大許多，在趕導着那驢子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走。

事情很容易看出，榮是屬於那奇裝異服的一伙的，他們的服裝，尤其是從肩上斜掛着一隻號角的那胖女人底，使那些年青人笑個不住；那稍長的姑娘極力叫她們別亂噪，但那個陶阿斯騎士式的草帽，又招引出一種更加喧鬧的大聲嘲笑來；當她走過那站立在一旁替那小馬車讓路的男子時，她帶點羞赧地狡笑着說對不起，及至看見老園丁底面孔是那樣年青而可愛，她現出了天真的驚訝。

他畏縮地鞠了一躬，不知究竟害羞些什麼，而臉卻紅了；當那小馬車在那小山頂上一個十字路口停下時候，一陣嘈雜的稚音大聲唸着那被雨淋得模糊的路標，『由此至澎池』，『古獵人大橡』，『假寐』，『由此至威里次』，榮回頭看着她們消逝在那鋪着苔蘚，映着陽光的綠路中，車輪輾着苔蘚時就像走在天鵝絨上一樣——一羣美髮的少年，一車滿載的春光明媚般的歡樂，笑聲發出來就像樹枝下的爆竹一樣。

赫特瑪底一聲急劇底號角把他從夢幻中驚醒了過來。他們已經在池邊停下，正在取出食

物來；一個人可以從遠處看見那水中白布鋪在短草上的倒影，那紅色法蘭絨短衫像一個獵人底粉紅外衣似地現在青葱中的倒影。

『來，快點；這兒有大龍蝦好捉呀！』那胖男子喚他；芳黎那神經質的聲音接着，——

『在路上同你說話的不是小保開魯嗎？』

榮聽見保開魯那名字心頭一動，這名字把他帶到了 Castellet 帶到了他母親底病榻前。

『對啦，』那繪圖匠說，把手中的提籃放下；『那高點的一個，趕着那馬駒的那個，就是那醫生的姪女。是他兄弟的女兒，他把她要了過去。他們在夏季住在威里次。她是個很漂亮的姑娘哩。』

『呵！漂亮極了，——尤其是那浪樣兒。』芳黎在切麵包時眼看着她底愛人，被他那凝視遠處的目光激怒着。

馬丹赫特瑪這時正把火腿取出，嚴肅地表示她不贊成那放任年青的姑娘們隨便在森林中閑逛的辦法。『你大概要說那是英國習慣，而她又是在倫敦生長的，但那毫無關係，事情實在

不應當。」

「倒沒什麼不應當，做些曖昧勾當是很方便的哩。」

「呵！芳黎——」

「對不起，我忘記了；閣下是相信會有純潔姑娘的。」

「得啦，得啦，讓我們吃點心罷。」赫特瑪說，他怕又要吵起來。但芳黎定要說出她所知道的社會中年青姑娘們的一切。關於這題目她曉得許多好故事，修道院和寄宿學校是她們的背景。離開了這些地方的姑娘們，已經同男人們過得破敗，乾癟，厭倦了，連受孕的機能都失去了。一個淑女好像世界上真有淑女這東西似地！好像一切的女人，無論是否在社交場中，就不會從遺傳中知道什麼似地。我自己到十二歲以後就什麼都知道了；你也是吧，歐林婆，不是麼？」

「當然是。」馬丹赫特瑪聳了一下肩說：但點心的命運佔據了她底注意力，因為她聽見葛沁已動了火，定要說女人有好有壞，在有些家庭中還是可以找到——

「呵！對啦，家庭！」他底情人諷刺地反駁說，「我就喜歡聽你談家庭；特別是你自己底。」

「住嘴！我不許你——」

「資產階級的紳士氣！」

「鬼幸而快結束了。我不會同你再過許久啦。」

「去你的，去你的！斷絕關係！我高興極了。」

他們在那臉伏在草上躺着的，禍意地好探求的小孩子面前相互辱罵，這時那號角吹出了一聲可怕的怪響，被池塘與森林中的高坡應出無數回聲，他們底吵鬧停止了。

「你們聽够沒有？還想叫我再吹一下嗎？」那胖大的赫特瑪，兩腮紅紫着，頸頸鼓漲着，想不出法子，能使他們不吵，等着，把號角嘴子又對進嘴唇，號角底口威嚇着要再發出聲來。

九

他們底吵鬧一向都是一會兒就完，被芳黎那滔滔底軟語和一點音樂的勢力所消弭；但這次他是更嚴重地生了她底氣，接連好幾天同樣地皺着眉，同樣愠怒地沉默着，每吃過飯立刻就

坐畫他底圖，並拒絕同她一塊到任何地方去。

事情就好像他忽然對於他所過着的那種卑鄙生活感到了羞赧，他惟恐再遇見了那拖上山坡路的小馬車，和他時常思念着的那純潔青春的微笑。於是，混合着漸漸消逝的夢境與西洋鏡中爲要換第二張片子而隱生的畫景，那幻象變得模糊了，在那彎曲的林中小徑上逝去，榮再也不能看見她。但他心中卻遺留下了一種潛蓄的抑鬱消去。

『事情我已辦好了，』有一天她高興地向他說。『我已見着德蘇勃特。我把那筆錢還給他了。他也同你一樣意見，說這樣辦很好；老實說，我不可不明白爲什麼這樣辦就好。不過，事情總算辦妥了。將來，在你離開我以後，他總會想起這小孩子的。你還不滿意嗎？你還要生我的氣嗎？』

她並詳說她到羅馬路訪問的情形，她很驚異於從前那個狂亂、嘈雜、充滿着興高采烈的人羣的客寓，變成了一個靜謐的，佈置得井井有條的，中產階級家庭了。再沒有那種豪飲歡宴，再沒有那奇裝異服的跳舞會了；說明這改變的有一個嘗了閉門羹的食客生了氣，用粉筆在那書齋的小門上寫着一句話：『因爲結了婚就關門了。』

「事情是真的，我愛。德蘇勒特到了巴黎以後，不久就被一個溜冰場的侍女阿麗斯多莉給迷住了；他已經同她過了一個月，並安了家，真地安了家！一個十分美麗溫柔的小東西，一個漂亮的小綿羊兒。他們一塊兒過得靜謐極了。我允許他我們將同去看他們一次，那可以使我們從號角聲與船歌聲裏換換空氣。你現在以為那哲學家同他底理論如何？不要戀到明天，不要不結婚而同居着。哈！我可把他嘲笑够啦。」

榮答應同她一陣到德蘇勒特家去，他在 *Madeline* 賣花市場會見他以後一直沒見他了。如果當時有人告訴他說，他終有一時會毫不厭惡地同他情人那詭譎可厭的從前愛人相友善，並將變成他底朋友，那他一定要十分驚訝的。就是在第一次訪問的時候，他就很奇怪自己能够那樣不拘束，那樣被那人底柔和的性情與純真和愛的笑聲所迷惑，那人蓄着哥薩克式鬍子，有着不爲他使他底臉現鉛白色眼眶圍一道黑圈的痛苦肝疾所擾動的，果斷的鎮靜。

我們可以即刻想見他是怎樣地爲阿麗斯多莉所愛了，她有着長而柔軟的雪白手，她那不大精緻的黃色的美，被她那同她底名字一樣金黃的，（多莉爲一種金色魚名）弗來米人的

(Flemish) 光亮的肌膚，被她那頭髮與睫毛的金光襯得更加出色，那睫毛鑲在她底眼皮兒上，使她底皮膚以至指甲都放光閃耀着。

從溜冰場的松香地上，從卑鄙俗惡的人羣中，從德蘇勒特拯拔了出來，她十分被他底禮貌所感動並覺得驚訝。她發覺自己從一個可憐的供人尋樂的玩物重新變作了一個女人；當他早晨同她快活地吃過早飯並給她幾個路意要履行他底主張把她送走的時候，她那樣溫柔而懇摯地向他說，『把我多留些時罷！』使他沒有勇氣拒絕。後來，半是爲了自尊，半是爲了厭倦，他就閉門絕客在他那清涼靜寂的夏季別墅過那意外的蜜月，儘量享受着生活的快愉舒適；他們都過得十分快樂，她是因爲嚐到了從未嚐過的温情愛撫，他是因爲在給與那小憐的小東西以快樂又從她得到感激，他算爲第一次屈服在那同一個女人真正相愛好的深沈的迷惑之下，第一次屈服在那相互給與人心的仁愛和人性的溫柔的，男女同居生活的魔力下。

對於葛沁羅馬路的那書齋，可算是他那種一個小部員有着一個非正式家庭，含蓄着下流與可恥的生活中的一種消遣；他喜歡聽那有藝術趣味的學者，那穿着輕鬆得如他底學說一樣

的東方長衣的哲學家底談話，喜歡聽德蘇勒特用極簡捷的話語談着他旅行中的故事，這種種在那大廳的東方式簾幔，描金佛像，銅雕的奇怪神獸，和許多外國貨的華麗裝飾中是那樣的和諧；廳中的光線是從一個高窗中射進，這光線恰如我們在一個公園的中心所見的一樣，被竹子的輕柔枝葉，木本鳳尾草的的齒狀連葉枝，以及與尋躲在陰濕處像浮蘋一樣薄軟的愛樹蟲混成一體的斯提芬加（*Stilpnia*）的大葉子，所蕩動着。

特別在禮拜日，那大壁窗對着一條巴黎夏季時少人行走的街道，差不多同在卡威萊一樣有那種鄉村風味與森林，卻沒有那種混亂的人羣和赫特瑪夫婦的號角聲。那裏永沒有過成羣的人；但有一次，葛沁同他底情人去赴宴的時候，一進門就聽見有幾個人在高聲談話。天正在黑下來，他們在花房裏喝着強烈的雷淇酒，那談論也像非常熱鬧。

「依我看，在瑪查斯呆五年，失去了名譽，毀壞了生活，對於一個熱情狂迷的舉動是正好的代價。我願在你底請願書上簽名德蘇勒特。」

「這是高達，」芳黎輕聲說，微覺不安。

另有一個人無憐憫地簡短地拒絕接着說：「在我，我可不願簽。我無論怎樣不願管那流氓底事。」

「呵，這時拉龔諾里！」芳黎說；又貼近她底愛人低語：「如果見他們使你不快，我們走好了。」

「爲什麼不快？一點也不。」其實他並不真知道自己與那些人會見時將要有一種什麼感覺，但他很願試一下，或者因爲極想知道那種妒忌在此時究竟到若何程度，這妒忌佔了他那不幸的愛情故事的一大部分。

「我們進去好了！」他說；於是他們出現在那傍晚的紅色光線中，這光線射在德蘇勒特底朋友禿頭與花白鬍鬚上，他們正躺在一個東方式三脚棹子周圍的矮榻中，棹上放有阿麗斯所斟的五六杯五香的，和有牛奶的飲料。兩個女人互相吻了一下。「你認識這幾位先生的，葛沁」德蘇勒特說，在椅裏輕搖着。

他認識他們嗎？至少他們中的兩人他覺得面善，因爲他在名作展覽窗中曾把他們底畫像

看過許久。他們曾經怎樣使他痛苦，怎樣使他痛恨着他們呵，那痛恨是一種「後來者」的痛恨，強烈地渴望在街上遇着他們時撲倒他們，抓破他們底臉！但芳黎說得好，說那不久就會過去的，現在他們底面孔於他不過是熟人，甚至像戚族像許多年沒看見的房的族表叔之類。

「這年青人還是很漂亮！」高達說，儘量伸長他那大個子，眼上有一個遮眼蔽着光。「喂，芳黎，讓我們端詳你一下！」他用肘撐起身來，閃着他那鑑賞家底眼鏡；「面孔還沒走樣兒；但這腰肢——你把牠束得倒很好，很緊；不過，你很可能可以自慰，姑娘，拉龔諾里比你更胖哩。」

那詩人厭煩地把他底薄唇撮了一撮。他仿土耳其人的樣子坐在一堆褥墊上，——他說他自從到阿吉耳 (Algiers) 旅行以後老是那樣坐法，——稀鬆龐大的一堆，除了他那叢白髮下高貴的前額，同他那黑人樣的嚴肅目光而外，再沒有一點精明的樣子，他對芳黎裝出一種品高的寬容，並向她客氣招呼，好像要給高達一個教訓似地。

座中還有兩位日曬粗糙面孔的風景畫家；他們也認識榮底情人，一個較年青的同她握手說。

「德蘇勒特已告訴過我關於那小孩子的事情，你做得好極了，朋友。」

「對啦，」高達向葛沁說：「對啦，非常「明達」，一點兒也不村氣。」

他們底讚詞使她似乎不安起來；但這時有個什麼人在那黑暗的書齋中碰在一件傢具上並有一個聲音問說：「這兒沒有人嗎？」

「阿昌納來了，」德蘇勒特說。

榮並沒有見過他；但他知道這波黑米亞人，這現在已結了婚變成另一個人了的，空想的傢伙，這美術一支派的領袖，在芳黎萊古蘭的生活中是佔有很大地位的，他更想起了那一包熱情動人的信，一個小個兒男子走進前來，凹腮，滿臉皺紋，走着喘着，老遠就伸出手使人不能近他，這是他在講台上演說時和處理事務不容納他人意見時的習慣樣子。他看見芳黎似乎很驚訝，特別因為她在許多年之後仍然是很可愛。

「哦，是薩芙呀！」一種紅暈偷上了他底兩頰。

薩芙這名字引起了一種某限度的不安，牠把牠帶到了過去的時候，使她與她底那些舊情

人們更接近些。

「這位是達芒德先生，同她一道來的。」德蘇勒特趕忙警告那新來者。阿昌納鞠了一躬；他們開始談起來。

芳黎看見她底愛人態度坦然放了心，又驕傲於他在那一羣藝術家與鑑賞家中是那樣美麗而年青，她非常得意高興。完全被當時的感情佔據着，她幾乎忘卻會與那些人有過同居關係了；但許多年同住，許多年的生活接觸，他們便傳染了她許多習慣與特別地方永遠留存着，即如她那抽煙的樣子，她之喜歡吸瑪利蘭煙草，就是阿昌納傳留給她的。

榮毫不爲意地提出了這件小事，這在從前怕就要使他發怒；當他感覺自己是那樣平靜時，他經驗到一種一個囚犯已經把他底鏡鏽毀，稍一用力就可以脫逃的喜悅。

「喂！我親愛的芳黎，」高達用一種調笑的語氣說，指着其他的人們，「看他們多麼衰頹！看他們多麼老髦，多麼乾癟！只有我們倆還沒變樣兒。」

芳黎笑起來：「啊，請原諒我，大佐，」——因爲他那鬍子他有時被這樣稱呼——「事情可

不是全如你所說一樣。我是不能同你比的。」

「高達總記不得他自己就是個老朽物，」拉龔諾里說；看見那雕刻家做了個不快的樣子，他知道自己底話正刺着他，又用粗厲的聲音喊着：「一八四〇年的紀念碑，歲數要從那時候算起哩，我底孩子！」

這兩位老朋友說話時彼此總是用挑釁的語調；他們中間有一種潛伏的相互的反感，這反感並沒有使他們破裂，但常常在他們互視的目光中，刻酷的話語中表現出來；牠是從那詩人把那雕刻家底情人潛誘去了的時開始的。芳黎此刻於他們都無關重要了，他們都已發現了其他的快樂與痛苦，但那種苦依然存在，與日俱增地沉沒到更深處。

「試觀察我們倆一下，看我是老朽物不是！」高達筆直地站着，穿着使他那凸脹筋脈顯露着的緊身短衣，袒着胸，撫弄着他那看不見一根白髮的乾燥的頭毛。

「一八四〇年的紀念碑——再有三個月就整五十八歲了。就算是這樣，那有什麼關係？使人衰老的是年齡麼？只有在法蘭西俱樂部，在保守黨，那纔使人們到六十歲就流口水，就現出一

切衰老現象，垂頭耷背，兩腿無力，走路來搖擺着哩。說謊神鬼不容！一個人在六十歲時比三十歲時還要有勁兒，因為他這時留心照顧自己；只要你底心還是年青的而且能使你底屍體溫暖活動起來，女人們依然會愛你的。」

「你以為如此嗎？」拉襲諾里冷笑着看了芳黎一下說。德蘇勒特和藹地微笑着插了進來。

「但你為什麼總是讚嘆着青春；你真是個討厭的傢伙。」

「是我那小可沁娜兒把我底目光轉變了，——可沁娜兒，我新僱的模特兒。今年十八歲，身

體豐腴，滿身都是酒窩兒，是個 *Odeon*。她是那樣動人，那樣一個 *Odeon* 人裏，同時也是巴

黎買賣市裏最好的孩子，她母親是市場裏賣鷄鴨的！她說些荒謬不經的話，簡直叫你想吻一吻

她；一點不說謊，那些話真是如此。一天她在書齋裏拿起了一本德瑞底小說，看那書名叫「塞里

索」，就拿着小嘴把牠扔下：「如果他標題叫（可憐的）塞里索，那我就好好讀牠了！」告訴你

們，我簡直着了她底迷了。」

「在你還不覺得着迷以前，你怕就要安起家來。等六個月以後，重行分裂，淚珠兒像拳頭般大，無心工作，發起火來，就想把任何人都殺掉。」

高達底眉毛緊皺了起來。

「真的，一切都不留痕跡。我們一塊過起來，以後就離——」

「像這樣何必一塊過起來呢？」

「不錯，但你自己怎樣了？難道你就能同你那小伏萊米人兒過一生嗎？」

「哦！說到我們，我們並沒有安家，不是嗎，阿麗斯？」

「當然沒有，」那女孩用一種柔溫的，心頭迷亂的音聲答說；她正站在一個椅上折 Glycine 花同花葉去裝飾棹子。德蘇勒特接着說：——

「我們中間是不會有什麼破裂的，連分離也說不上。我們訂了兩個月同居的租約，到最後一天，我們毫無驚擾，毫無失望地各走各的路。我要回依斯巴杭去，——我已在臥車裏定下位置了，——阿麗斯回她那白魯也耳路的小房子去，這房子她還沒辭掉。」

「在門口三層樓上，是世界上一個人從窗子跳下去最方便的地方！」

那少女說時微笑着，兩頰在黃昏的陽光中紅暈而發光，手中持着一大束紫花；但她聲音的韻調是那樣的深沉，那樣嚴肅，使大家都不能作答。風又刮了起來；對過那些房屋像變高了些似地。

「讓我們吃飯罷。」那大佐高聲說，「讓我們談別的閑話罷。」

「對啦，就這麼着 *Gaudemus in situ* —— 在我們還年青的時候，就儘量找快樂好了，對不對，高達？」拉麗諾里說，虛偽地笑着。

沒過幾天，榮又到羅馬路去了；他看見那書齋的門關閉着，窗上慢着那布簾子，從房屋底層到帶洋臺的屋頂全是死樣的靜寂。德蘇勒特已在預定的時期走了，那契約已經滿期。他想着：「一個人能做他所要做的，能管理住他底心與腦，那真再好不過，我有沒有勇氣照他一樣做呢？」

有人把一隻手搭在他肩上。

「你好，葛沁？」德蘇勒特，萎靡而倦怠，比平常更枯黃更陰沉，告訴他他還沒有離開巴黎，因有些事務耽擱了，又說他現在住在偉宏旅館，因為那慘事發生了以後他怕住在那書齋裏。

「你說的我不大懂。」

「是的，你不懂。阿麗斯死了。她自殺了。你稍候一刻，等我看一看有我底信沒有。」

她差不多立刻就轉了回來；當他用抖着的手指拆着報紙的封皮時，他像一個夢遊病患者一樣，用一種低沉的聲音說着，並不看在他旁邊走着的葛沁——

「就是她自殺了，從那窗子跳了下去，就像你在場的那天晚上她所說一樣。你以為是什麼？在我，我不知道，也不能想。我要動身的那一天，她平靜地向我說：『把我帶着，德蘇勒特；不要把我孤苦地撇下；我現在離開你就不能生活了。』那種話當時使我發笑。試想我怎樣能帶個女人到那些柯茲人中去！加以那荒涼的漠沙，那溫熱癘疫，夜裏還得睡在棚幕裏。吃飯的時候她又說：『我決不累贅你；將來你就可以知我是怎樣的不用你煩心。』看見有點使我不快，她也就不再堅持了。後來，我們一塊到瓦里得戲院去，定了一個包廂；這是預先計議停當了的。她似乎很滿足，一直握着我底手，並低聲說，『我很快樂。』因為我夜間就要動身，我僱了輛馬車把她送到家裏；我們都很悲傷，彼此不說一句話。我把一小包錢塞在她衣袋裏，供給他舒服地過一兩年，她連謝

也沒謝。當我們到了白魯也耳路的時候，她請我上樓去。我沒答應。「我懇求你，只要你到我房門前。」當我走到房門前以後，我就實踐我底話；我不願進去。我底車位已經定妥，行李已經打好，而且關於我底離去我已經費了不少唇舌了。當我心頭沉重着走下樓的時候，我聽見她在後面喊着我好像說了聲「比你還快些。」這話直到我下樓走到街上我纔懂得。呵呵！

他休息了一下，眼睛盯住在地上，好像路上步步都現出了那可怖的幻象，那死之苦痛的黑暗陰沈的一堆。

「兩點鐘以後，她長逝了，沒說一句話，沒有一句抱怨，她那金色的眼光耽注在我底眼中。她還能感到痛苦嗎？她還能認得我嗎？我們把她放睡在床上，穿得好好的，一個長外套裹着她頭的一面，掩蔽着她頭骨的傷口。面色十分慘白，額角上有些血痕，她還是很美麗，而且是那樣溫柔可愛！但當我俯身把那滴血跡拭去的時候——拭後立刻又從一種不竭的源泉中滲出一滴——她底臉於我好像現出一種愠怒可怕的表情。簡直就像那可憐的女孩子無聲地咒罵了我一句。真的，我在這兒再多呆些時有什麼關係呢，像她那樣對於一切事都極伶俐，一點也不累人，或者

就把她帶着又有什麼關係呢？並不是我倨傲，只是因為對於自己說過的話要頑固地強執着——總之，我不答應她，而她現在是死了，爲我底過錯而死了；但我實在是愛她的。」

他愈說愈興奮，聲音極高厲，使他們走向阿穆斯特丹路時他在路上所擠撞的那些人都覺驚訝；葛沁哩，當他行過他那從前的住所時，牠底洋臺和白鐵篷可以從街上望見，他想到了芳黎和他們自己的故事，並感到一種震顫在他血管中流着。這時德蘇勒特又在接着說：「——孟巴——我把她送到了孟巴拿塞，沒同一個親朋一道。我想自己一個人孤獨地去追思她。以後我就在這兒呆下來，老思念着那一件事，也不能決心離開巴黎，那種思想完全佔有了我，我也不願再回到兩個月來我與她在那兒過得十分快樂的那所房子去。我不歸屋地遊蕩着，我從這兒跑到那兒；我極力想分散我底思想；避開那死者底目光，這目光在一縷血痕下譴責着我。」

被他底悲悔所侵襲，他停止了話語，同時兩行清淚流到他那扁平的小鼻子上，那樣仁慈，那樣充滿着人生之愛，並且說：——

「事實就是如此，朋友；可是我並不是個殘忍的人呀。但我做的也有點過分，反正一樣。」

榮極力安慰他，把一切都歸咎於不仁的命運與偶然的意外；但德蘇勒特搖他底頭，緊咬着牙齒反覆地說：——

「不是那樣，不是那樣；我將永遠不原諒我自己。我很想懲罰自己一下。」
那種對於贖罪的渴望老是崇着他；他把這事對他所有的一切朋友談，並在下午到葛沁的衙門去找他談。

「你爲何不離開巴黎呢，德蘇勒特？旅行去，工作去，他可以把你心分開一點呀。」高達同旁的人都一再這樣向他說，因爲有點厭煩他那執着的想頭，他那對於他本性並不殘忍的反覆伸說了。終於，有一天晚上，——不知他是想在未離巴黎以前再去看一次他底書齋哩，還不是已具有結束他那悲哀的決心而去那兒執行？——他回到自己家裏去了；次日早晨，從城外來上工的工人們發現了他，頭骨已經破碎，躺在他門前的便道上，死於與那女人同樣的自殺法，情景同樣的悲慘，被同樣可怕的失望所激動而跳落到街上。

在那書齋的昏光中，一大羣藝術家、模特兒、女伶，最近過去的那宴會中所有的跳舞者與來客們，來往地走着，相互擁擠着。足躅聲與低語聲嘈雜着，就像許多細燭微光下的教堂墓地上的聲音一樣。他們從那藤花的枝葉掩蔭中注視那屍體，穿着繡着金花的花綢長袍，頭上裹着一塊手帕掩着那可怖的傷痕，直挺地睡着，一雙白手伸在兩腰旁，情狀像表示那最後的失敗與屈服，躺在那矮榻上，Glycine 花遮蔭着，那花架旁就是葛沁在那跳舞會中與他底情人相識的地方。

十

原來這種破裂的結果有時竟會是死呀！現在，當他們吵鬧的時候，榮再也不敢說去他底離去，再不敢在生氣時說『幸而快結束了』了。如果他說，她就簡單地駁答道：『好，你走好了；我一定自殺；我一定照她一樣做。』這種威嚇，她以為他可以從她那悲哀的神情裏，從她所唱的悲哀歌曲裏，從她那靜默的冥想裏看出，使他不安以致於恐怖。

同時，他已經受過了在部中見習領事事務期滿的考試；因為他一向忠於職務，第一個空缺出來就要派他，那不過是幾禮拜中甚至幾天中的事！在那天時漸短的一季末尾的幾天，他們周遭的一切都在改變成冬天的景象。一天早晨芳黎把窗子打開在朝霧中叫道：

「看啦，燕子們已經不見了。」

一天一天，那些鄉村中產人家都把百葉窗上了起來；在那佛賽萊大路上，老是過着成羣的傢具車，裝載着草棚和屋頂上所生植物的鄉下大車，車上植物的葉子被風一團團吹成漩渦飛去，飄蕩着像是低空中飛着的雲一樣；風車哩，都寂然立在空漠的田中。在他們那菓實折去，綠葉脫落，因而顯得較小些似的菓樹園後方，那些扁閉的小避暑屋與洗衣局紅屋頂的晾衣室，緊挨地點綴在那黯淡的景色中；在房子的另一方向，那再無什麼障礙着的鐵路，沿着那透光的森林，伸展成一條不盡的黑線。

把她孤苦地撇在這陰鬱的環境中是多麼殘忍！他一想到便覺心中不忍；他怕永沒有向她執手道別的勇氣。這正是她所恃而無恐的，她等着那惡時的來臨，事前只裝着鎮靜的樣子，再

不談到那個問題，實踐她那對於他的離去不加阻撓的約言，這是他們起首就見到並約好了的事。一天，他回家時帶來這樣一個消息——

「我已經被派定了。」

「哦，派到哪兒去呢？」

她佯作毫無所動地問，但她底唇色慘白了，眼光黯淡了，面容苦痛得那樣緊縮着，使他不願再讓她多受痛苦：「不是，沒有，還沒有派定地方。我已經讓黑多整頂了我的缺；這至少還要我們在一塊兒過六個月。」

接着是一陣流淚，笑和狂吻，同時她斷續地說：「感謝你呀，真感謝你呀！我將來定要使你底生活萬分快樂！你看，想到你要走開，我就忿恨起來。」她說她將把她底壞處改掉，把她底壞皮氣慢慢壓制住。等六個月以後，就不是秋天了，對於那兩個人的死之恐怖也可消去。

她果然守着她底話，再不爆發她底神經質了，再不吵鬧了；而且，爲避免那小孩子在跟前會使榮不快，她更決心地把她送到了一個佛賽萊寄宿學校去。他只有禮拜天回來；如果那新的環

境還不能立即把他那狂野悖逆的性質煞一煞，至少總也使他學會假裝老實。他們生活在靜謐的雲圍裏，每次同赫特瑪門一塊吃飯都是風平浪靜地過去，那個鋼琴也重爲那些可喜的和歌而打開了。但在心裏，榮比前是更加不安，更加煩擾；他問着自己他那心底脆弱究竟要把他引導到什麼境地，有時更認真要放棄那種駐外使領職務，永遠在部裏作事。那麼，就可以常在巴黎，可以把他現在這種生活的租約無限地延長下去；但這也就是他底青春之夢的毀壞，家庭也要因而而失望，同父親一定要決裂，因爲他是永不寬宥這種對於家族遺教之背叛的，尤其是當地發覺了原因的時候。

而且，這都是爲誰呢？不過爲一個他已經不再愛了的，殘敗早衰的東西——他在她那些舊愛人面前毫不經意，那已證明了他是不再愛她了。事情既是這樣，那種生活究還有什麼魔力呢？

在一個十月尾的早晨，當他進入火車中時，一個年青姑娘底眼光同他底相遇了，立刻使他想到了那林中的邂逅，那幼年老成的姑娘 (child-woman) 底那種光明的姣媚，她底小影曾使

他思念了好幾個月。她還是穿着那身在許多樹下被日光點映得非常好看的衣服，只外邊又披了一件寬大的旅行斗篷；一包書，一個小袋兒，一束長荻和最遲開的花在她身旁坐位上。這說明她是因爲在鄉間避暑期過去而回轉巴黎。她也記起了他來，眼中微含着笑意，清明純潔得像春水一樣；一剎那間，他們倆內心一致地想到了同一事故。

「你母親現在身體怎樣了啊，達芒德君？」老保開魯忽然問，迷惘了的榮，起始並沒看見他，他是蜷伏在那車角裏，俯着蒼白的臉看報紙。

榮回答了他，他居然還能記得他因他底家人，使他深爲感動；更使他感動的是那姑娘問到他那倆雙生小妹妹，因爲她們曾經寫了一封很可愛的信給她底伯父，爲致謝他替她們底母親治病。原來她曉得她們呀！想到這兒他覺得十分快樂；後來，因爲他那天早晨似乎特別地易受刺激，一聽說她們正是回轉巴黎去，保開魯要到醫學校去開始授課，他立刻便覺得很沮喪。他再沒有別的機會遇見她了。車窗外飛着的原野，適纔還美麗的，這時就似乎黯淡得如同太陽在遭日蝕一樣。

火車頭長嘯了一聲；他們到達目的地了。他向他們鞠了一躬，便離了他們，但在出站時他們又遇見了，保開魯並在人衆的嘈雜聲中告訴他說，在下個禮拜四以後他一定在家——問他願不願意去吃杯茶。她在攙着她伯父底手，榮覺得好像請他去的就是她，只沒說話就是了。

在好幾次地決定要去訪候保開魯以後，他就不——因為把自己壓抑在不必須的思念下有什麼好處呢？——他就在家裏說部裏最近將有一個盛大的晚會，他是一定得到場的。芳黎整理他底外衣，燙潤他底白領子；可是到禮拜四晚間臨到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全沒有出去的意思。但他底情人向他說那宴會是必得去的，並責斥她自己太很佔他了，太自私地把他屬於自己了，他並勸說着他，溫情戲謔地打扮他，重新把他底領摺和頭髮撫摩撫摩平整，笑說她底手指有捲煙味，恐怕他底舞伴們要扭開鼻子去；她底煙捲兒是時時放在火爐檯上，又時時拿起。當他瞧見她是那樣快樂而多趣，他深自懺悔欺騙了她，差不多極願同她在那爐畔呆着，如果不是她堅持地說：『我非要你去——你非去不可！』並且愛意地把他推出到那昏暗的大路上。

他歸來時夜已深了；她在睡着，燈光照着那倦怠的睡狀，使他想起了一次在那可怕的祕室

洩露之後的，同樣的自外歸來，那已經是三年以前的事了。他那時是怎樣一個懦弱蟲啣！那本可以把他底鍊鎖打破的東西，卻又把她更加釘緊起來，命運爲什麼全那樣奇異地幻變呢？他幾乎煩厭嫌惡得惡心欲嘔。那房間，那床，那女人，於他是一樣的可怕；他輕輕地把那燈端到鄰室裏去。他希望沒有人在他面前，好讓他追想他適纔所經歷的事——呵！並沒有什麼事，幾乎沒有什麼事——

他掉進愛裏了！

在日常說話中，有幾個字含有一種祕密的源泉，這源泉有時忽然把牠們最深的蘊蓄流露了出來，並把牠們那特殊的，幽祕的含義告訴給我們；不久那字便又把牠自己隱遁起來，恢復了牠平常的形態而飄去了，沒有意義，卻被機械的日常用法用得爛熟。愛就是這幾個字中之一；凡是曾經明白了解過這字的整個含義的人們，他們定可懂得榮一點鐘來所受的那種精緻的痛苦，他起始連他那種情感的真正原因也不知道。

在 Place Vendôme 那客廳的一角，他們曾一塊兒傾談了許久，他所感到的只是一種完

美的舒適，一種環境繞着他的甜蜜的軟媚，此外並沒有什麼。

在他還沒有離開那所房子而且還沒有走出門的時候，他就被一種狂野的快樂攫抓住了，接着又像他全身的血管都爆裂了一樣昏迷了許久——
「呵呀！我是怎麼回事呢？」他穿過牠底街道而走回家去的那個巴黎，於他似乎全是新奇的，神妙的，光明的，燦爛的。

確切，在那夜之野獸們自由巡蕩獵食的時候，在那陰溝中的污穢都蒸發出來，並在那黃色瓦斯光中呈現着擁擠者的時候，他薩美的愛人，對於一切放蕩淫佚的現象本都覺得有趣的，但他此刻所見的巴黎，她腦中充滿着跳舞樂曲，向她底白衣下面綴飾着的星們低唱着——那純潔的巴黎是沐浴在月光中，聖處女的靈魂們在那月光中顯現着！忽然，當他走上車站前面那寬台階的時候，差不多已到他那不幸的門口了，他使自己也覺驚詫地大聲說道：「呵，我愛她！我愛她！」他就是這樣明白了愛的意義。

「你在那兒麼，榮？你究竟在作什麼事呢？」

芳黎一驚醒來，因為她覺得他沒有在她身旁。這時他需要起身去吻她，向她說謊，為她描述部裏跳舞會的情形，告訴她那兒有什麼漂亮衣裝，以及他同什麼人跳舞；但為要避免她底詰問，尤其是為要避免他所厭憎的那種愛撫，因為他正在追念那另一個，於是他想出了那急於做的工作，說在為赫特瑪畫圖。

「火熄了呀！你怕要着涼哩。」

「不要緊，不要緊。」

「無論如何，你要把門打開，好讓我能够看見你的燈。」

他裝謊不得不裝到底，遂把棹上的圖樣安排起來，於是坐在棹前，屏着呼吸，凝想着，追懷着那天晚上所遇的一切事故，而且為要使他底美夢深印在他底腦中，他寫着一封給賽沙利的長信，描述着牠，這時夜風吹動着樹枝，唵哨着，怒號着，但並沒有樹葉的沙沙聲，火車軌軌地一輛輛

從屋傍奔過，拉拔魯因爲被燈光所苦，在他那小籠裏轉側着，驚異地叫着從這架跳到那架上。

他把一切都告訴他了，林中的邂逅，火車中的再遇，以及他走進那些候診室時的特殊情感，那些候診室在他們從前去求診時曾覺得是那樣慘淡可悲，門口許多人低語着，椅上坐的人相互交換着憂愁的目光！但那天晚上牠們於他是掃除了一切，充滿着生命與活力，排成一個明亮的長的行列。連保開魯自己也沒有那種板起的面孔，和那濃厚的眉毛下那種探尋着的，使人不安的黑眼睛了，卻掛上那種喜歡客人到他家來尋樂的，有點聲望的中產階級者那種溫和慈藹的表情。

「忽然她向我走來，其他的一切我都看不見了。她的名字是叫伊菱呀，親愛的叔父；她長得很美，樣子動人極了的，頭髮是在英國女孩中所常見的那種金褐色的，狡黠的小嘴老是要笑的樣子——但可並不是許多女人那種刺激人的矯揉的笑哩；她那笑簡直是純真的青春與快樂的泛溢。她是生在倫敦的；但她底父親是法國人，她說話一點也沒有外國音，不過在唸某幾個字時，喊「伯伯」時，有一種很可愛的調子，她那伯伯的喊聲每次都使老保開魯底眼中射出寵愛

的光。他要她到他家裏是爲要減輕他那子女過多的兄弟底負擔，並以她補填她那大姊姊的缺。她那姊姊是兩年前嫁給了他醫界中的一位翹楚。但她可簡直不高興醫生們的。她這年青的小博學者底癡想是怎樣使我發笑呵，她要求她未來的丈夫得首先與她訂下嚴肅的正式合約，將來彼此都獻身於人類學學會！她是一個各處漂流的小鳥。她喜歡船，喜歡海；她一見到指向海的船桅就要衷心地感動。她把這些都極自然地告訴了我，就像告訴一個同伴一樣，她底態度表現着一個真正的高貴女性。雖然她是穿着巴黎的麗裝；我靜聽着她，被她底聲音，她底笑貌，我們趣味的相同，以及我私心的一種想念所魅惑着，我當時確認我一生的幸福就在眼前，而且只待我去握持住牠，把牠帶到遠方，帶到那「經歷」事業把我派去的任何地域。」

「快來睡罷，我愛。」

他驚了一下，停了筆，非意識地把那未寫完的信藏了起來：「頃刻就來。你睡熟好啦；你睡熟好啦。」

他說話時很生氣，於是伏在棹上，靜聽她底呼吸聲重復入睡；因為他們是近在咫尺——同時也是相隔千里！

「無論怎樣，這次的遇合與戀愛將要使我得救。你知道我底生活情狀的；不用我說，你一定可以想像事情還是和從前一樣，而我一直是一無所成。但你所不知道的是我竟打算犧牲幸福，將來和一切於那不幸的行徑中，在這不幸裏我是一天天漸深漸深地向下墮落着。現在，我已得到了我所缺少的那種動力和堅強了；爲要使我底弱點不再發展下去，我已發誓在我們未分裂，我沒有得到自由以前不再往那家中去。明天我就要逃開。」

但第二天他並沒有逃開，第三天還沒有。他需要一種逃去的怒詞，一種藉口，需要在吵鬧的高潮中說一聲，『我走我的路！』來掩蓋他底不再歸來；但芳黎卻是在他們同居開始過那迷幻生活時一樣溫柔而快樂。

他能够只寫一句話說，「我們的關係算完結了」不加其他的說明嗎？那潑辣的東西是決不會屈服於這麼一句話之下的，她定要追蹤他，找上他的家門，找上他的衙門去。這樣不行，最好還是面對面地攻擊她，使她知道事情是不可挽回的，破裂已到了終局，毫不生氣但也毫不憐憫地把種種原因數說給她聽。

但想到這些時，對於像阿麗斯多莉那種自殺的恐怖又襲上心來。在他們宅子前面，在街道另一邊，有一條巷子可以通到鐵道路軌，巷口有一扇大門關着；鄰近的人們在匆忙時就從那兒走，順軌道走到車站去。在意想中，那南方人看見他底情婦，在最後一次吵鬧後，衝過街順着那巷子奔去，把她自己摔躺在那載他以去的火車的車輪下。這種恐怖使他那樣煩惱，甚至只一想到那兩堵長春藤覆蓋着的牆中間那個大門，就使他把那宣佈延緩下去。

只要他有一個朋友，一個什麼人能看顧她，在她最初的狂激中照扶她也就好了；但他們是那樣祕密地生活着，像山鼠住在洞裏一樣，一個熟人也沒有；至於赫特瑪們，那倆變態的自我主義者，肥胖得發光發亮，因為冬季蟄伏期將近，他們底獸慾主義是更加顯著，像愛斯克馬矮人一

樣，他們並不是那可憐的小東西在失望與摒棄中可以呼援的人。

可是，他總得與她分裂的，並需要快點做。不顧對自己的約言，榮又到 Place Vendôme 去了兩三次，並且是更深更深的掉進戀愛裏；同時，主題雖然並還沒有談到，但在老保開魯對他的熱烈歡迎中和伊菱的態度中，矜持是混合着愛意的寬容，似乎是明白宣告接受的預示——一切都催他不要再耽擱下去了。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說說，又要找藉口敷衍芳黎，又要做種種褻瀆的事，受罷了薩美的吻，又把他那虔敬的震顫着聖禮致獻於另一人底足前。

十一

正在忽此忽彼地躊躇不決時，他在部裏棹上發現了一個名片。「是一位老爺的名片，他在早晨已會兩次來謁。」關者告他說，對下面的這些官銜表示着敬意：

郎河流域葡萄業灌溉除蟲會會長

中央研究預防委員會委員

省派代表……

賽·葛沁達芒德

原來賽沙利叔父到巴黎了呀！勒菲拿竟作了代表，作了一個預防委員會的委員了！他還在迷惑中時，他底叔父現在他面前了，臉色還是像松球一樣作黃褐色，還是有着那驚奇的眼光，那使兩太陽穴撮皺起來的笑，那連盟式的鬍鬚；但他那永不離身的粗絨布馬甲，現在卻被一身大呢外衣套代替了，這外套密扣在他底肚子上，使那矮子真地很有些會長神氣。

他爲什麼事到巴黎來的呢？他是要來購一架爲灌溉他新闢的葡萄田用的汲水機——他說「汲水」二字時帶一種篤信的神氣，這神氣使他底目光顯得高貴可敬——還要爲自己雕一座半身像，因爲他底同人們要用這樣一座像來點綴他們底指導者底住室。

「你已看過我的名片。」他肅然地說，「他們已舉我作會長了。我那灌溉法在南方正在受大衆的讚嘆。呵，想一想，我勒菲拿真個要成了法蘭西葡萄業的救主了！你看，只有亂七八糟的人才什麼事都做得好。」

但他到巴黎來的主要事務是幫助他脫離芳黎。深覺到事情很糾纏，他於是來幫一點忙。

「我對於這類貨知道得清楚極啦，你可以想見。當高波巴舍離開他底姘頭以便去結婚的時候——」在敘述他底故事之前，他先停了停，解開外衣拿出了一個鼓脹脹的小袋兒。

「先不說別的，你把這袋兒拿去。你拿去，我說錢——牠可以使車輪滑溜溜。」他誤會了他姪兒底表情，以為他因為腴腆而拒絕。「拿着！拿着！我受了一個父親的恩而能在他底兒子上報，這樣使我很高興。況且，狄洪訥定要我這樣做。她對於事情的始末都知道了，聽說你打算結婚並撇開那老電光魚，她喜歡極了！」

榮以為那「老電光魚」的字樣從賽沙利口裏說出來有點太不公平，因為他底情人會幫過他大忙，他微感痛苦地答說——

「把你底袋兒收起來，叔芳黎對於這類東西是這樣地不在意，你比別人都知道得清楚些。」

「不錯，她是個好女人。」那叔父說，好像讀葬禮中的誄辭似地，接着又擠着他眼角的皺紋

說：

「你把錢留着也是一樣。錢要在我手裏，巴黎的誘惑太多了，我願叫你拿着；而且，你在與女人破裂時需要錢，正如你在與人決鬥時需要錢一個樣。」

說完這話他就站起身來，說他正餓得要死，又說在晨餐棹上吃着東西時那重要問題可以討論得更圓滿些。這是那南方人在談到關於女人問題時的那種別緻的生動而有風趣的調子。

「我們私自說，孩子。」——他們正坐在一個波更路的餐館中，那叔父餐巾圍着在頸下，吃得臉上放光，同時榮是只用齒尖細嚼着吃不下去。——「我看你似乎把事情看得太悲劇的了。我也很知道第一步是很難，說出要分離是一種地獄的痛苦；但如果你覺得太難受，可以一句話也不必說，——照高波巴舍一樣做好了。只到他結婚當日的早晨，拉芒娜還一點也不知道。夜間，他離開新婦，跑到那哭號着的歌女那兒，把她送了家去。你恐怕要說那太不合理，也太不忠實。但一個人是不喜歡吵鬧的，尤其是同寶拉蒙娜那樣可怕的東西們！那漂亮的高個兒已在那小潑婦面前戰慄了二十年了。所以在脫離她時，他不得不採用詭計，乞助於策略。」這就是他所說的。

故事。

在結婚日的頭一天，一個大節日的八月十五號，賽沙利向那年青女人提議到約德去釣魚。高波巴舍說要去會同他們用晚餐，三個人將於次日晚間一塊回去，那時巴黎當已散放過了塵埃混合着爆炸的炮竹和油燈的氣息。她答應了。看呀，他們都直條條地躺在那小溪的岸上，那小溪在兩岸間潺潺地流着，閃爍着，把農田映得格外綠，柳樹格外繁茂。釣罷了魚，就洗澡。他同寶拉像兩個孩子，兩個火伴一樣在一起游泳，那已不是第一次了；但在那天，那小芒娜，赤裸着背和腿，全身都像吉普色人一樣刺着花紋，浴衣在任何部位都密貼着——她或者以為高波巴舍已授他以「全權」。呵！那小賤人！她回過頭來瞪着他臉上頑強地說——

「你要曉得，賽沙利，可不許這樣。」

他不堅持，恐怕把他底機會弄糟了，但他問自己說，「等吃過晚飯再說。」

晚餐吃得很快活，是在那主人為慶祝八月十五節日扯起了兩面大旗的旅館中的木洋台上。天氣很熱，芳草的氣味很香，他們可以聽見鼓聲，炮竹聲，絞絃琴的樂曲聲在各街上滾轉着。

「高波巴舍今天不來是多麼傻的事呵，」拉蒙娜說，兩臂張開着，眼光溼潤潤的。「我覺得今夜好像有點開玩笑似的。」

「天啦！我也覺得是這樣哩！」

他正在洋台的欄杆上靠在她身旁，欄杆被熾熱的陽光晒得還覺得燙人，他像做試驗一樣，狡猾地把一隻臂抱住她底腰，「呵，寶拉！寶拉！」那時那歌女不但不發氣，反笑起來，但笑聲是那樣的巨大而酣暢，結果他也跟着笑起來。夜間，當他們用過甜點心舞罷歸來的時候，一個同樣的企圖被同樣的對付拒卻了；因為他們的臥室相鄰着，她隔着隔斷向他唱：「你太矮小了喲，呵！你太矮小了喲，」——並在他與高波巴舍之間做了許多不大恭維的比較。他幾乎被惱得要奚落她，喊她作芒娜寡婦；但都未免太早了。可是，在第二天，當他們坐在一席豐富的晨餐之前，而寶拉因為她底人兒竟爽約不來而變成煩惱焦急時，他很放心地掏出錶來嚴肅地說：

「晌午了！事情已全過去了。」

「你底話什麼意思？」

「他已結婚了。」

「誰？」

「高波巴舍。」

Vian

「呵！孩子，那是怎樣一種打擊！在我一切的戀愛中我從未受過這樣的打擊。她立刻就要動身回巴黎。但非到四點鐘沒有車。同時，那無信義的人正同他底妻子在火車上到意大利去。於是當我把祕密說出以後，她就用拳爪來抓打我要我說出一切——真好運氣——接着她就找傢伙來拼我，最後她發了劇烈的歇斯的里病倒在地板上。五點鐘時，他們把她強按在床上；我哩，全身撕破，流着血，就像剛從荆棘藩籬中鑽過一樣，急忙地去找都阿晒醫生。在這些事故中就像在決鬪時一樣，你總得要個醫生跟着纔好。試想我空着肚子在路上跑，又在那樣熾熱的太陽底下我同醫生轉來的時候天已黑了。將近旅館時，我忽然聽見許多人聲，並看見一大羣人在窗下。天啦？天啦？她自殺了嗎？她殺了什麼旁人嗎？在拉芒娜後者更爲近似。我跑向前去，而我看見的是

什麼，猜洋台上掛着許多威內薩式的燈籠，那歌女站在那兒，毫不悲苦而且很美麗，身上裹着一面旗，正在高聲唱着「馬賽曲」慶祝那重大的節日，聽衆在大聲喝着彩。

「這孩子，就是高波巴舍姘度生活的結束；我可並不是說那是一下子就完全結束了。一個人在十年監禁之後，總還要有短期間的被監視的。不過，事情中最壞的部分都被我兜攬了；如果你願意，我願爲你盡同樣多的力。」

「啊！她不是那類女人哩。」

「胡說。」賽沙利說，正打開一匣雪茄拿到耳旁聽聽牠是不是乾的；「你並不是第一個撇掉她的人。」

「這一點兒也不錯。」

於是榮很歡喜地抓住了這句話，要在數月前這句話是會使他心碎的。他那叔父與他底有趣的故事故使他真地鼓起了一點勇氣，但他所不贊成的是要過幾個月兩方面說謊的生活，要弄詭計，要把他底時間分散；他再也不能決心那樣做，寧願等些時再說。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當那年青人在猶豫中苦惱着的時候，那預防委員會的委員梳理着他底鬚鬚，試着各樣的微笑姿勢，這樣那樣的移動着頭，接着漫不經意地問道：

「他住的地方離這兒很遠嗎？」

「誰呢，請問？」

「怎麼，那藝術家呀，你向我建議去找他爲我雕半身像的那位高達呀。我們此刻可以一道去問問價錢。」

高達，雖然他已成了名，但他浪費得利害，他仍住在他早期成功作品背景的搭薩斯路。當他們到那兒去的時候，賽沙利問到他是一流的藝術家；不用說，他價錢一定要得貴，但那委員老爺一定要這一流藝術家替他雕一個像。

「呵！你不用怕，叔，只看高達不高興擔任。」他並數說着那雕刻家的銜名——藝術學院的委員，「光榮軍」的司令官，還有許多外國官銜。勒菲拿驚詫得瞪着兩眼。

「你們是朋友嗎？」

「很好的朋友。」

「這巴黎是怎樣的一個好地方喲？人在這兒可以相與多麼闊氣的朋友喲！」

要說出高達是芳黎從前的情人之一，而自己是因她纔認識他，葛沁覺得有些羞赧。但我們可說賽沙利也正在作如是想。

「我們Casteler的薩芙像就是他雕的吧，那麼，他總是認識你的情人的，或者，他還可以幫助你脫離她。那藝學院，那光榮軍——這些事物對於一個女人總要給她以很深印象的。」
榮不答，或者他也正想着要利用這第一個情人的力量。

那叔父高興地大笑着接說：——

「說到這兒，你要曉得，那銅像已不再在你父親房裏了。不幸我告訴了狄洪訥說那像恰像你的情人，她一聽說，就定要把它丟去。顧慮到那領事官的怪想，他那對於任何一點變動的反對，要挪動牠實在很不容易，尤其是還要使他無疑惑到挪去的原因。呵，這些個女人們！她做得那樣

聰明，現在是西爾士先生在你父親那火爐台上做主席在，而可憐的薩美是在那風屋裏灰塵中躺着，與爐架和破傢具作伴兒；在挪動時她受了那樣大的苦害——頭巾壓碎了，琴也破壞了。不用說，狄洪訥的忿恨是她倒臺的原因。」

他們到了搭薩斯路。那藝術之區，那在一個院落兩邊開了許多牛欄樣的門的研究室，都表現着質樸與苦作，院落的一端是一所區立學校的粗俗建築，不斷有書聲發出——一接觸到這些，那灌溉會會長對於那環境如此儉陋的人底本領又起了新的懷疑；但他一進了高達的研究室，他知道他所希望的是什麼了。

「十萬佛郎也不成，百萬也不成！」葛沁一開口那雕刻家就嚷了起來；於是慢慢從他所躺着的，放在那零亂荒涼的房間當中的短榻上擡起身來，接着說：「一個半身像呵，對啦！試看那地板上碎成萬片的一堆石膏——那就是我第一陳列室裏許多像，我剛用木槌搗碎的。這就是我對於雕刻的態度，而且，足下尊容又是——」

「葛沁達芒德，會長——」

那叔父搜集着他底頭銜，但頭銜太多了；高達阻止了他底話轉向那年青的說——

「你在注視着我，葛沁。你看我比前此更老些不是嗎？」

他看他那龍鍾的樣子確是顯得老了，那從房子上端射下來的光線映着他那無神萎靡的臉上滿是斑點，凹皺和紋痕，他那獅子樣的披毛露着一塊塊禿疤，好像破地氈一樣，他底兩頰下垂而乾癟，他底上髭是退了光的金色，他也不再費神去捲他染他了。那還是什麼意義呢？可沁娜兒，那個小模特兒，跑掉了。「就是這樣，伙計，同我底塑形助手一塊跑的，他是個野傢伙，畜生，但年紀可只有二十歲！」

他底語調是急劇而含諷刺，在那研究室中來回走着，把擋了他底路的一張椅子用腳踢了開去。忽然，他在那短榻上的，有着雕花銅框的鏡子前面止了腳步，用一種可怕的輕蔑看着他自已說：「你是怎樣一個衰老的醜東西呵！筋脈和頸下的鬆皮就像隻老牛一樣！」他用手摩着臉，像一個老浪子悲傷他底漂亮之逝去，用一種可憫而又可哭的語調接說：「試想，到明年，我連現在的樣子也沒有了啊！」

那叔父驚得楞了。原來這研究院學者竟會說這種鄙陋話，並告訴人家他那可恥的戀愛故事！照此看來，任何地方都有神經病患者的，即令在藝術研究院；於是他對於那偉人的景仰因同情於他底弱點而低減了。

「芳黎好嗎？你們是不是還住在卡威萊？」高達說，突然平靜下來坐在葛沁身旁，親暱地拍着他底肩。

「呵，可憐的芳黎！我們不久就要分離了。」

「你要出國嗎？」

「是的，快了；我並打算先行結婚。我已決定離開她。」

那雕刻家粗野地大笑起來。

「真有的！我聽到高興極了。替我們報復孩子；替我們向那些娼婦報復。讓她們失望，摔開她

們，使她們哭泣，鬼賤人們！你害她們再不會有她們害得你厲害。」

賽沙利叔父得意了。

「你看這位尊家看事情就不像你把事情看得很悲觀。您看過一個傻瓜沒有？他所以還在留戀着她乃是怕她會要自殺！」

榮坦然地說出他是受了阿麗斯多萊自殺的影響。

「但事情是不同的，」高達誠懇地說。「那女孩子是個多情溫柔的小東西，老是兩手卡着腰——像一個肉做的可憐玩偶。德蘇勒特以為她爲他而死，他錯了。她只是因爲對生活倦怠厭煩而自殺。而薩芙哩——呵呵！她將要自殺的她太愛戀愛了；她將像火一樣，燃燒到只餘灰燼。她是屬於那「演愛情戲者」(jeunes premiers)之類的人的，即令老到睫毛和牙齒都脫落淨盡，也還要穿着「演愛情戲者」的服裝，決不會變移本性或者去死。你看我就知道。我會自殺嗎？我憂愁也是沒用的。我很知道她現在去了，我將要另弄一個來，我永遠總老有着一個。你底情人也將像我一樣做，如她從前所做的一般。不過她已不再是年青了，事情怕不像前此容易。」

又是那叔父勝利了：「你現在總放心了吧，不是嗎？」

榮沒說什麼，但他底猶豫已除，並也下決心了。當他們告辭向外走的時候，那雕刻家把他們

叫了回來，並從那塵封的棹上拿起一張像片，用衣袖揩了揩遞給他們看。「瞧，這就是她。她不是很漂亮得使人傾倒嗎，這小婆娘？看這腿，這胸脯！」他那怒瞪着的雙眼，憤激的聲調，老得抖顫着的，粗大的，佈藥刀樣的手指，與他手中顫持着的那遍身是酒窩的小模特兒，可沁娜兒微笑着的肖像比起來是那樣的可怕。

十二

「是你呀？你回來得真早呵！」

她從花園中跑進來，裙裾裏滿兜着落下的蘋果，很快地跑上台階，因為被她愛人那煩惱而堅決的神情擾亂了。

「你是怎麼回事呢？」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是因為這種天氣，這光明的陽光使人覺得困惱。我想乘這將逝去的好天氣儘量玩一玩，到樹林裏去逛一逛，我們倆。你說好嗎？」

她像市井流氓樣大叫一聲，她每一高興時總是如此。

『呵，真好運氣呀！』被十一月的風雨阻在家裏，他們已有一月多沒出門了。住在鄉下並不是老可人意的哩。她到廚房去吩咐了一下，因為赫特瑪夫婦要來他們家吃飯，榮在門外加德大路上等着的時候，他注視着那所被東方夏日樣柔暖的陽光照得溫暖的小房子和那鋪着苔蘚的鄉村寬街道，像人們在離別什麼地方一樣，眼中表顯着依依不捨，永遠難忘的情態。

堂屋間的窗子在敞開着，所以他可以聽見那畫眉的歌聲與芳黎吩咐那僕女的聲音。羅維着：『記着，在六點半鐘的時候可一定得預備停當。第一味菜要先上野鴨。哦！我得把檯布交給你。』她底聲音在那廚房的乒乓聲與那在日光中剔着翎羽的畫眉鳥底歌聲中，是清婉而怡樂。而他因為知道他們那家庭只有兩小時的生命了，目覩着她作那些快樂的準備，很覺傷心。

他十分想就走進去乾脆地，直捷了當地告訴她一切；但他怕她那銳叫，那兇惡的哭鬧，鬧得左鄰右舍都聽見，把這醜事轟動傳遍於卡威萊的上下村。他知道她在潑皮不顧一切的時候，什麼也制不住她，於是他決定依原來計劃把她帶到樹林中去。

「我一切都已分派好了，走罷。」

她快活地挽着他底臂，當走他們那緊鄰門前經過時，她叫她底愛人聲音放低些，腳步放快些，惟恐歐林婆要來陪伴他們，破壞了他們底密伴意味。直到他們穿過那大路向左轉進林中去，她纔放了心。

這是一個光明溫和的天氣，陽光從銀樣的浮霧中篩過，霧氣迷漫於大氣中，裊掛於叢林裏，林中有些樹依然還存有喜鵲窠與成撮的寄生長青藤，在那高高的幾片尙未離枝的金色樹葉中。他們聽着那啾啾不斷的鳥鳴，像一個銼刀銼物時的鬧聲一樣，還有那與樵夫斧聲相應和的鳥喙啄木聲。

他們走得很慢，在那水浸濕軟的地上當心着腳步。她因爲走得太快而發熱了；她底雙頰泛紅，眼光發亮，她停止腳步把出門時披上的那花斗篷脫下，這斗篷是羅莎送她的，——一件她光榮時代的玲瓏值錢的紀念品。她身上的衣服，是一種下等黑綢做的，脇下與腰肩都有了破口，這衣服是他三年來看熟了的；當她在他前面走着，因爲要跨過一道水溝而把衣服提起時，他見她

那靴子的後跟都已破得不堪了。

她是怎樣欣然地忍受着那種半窮苦的生活呵，無追悔地，無怨尤地，只爲他作想，使他舒適，只要與他緊挨着，兩手抱着他底臂，她就再快活沒有了。榮哩，當他斜睨她一眼的時候，見她因這愛之光的新補充而復返青春，很驚愕於她這樣一個東西底永遠不竭的內在的力，以及她那能忘卻一切原宥一切的力，這力使她在一生追逐熱情之後，在許多的失望與悲泣之後，卻仍保有那樣許多愉快的精神與自在的歡喜，雖然過去的創痕都在她臉上刻印着，但稍微流出一點快樂情緒就把牠們洗去了。」

「那是一顆香菌呀；我敢說一定是香菌！」
她俯身鑽進那叢莽中，蹬在敗葉堆裏，出來時頭髮披散着，衣裳也被刺蒿掛破，指着那香菌柱下的，足以區別真假的網狀物說，「看嘍，牠還有網兒哩！」於是她覺得很得意。

他不聽她，他正在想着別的事情，自己問自己：「這是不是最好的時機就告訴她嗎？」但他底勇氣不足，因爲她正在暢快地笑，也許因爲那地方不適宜；他又像刺客要去殺人一樣引着她

向前走。

當他正要下決心的時候，有一個人，在路的轉彎處現出來，擾亂了他們的密談——是他們常遇見的本區守林人郝叔空。一個窮鬼，他接二連三地在他那林中池邊的小屋內——這小屋是他底職守限定他住的——死去了兩個孩子和他底妻，都是害的惡性熱病。在第一個死去的時候，醫生就說那小屋有毛病，因為離水池和水池的流出物太近了；可是，不管那些證明與報告，他們依然讓他在那兒兩年三年地住下去，在這期間內他全家人死得只剩下一個小女孩，他終於領着她遷到了樹林邊沿一處新屋裏。

郝叔空有着布雷東人 (Breton) 的面孔，光亮勇敢的眼，前額隱在他那獵人帽下面，——一個忠於職務，對一切命令都迷信服從的標準範型；他一肩掬着來福槍，一肩伏着他所抱着的那熟睡孩子的頭。

『她好點兒沒有？』芳黎笑着那四歲的面色蒼白因熱病而緊縮成一團的小女孩問，她睜開了帶紅圈兒的大眼睛醒了過來。那守林人嘆了聲長氣。

「還不十分好。我到哪兒去都帶着她，但也沒用：她不吃什麼東西，也不要什麼東西；我總以為我們換地方住換得太遲了，她已經染上了那熱病。她身子這樣輕——您試，太太，您怕要說她是一片樹葉哩。怕終有一天她也要同那幾個一樣死掉的！上帝啊！」

他嘴裏咕噥着的那句「上帝啊！」就是他於對各區官和區教士們的殘忍之整個的反抗。

「她在顫哩；她好像很冷。」

「這是因為熱病的原故，太太。」

「等會兒；」我們想法使她暖一點兒。她取她臂上搭着的斗篷裹在那小孩身上，「好好，就讓牠裹着她；等她長大結婚時就拿牠當新娘的面紗。」

那父親心酸地微笑了一下，握着那小兒的手——她此刻又睡去了，在那灰白衣中面現土色，就像一個死了的小女孩一樣——叫她謝謝這太太，接着說了一聲「上帝啊！」走開了，那句「上帝啊！」因他脚下枯枝的斷裂聲又被他忍了回去。

芳黎此刻不像適纔有興緻了，只緊偎着他，表現着所有的那種一個女人因受了或悲或喜

的感動而更靠緊着她底愛人的狡怯與親嬌。榮自語說：『她是個多麼心慈的女子呵！』但他底
 決計並沒有因此軟化，反而更決定非實行不可；因為伊菱的面影在他們正走進的斜坡路上現
 了出來，他記起曾在那路上遇見的那光明的微笑了，那微笑當時就把他底心抓住了，雖然他還
 不知道她那永久的動人處，這動人處就是她那聰明溫柔的性格之幽祕的源泉。他追想着自己
 直等到最後那天，而那天是星期四。『好，我非執行計劃不可！』於是看見不遠就有一個十字路
 口，他心下決定就到那兒爲止。

那是一片樹木剛被伐去的曠場，許多樹躺在樹皮，樹枝，木炭灰的斷片碎屑中。再往前不遠
 就是那水池，冒着白色的蒸氣，那被棄的屋頂倒塌門窗破爛的小屋，郝叔空家人的防疫院，就在
 岸邊。再遠，樹林直伸展到威里次，一遍高樹紅葉密佈着的大山坡，看來很帶着淒涼情調。忽然他
 脚步停下了。

『我們歇會兒吧？』

他們在一顆新放倒的長樹幹上坐下，是一顆老橡樹，可以由斧痕數知牠小枝的數目。那是

一角很暖和的地方，被太陽的灰白色反光與晚開紫蘿蘭花的香味襯得很有生氣。
「這兒是多麼清幽呵！」她說，頭倦然地伏在他肩上，想在他頰上那地方吻一下。他身體向後掣了掣，握着她底手。這時她看他那忽然變得冷硬了的臉上的表情，覺得驚愕了。

「怎麼回事呀，爲什麼呢？」

「不好的消息哩，可憐的孩子。你不是知道頂了我底位置的那黑多瑩麼？」他用一種粗嘎的聲調吞吐地說，那聲調發出的音使他自己也吃驚，但牠更加堅定了他預算着的那故事的完結。黑多瑩一到任就病了，部裏又派他去代替他。他已推斷到這樣要容易說些，比說真話要少生痛苦些。她靜聽着他說完，不摻一句話，臉色慘白，兩目無神地瞪着。「你什麼時候動身呢？」她問，抽回了她底手。

「哦，就是今天夜裏。」又假裝嘆氣的說，「我打算先回 *Catalot* 呆一天，然後就搭船赴馬賽。」

「够了，別再騙我了！」她野性爆發地躲着脚叫了出來。「別再說鬼話了，別發你的昏。事實

就是你要去娶女人。你家裏打着你底主意已有好久了。他們惟恐我留住了你，惟恐我阻止你去找溫濕病害，找黃熱病害！終歸算他們滿意了。一個年青女人更使你愛，當然的。回想那個禮拜四我是怎樣細心地替你挽那領結呵！我那時爲什麼那樣傻呢？

她兇狠怕人地大笑了一聲，這笑使她底面容緊縮，並顯露出她所驕傲的那可愛如珍珠樣的牙齒間有了個缺口，這缺口他一直沒看見過，一定是最近纔有的；在她那土色的皺紋的，歪縮的面孔上又失去一顆牙，使葛沁感到一種可怕的劇痛。

「你聽我說，」他說，拉住她的臂叫坐近他。「是眞底；我要去結婚。你知道，我父親一定要這樣做；但這於你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我是要離開法國的呀！」

他放鬆了她，率性讓她怒氣達到沸點。

「原來你讓在林中跑了幾里路就要告訴我這些話的麼！你向自己說：『無論如何，旁人不會聽見她底哭叫了。』可是並不然：一聲也不哭，你看，一顆淚也沒有。第一，我已有了個同你一樣漂亮的孩子代替；你可以去你的，我決不要你回來。像你家鄉人所說一樣，同着你底老婆孩

子滾到印度國去好了。她一定是個溫柔的小東西，那孩子哩，醜得像猩猩一樣；不然她定有一個懷着胎的大肚子，因為你同那些爲你選擇她的人都是一樣傻瓜。」

她再也忍不住了，罵出了一堆凌辱侮謾的話，直到再無辦法而睡到他臉上，像一個人舉拳欲擊時一種冷毒地罵：「弱蟲！騙子弱蟲！」

這時又輪到榮一句話不說，也不想阻止她而默聽着了。他喜歡她如此，卑劣，下流，恰是萊古蘭老爹底女兒；這一來分別可以更不覺殘酷些。她也想到了這層嗎？不管想沒想到，她忽然不罵了，頭胸前向地，倒在她愛人脚下，全身顫動着大哭起來，哭聲中露出斷續的哀嘆：「恕了我吧！可憐我吧！我愛你呀；只有你是我的呵。我底愛喲，我底生命喲，不要這樣做吧；不要撇下我呀！試想你一走我將怎麼做喲？」

他有些被她的情感所屈服了。呵！那正是他所恐怖的。他底眼也淚漲了，他昂起頭不使牠們流出，極力用許多蠢話安慰她，並用那句可以勸服她的話：「不要緊，在沒出國以前我總不撇掉你。」

她爬起身來哭訴出她底整個希望——

「唉！你不是還沒走麼。我要向你說，『等等再說吧，讓我依舊愛你吧。』你以為一個男人能夠第二次被愛像我愛你一樣嗎？你是這樣年輕，結婚的時間多哩；但我不久就什麼都完了。我將要力盡精疲，那時我們自然地就分離了。」

他想站起身來：他很有站起的勇氣，並告她說無論她怎樣說都沒用的；但她膝行在依然存在那窪地的泥水裏，拉着他，硬要他仍然坐下；她跪在他面前，兩臂抱着他，用手輕拍着那冷然的臉，用指摸索着他底髮，用她底唇與溫媚的眼光與狡愁的撫摩，竭力想把他底愛火之餘燼燃燒起來，她更喂囁地向他提起他們前此的歡樂，與愉快的星期日下午。說她此後所要給與他的，怕比要這些更要強勝萬萬。

當她在他耳邊這樣低語着的時候，她那被痛苦與憂恐的表情斂縮的臉上，滾着大點的淚珠，後來她掙扎着用一種人們在夢中所聽見的那種厲聲銳叫着：「哦，不行！告訴我你並不是真的要撇下我！」接着是許多悲哭聲，哀號聲，呼救聲，就像她見他手中有把刀一樣。

那劊子手簡直不能比那犯人更膽大。他恐怕她底撫摩更甚於她底憤怒，但她那種怨聲與失望他卻又不能不聞不見。那怨聲充滿林中，接着在那滿含熱病菌的污臭水池上逝去。池水被陽光射着，顯得紅而黯淡。他預料要忍痛的，但沒料到會那樣厲害；這需要那一切的新的愛之光來助他抵拒那種要因兩手把她抱起並向她說：『我不去了；別哭！我不去了。』的衝動。

他們像這樣相互苦痛了許久許久。太陽只剩有一縷紅光，在地平線上愈漸愈窄狹；水池是灰黑色，見者怕要說牠那有毒菌的蒸氣是在侵入那窪地。那樹林，以及那對面的山坡。他在那昏黑中只能看見她那蒼白的臉仰對着他底口張着不斷地放出悲聲。過了一刻，在天全黑了以後，她底哭聲停止了。接着是不斷地眼淚下落的聲音，像大風暴以後的急雨一樣，時時吐出一個深刻而低沉『呵！』像是她看見一個驅去又來，驅去又來的可怕幻影似的。

後來什麼都沒有了。事情已完全過去了；那隻野獸算是死了。一陣寒冷的北風吹起，搖動着樹枝，帶來了遠處鐘聲正敲四下的回聲。

『來，我們走吧；別呆在這兒。』

他把她徐徐扶起，手中覺得她身上像蠟樣黏黏的，像小兒一樣無力，因傷心悲哀而抽搐着。他覺得她像對於一個能這樣冷硬對待她的男人存有一點恐懼心和敬仰心。她走在她身旁，跟着他底脚步，但很溫順，也不挽着他底臂；如果有人看見他們這樣可疑地在憂鬱沉默中沿着那僻徑走着，地上黃色的反光引導着他們，這人怕要說他們是一雙農人夫婦在露天中做了一整天工後精疲力倦地轉回家去。

當他們走出樹林時，一點燈光在郝叔空家敞着的門內露出，他們又看見有兩個黑影遮着那燈光。「是你麼，葛沁？」赫特瑪問，同那守林人向他們走來。他們因為他們不回去，又聽見林裏有哭聲，正在很焦急。郝叔空正待去取他底槍，以便尋找他們。

「晚安，先生，太太。小孩子很喜歡她那圍巾。我只好把牠放在床上同她一起。」

剛纔不久的那施賑，乃是他們共同的最後一次善舉；他們底手最後一次共同撫摩那一個將死的小身體。

「晚安，晚安，郝叔空老爹。」他們三個人一塊慌忙地回轉家去，赫特瑪對於那滿佈林中的

鬧聲依然不明白。那些聲音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你怕會以為是有人在殺一個獸或是什麼東西。難道你們沒聽見麼？

他們都不答。

在那加德大路的轉角，榮踟躕不前。

「吃了飯再說罷，」她低語請求他。「這趟車已開了；你可以搭九點鐘那輛。」

他同他們一起走進屋裏。他何必怕呢？那種哭鬧是不會演第二次的，而他至少也可以給她這些微的慰安。

堂屋間很暖和，燈在明亮地點着，他們在邊道上的脚步聲已通告了那僕人，他正把湯端正
在桌上。

「你們可算回來了哇！」歐林婆說，她已坐好了，餐巾放在短手膀子下。她把湯盆蓋揭了開去，忽然靜止下大聲嚷道：——「我底天啦！我親愛的——」
原來是她發覺了芳黎那憂傷的面色，像老了十年一樣，兩眼臉脹而發紅，衣服上甚至頭髮

上滿是泥土，就像一個娼妓被警察剛驅逐後的那種可怕的狼狽樣子。她先呻息了幾口長氣，可憐的紅眼在燈光裏映着，漸漸地，那小屋中溫暖的霧圍氣，那光明可愛的食品又喚起了她歡樂日子的記憶，從新流了一陣眼淚，流淚中說出這麼句話：

『他要撇下我；他要去結婚。』

赫特瑪夫婦和那進菜的鄉下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看葛沁。『無論怎樣，我們先吃了飯再說。』那男胖子說，顯明地動了感情；於是饕餮的調羹碰盆子聲與隔壁臥室的滴水聲應和着，芳黎正在房裏潤臉。她轉出來時，面孔被粉擦成了青色，穿件白羊毛的皮格魯式衣服，赫特瑪們驚愕地看着她，以爲又要哭鬧，但她一句話不說，像破了船的水手一樣儘量大嚼，用桌上一切食物——麪包，白菜，一隻野鴨膀子，馬鈴薯等來填滿她底苦惱所掘的凹洞，叫喊所致的深坑，反而使他們怔住了。她吃了又吃，又吃。

起始大家談話很拘束，漸漸就自然起來；赫特瑪們只談些日常瑣事，如像用醃菜就薄餅就可使牠容易消化的法子，睡在毛織物或羽織物上要更舒服些等等，他們平安地達到喝咖啡的

時候了，這對胖子把咖啡裏都加上焦糖，肘撐在桌上，吱啾吱啾慢慢地喝着。

看着這一對牛棚馬廐式的胖兒，交換着那種互信的、平靜的目光，可說是一件開心的事。他們再也沒有散伙的想頭。榮很驚詫於那目光，而在那慣熟的房間裏，滿是紀念品，每一角都隱伏着舊習慣，他又感到那種軟癱倦怠的麻木了。芳黎直在端詳着他，這時已慢慢走近了他底椅邊，緊挨着他，並用她底手挽着他底。

『聽，』他忽然說。『正九點了！再見！我一定寫信給你。』

他一跳就跑出去了，穿過街，在黑暗中摸索着那巷門的門門。兩隻臂抱住了他底腰：『吻我一下，無論怎樣。』

他覺得他是被纏裹在她底衣服裏，她緊緊摟抱着他一般，芳香濕熱的氣息侵透了他底全身，那決別的吻使他昏醉，在他嘴裏留下一種熾熱和眼淚的滋味。

她覺得他底心已軟化，低語道：『再呆一會兒吧，只一會兒。』

路標落下來了。火車已到！

他用了怎樣大的力量纔把自己掙將開去，跑向那燈火經過無葉的空枝射過來的車站呵！當他心頭跳動着坐在車角上，從車窗注視着他那小房子明亮的窗門和門前一個白人影時，他依然是驚嚇得發着楞。車過他曾幻想他底情婦將在那兒自殺的軌道轉彎處，『再見呵！再見呵！』的喊聲把他那無言的恐懼除去了。

他伸出頭，呆看他們那小避暑屋漸漸模糊，漸漸小，因地勢之不平而忽隱忽現，直到僅剩有一星閃耀的光芒。忽然他感覺到無限欣慰和一種脫釋了的意識。他呼吸得多麼自由呵，整個的穆登山麓之多麼可愛呵，那些寬闊的黑山坡，直伸展到一個由無數燈光綴成的閃耀着的三角形，這三角形不等邊地低降於賽納河上！伊菱是在那兒等待着他在，而他是隨着火車的全速力，抱着一個愛人的急切心，爲得到了新的光榮的生命而感動得呻嘆着地飛向她去。

到巴黎了！他喊了輛馬車叫拉 Place Vendôme 去。但在那煤氣燈光，他審察一下他底衣服，他底鞋，覺得都滿是污泥，一層濃而黏滯的污泥，這就是他那依然還在被沈重可恥的繩鎖緊縛着的整個的過去。『呵不能！今夜不能去。』他驅車到他那查考伯路的老寄宿去，勒菲拿已爲

他定了一間與他自己鄰近的房間。

十三

在第二天，擔任了那仔細任務到卡威萊去取他姪兒的書與其他事物，去把東西挪出那房子以完成那破裂的賽沙利，回來得很遲，正是葛沁作了許多駭人的不幸的測揣而感到十分倦怠的時候。一輛車頂上圈有鐵欄，重得像運樞車一樣的馬車終於轉出查考伯路的轉角了，載着些捆起的箱子和一個大包裹，他認出正是他底，接着他底叔父走了進來，帶着神祕而傷心的神氣。

『爲要一次把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完，免得再去，我真費了不少時間。』他指着兩個茶房正在安置於房內各處的那些箱子。『你底衣服和網巾等在這隻箱裏，冊頁和書籍在那隻裏。除了你底信一切都取來了；她求我讓他保留着牠們，以便在複讀時可以得到你底一點什麼。我覺得那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她是那樣一個心軟的孩子！』

他坐在那包裹上，呼吸迫促着，用他那大得像一塊餐巾一樣的櫻色絲手絹揩着前額。榮不敢請他描述見她的情狀；他爲怕使榮悲哀也就絲毫不提。他們談着些天氣驟變，從昨天起更加冷了，以及光禿荒涼的巴黎郊外，樹着許多工廠的煙囪和市場園藝家用作儲藏室的龐大熟鐵圓柱，樣子是很使人沮喪的等等，藉以打痛苦的，蘊蓄着許多沒說出來的情事的沉默。

「她沒有交點兒什麼東西給你帶給我嗎，叔？」過了一刻榮問。

「沒有；你用不着害怕。她決不同你爲難；她已經決斷而可敬地認定了她底道路。」

榮爲什麼在這寥寥兩句話中感到一種譴責的暗示和一種對於他那忍心的申斥呢？

「告訴你罷，」那叔父接着說，「一事換一事，我可寧願受拉蒙娜底抓打，不願看那不幸的小東西那樣傷心。」

「她哭得很厲害麼？」

「呵，我底孩子呀——哭得沉痛極了，傷心極了，連我自己也坐在她對面跟着哭了，沒有勇氣去——」他扔了扔鼻涕，像隻老綿羊一樣把頭搖了一下搖去了他底感動。「可是，還不是明

知定要如此嗎。這並不是你底過錯；你是不能同她過一輩子的。事情已辦得很適當了；你留了些錢，還有些傢具給她。現在麼，進行求婚得啦！訂了婚，就及時舉行婚禮。這類正經事，我可幹不了。領事官總要替你料理的。至於我，我可只能幹點閑雜事之類。」忽然他又被一種新的感傷狂抓住了，他站在那兒，前額抵着窗，看着低雲中下落着的傾盆大雨，打在那屋頂上，加說——

「我告訴你，這世界現在陰鬱起來了；在我們那年頭，我們散伙時，比你們這個要歡喜得多。」在勒菲拿帶着他那汲水機歸去以後，榮聽不見那滔滔不絕的解頤話了，要得枯待着漫長的一禮拜過去，這禮拜使他感受到一個寡漢條兒所有的一切的空虛、寂寞和黑暗的徬徨了。在這種情境之下，即令你並沒有對於逝去之愛情的追悔，你失了伴兒，你總想找一個；因為那同居的生活，那同食同寢，已用不可見的狡獪的繩鎖織成了一種網，等你用掙扎與苦痛把那些繩鎖掙斷，牠底魔力纔顯露出來。生活習慣都太密切時，那魔力大極了，兩個人共同生活起來，結果兩個人一定要有些相似處。

他與薩英五年的同居還沒有使他到這種地步；但在他身上卻留有鎖練的印痕，並感覺着

牠那隊土人的沉重。正如他有時在下了衙門以後就能地向到卡威萊的路走去一樣，在早晨，他總要在枕邊摸索那披散下來的一大堆黑髮，那是他照例要先吻一吻的。

在那些使他追想到他與她結識之初的寄宿舍裏，夜於他似乎特別長，那老情人立在他眼前，端莊而沉默，她那小名片嵌在鏡旁，帶一種花園香味，寫着那神祕的名字：芳黎萊古蘭。在這樣的夜裏他就要跑出去逛，好使得自己十分疲勞，到一個什麼下等戲院去聽樂聲，看光影分散他底思想，直到老保開魯允許他每禮拜可以同他底未婚妻玩三晚上，纔解除了他那種痛苦。

事情終於經大家同意了。伊菱愛他，伯伯很滿意；婚禮定在四月初舉行，在講授期終了的時候。他們在那冬季三個月裏可以見面談心，使彼此感覺相互需要，對於那彼此一見傾心的第一次相遇的眼波，對於那使人感到侷促羞澀的第一次愛的宣示，去做些親切甜蜜的道白解釋。

在那訂婚之夕，榮回到住處一點不想睡，感覺一種要把他那房間整理成刻苦用功，井然有程序的樣子的衝動，因為受了人們總要使他們底生活與思想一致的本能之支配。他把書籍安置在桌上，這些書他一直還沒打開，在當初匆促收拾時虛懸地塞在一個捆起的箱子裏，一本法典

放在一堆手絹和一身灌園時穿的短褂間。當他正在把書排起的時候，一封他那情婦手跡的並未加封的信，從一本商法辭典的書頁中落了下來，這是他最時常參考的一本書。

芳黎把牠信託給他將來作事時的偶然發現，而不信託賽沙利那暫時的感動，並以爲這樣更加可以達到她底目的。他起始決定不看牠，但被牠開頭那幾句很甜柔有理的話感動了，那筆迹的顛屈與行列的歪斜表現着她內心的騷亂。她只向他求一點點情誼，只一點點，就是要他還常到她那兒去。她決不說什麼，決不抱怨什麼，他底結婚與他們底破裂她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但她總是希望能看見他！

「要知道這於我是一種可怕的打擊，而又來得這樣突兀，這樣匆遽！我就像一個死了或燬滅了的一樣——我不知道走什麼路好。我哭，我渴盼你，我注視着我們常常享受快樂的那地方。只有你纔能使我對於這新境地漸漸熟慣。就當作慈善行爲罷，來看看我，使我不像這樣老是孤苦零仃的。你怕自己要做出什麼事來。」

在全信中，盡是這些哭訴，這些哀懇的呼聲，間雜着「來呀，來呀」的疊詞。他又幻覺到他是

在那樹林中心的曠場中，芳黎伏在他足前，在那黃昏的黯紫色天光下，她那令人悲憫的臉對着他底，憂傷而柔順地流着淚，張着嘴在那黑暗中哭泣着。是這情景擾亂了他一夜，使他不能安睡，而不是他從 *Place Vendôme* 帶回的那陶然的幸福。他所時時看見的依然是那老皺的臉，雖然他極力想用那純潔的輪廓，那肉色花瓣樣的，在宣示愛情時兩眼下泛着紅暈的雙頰來遮掩牠。

看日期那信是一禮拜前寫的；那不幸的小東西一禮拜來在渴待着一句話或一次探看，這就是她所需求的一點賜與，好使她安於命運。但爲什麼她寫了這信以後就沒再寫了呢？也許是病了吧；於是他從前那種恐怖又出現了。他想赫特瑪總可以給他一點關於她的消息，於是按照他對於時間有規律的習慣，他跑到興工總廠門前等候着他。

聖錫穆斯塔昆的鐘聲打十點的末一下時，那胖子轉出了那小街區的轉角，大領反了上去，嘴裏含着煙斗，又用兩手握著煙斗煖他底手指。榮看着他老遠地走來，很被看見這胖子所換起的記憶所感動；但赫特瑪招呼他時毫不遮飾地露出了厭惡神氣。

「原來是你呀？這一禮拜來我們許沒有罵你了！——要知道我們到鄉下住是爲圖清靜哪。」

他站在門口，吸着煙，告訴他上一個禮拜日他們請芳黎帶着那孩子去吃飯——這天那孩子該呆在家裏的——希望把她那悲傷的心情改變一下。飯是吃得很快活；上尾菜時她還唱了個歌；十點鐘時他們去了，而當赫特瑪們正要去舒服地睡覺時，忽然有人拍打百葉窗，小約瑟驚恐地喊道：

「快來呀；媽媽在吃毒藥哩！」

赫特瑪跑向那房中去，到時她手中的一瓶鴉片藥酒還沒喝，他還能用力奪了下來。他同她爭扭，用兩臂緊抱着她，同時又要防備她用頭和梳子碰撞他底臉。在爭扭時，瓶子打碎了，鴉片藥酒潑得滿處都是，但除了把衣服污染了而外幸還沒鬧出什麼亂子。「但這種兇鬧的滋味你是懂得的，倒是一則有趣的新聞，可是不合我們這種老實人的胃口哩。已經決定了，我已通知了房東，下月我搬家。」他啣起煙斗，恭而有禮地鞠了一躬，消失在那小院子的低圓門裏了，撇下葛沁

楞着在那兒回思他所聽見的種種。

他描想着那曾爲他們所共有的小房間中的那場兇鬧，那小孩子驚恐地呼救，那同那胖男人拚命的掙扎，並幻覺着他已嚐着了那苦的，致死的，潑出的鴉片藥酒滋味。那種恐怖整天地抓住他，想她到不久就要無一人看顧，那恐怖更加厲害。在赫特瑪們也走了以後，如果她再想服毒，還有誰去握住她底手呀？

他收到了一封信，使他稍微安適一點。芳黎感謝他還並不像他從前那樣心硬，因爲他還有點關心她那被棄的可憐人。「他告訴你了，不是嗎？我想自殺，因爲我覺得太寂寞孤苦了！我想死，但我不能；他阻止了我；也許是我手顫——怕受苦痛，怕變得不像人樣。呵，那小多麗怎麼就有那種勇氣呢？在第一次自殺失敗以後，想到我還能給你寫信，老遠地愛着你還有看見你的日子，真是一種快樂呵；我還沒失望，我想你總還會來一次，像到一個喪家去看一個不幸的朋友一樣，爲着憐憫，只爲着憐憫。」

此後每隔兩三天卡威萊總要有一封或長或短的信寄來，一種他不忍退寄回去的悲哀的

新聞；牠使他那軟慈的心漸漸更加感動，而他底心之所以軟，只是出於憐憫，並不是出於情愛，只是爲了一個因他而受苦的伙伴，不是爲了一個情人。

一天她報告說，那倆會親自參與過她過去之快樂的鄰人搬了家了，並帶走了許多值得記念的東西。現在她所有的，能使追憶到那種快樂的事物，就只有那些傢具，那小房子的牆壁，以及那粗蠢無知的，像那畫眉一樣毫不懂事的女僕，畫眉是可憐地蜷伏在牠籠中的一角，因寒冷而抖顫着。

又一天她報告說，當一縷慘淡的陽光照進窗來時候，她快活地醒來，確信：「他今天要來！爲什麼呢？沒一點來由，只是作如是想。她即刻忙着把屋子收拾得漂漂亮亮地，把自己打扮得很膩媚，穿上星期日衣裝，頭髮梳成他喜愛的那樣子；於是從窗口數着每輛車過，直到黃昏，直到最後的一縷光線也消逝了；同時還諦聽着那加德大路上有沒有他底脚步聲。她一定瘋狂了！」

有時只有簡單的一行：「天在下雨哩；天色昏黯黯地；我只有一個人，我在爲你而哭泣呵！」再不就僅僅把一朵可憐的小花裝在信封裏，乾萎而且凝結着霜屑，是他們那小花園裏最遲開

的一朵花。這小花兒，從冰雪下折取的，使人聯想到冬天，聯想到寂寞與淒清，比她那些悲傷話語更有力量；他可以看見在小徑一端的那個地方，可以看見一個女人的裙子在花臺上拂掃着，裙邊都打濕了，孤苦淒涼地來回徘徊着。

對她的這種憐憫，使他心裏萬分難過，結果雖然形式上已經分離，精神上他依然在與她共同生活着。他底心在那兒，一天中他無時不想念着她；可是，雖然他們底分離僅僅只有五六星期，而且他們那家室中的一切瑣屑物事，從與那在鄉間市鎮上買的呆笨的斑鳩相對掛着的拉拔魯底籠子，以至那稍微有點風便要擦碰着他們那更衣室的窗門的核桃樹，都仍然清楚地在他腦中，但只憑記憶去追想，他所能想像的那女人自己卻是有些模糊了。他看見她在一種隱約中，只有一副令人看見難受的斑斕的面孔倒還清楚——那乾癟的嘴，那因掉了一顆牙而有着缺口的微笑。

像這樣枯瘦而衰老，他曾在她身畔睡了許久許久的那可憐人兒將要變成什麼樣子呵？當他留給她的錢花完以後，她將往那兒去，將淪陷到什麼地步呢？他忽然想起一天夜裏他在一家

英國酒館中遇見的那個「野鷄」了，他像飢渴得要死的樣子吃着她那一小塊兒燻鮭魚。他會經長久地接受過她底看護和熱烈而忠實的愛情的她，怕就要會變得同那野鷄一樣！這種想像使他沮喪極了。但他有什麼辦法呢？難道說他不幸地遇見了那女人，和她同住了些時，就應得同她過一生，把自己底幸福都爲她而犧牲嗎？爲什麼只他應該，而那些人不應該呢？這是憑了什麼律條呢？

雖然他制止自己去看她，卻寫些信給她了；他那些信，雖說故意寫作心硬冷淡的樣子，但在有些安慰她的平和的勸告中，究有些感情透露着。他勸她把約瑟從寄宿學校裏領出來，把他放在家裏替她解解悶；但芳黎不答應。使那小孩子也爲她底悲哀與失望而受苦惱有什麼好處呢？僅一個禮拜天於那小孩已經够受啦，他從這椅上爬到那椅上，從堂屋裏跑到花園裏，知道是什麼大不幸使家中弄得慘淡了；自從她哭着告訴他「榮爸爸」已經走開了，不再回來了以後，他也不敢再問起「榮爸爸」了。

「我底爸爸們都跑掉了，是不？」

那小棄兒底這句話，在一封傷心的信裏反覆說着，沉沉地壓在榮底心上。即刻他就覺得她住在卡威萊是非常不妥，於是他勸她回巴黎來見見人。芳黎對於男人和破裂已經有了許多悲哀的經驗，她覺得這種提議不過是一種可怕的自私，想利用她因以成名的那些突躍的奇想之一，以便永遠斷絕她；她忿然地訴出她底意見——

「你知道我許久就問你說過的那些話的。無論如何，我將永遠是你底妻，忠實的，愛你的妻。我們這小屋曾把我同你圍在一起，我無論怎樣都不離開牠。我到巴黎來幹嗎？我厭惡我過去的種種，牠使你撇棄了我；還有，試想我一來我們將受怎樣的鈎引呀！你以為你底心能會十分堅硬嗎？請問還是來罷，壞孩子，來一次，只來一次。」

他沒有去；可是，在一個星期日下午，當他正一個人做着事的時候，他聽見有人在門上拍了兩聲。聽出了是她從前那樣突然而來的樣子，他吃驚了。爲了怕底下有人招呼客至，她是一氣跑上樓梯的，一句話也沒有問。他躡足潛蹤她走到門邊，脚步在地氈上毫無聲息，聽見她底呼吸聲，

從門縫說——

「你在家嗎，榮？」

呵，那樣謙卑啞啞的聲音！又喊了一聲，輕輕地，「榮！」於是悲慟地長歎了一聲，把封信綽綽地塞了進來，並隔門送了一個溫柔告別的吻。

當她徐徐地，一級一級地，像是希望被呼喚回來一樣地下了樓梯以後，榮立時把那信拾起拆開了。小郝叔空在這天早晨已埋在兒童病院了。她是同那父親和幾個別的人一塊兒從卡威萊來的，忍不住要來看看他或把這預先寫就的幾句話留給他。「我不是向你說過嗎？如果我住在巴黎，我怕要整天在你這樓梯上喲。再見，我愛的，我要回我們家裏去。」

當他讀信的時候，他底眼被淚水朦朧着，他追想到拉卡德路那一幕同樣的情景，那被棄的愛人之悲哀，那從門下丟進的信，以及芳黎那漠不動心的笑。原來她愛他比他愛伊菱要更深切些！也許是男人因為比女人多有些職業與生活上的衝突競爭，不能像她們那樣除了自己專注的熱情而外，對於一切都可忘記和漠不關心，有着專一排他的愛吧？

那種苦惱，那些因憐憫而生的痛楚，只有在伊菱面前纔可忘去。只有在她面前他底痛苦纔

不來襲擊，而在她那藍色溫柔的目光中融去了。他除掉覺得十分倦怠，覺得想把他底頭倚在她底肩上，在她底覆翼下不言不動而外，什麼都不在意識中了。

「你怎麼了呢？」她總這樣問他。「你不快活麼？」

快活，確切，是很快活。但爲什麼他底快活中包含有許多悲傷和哭泣呢？有時他很想告訴她一切，像告訴一個可以了解他底悲苦的友人一樣；可憐的傻子，他沒想到這種信賴在那彼此還不深知的心中將致怎樣的不快，在那愛情的忠貞中將遭怎樣不可救藥的創傷。唉！要是他能够把她帶走，能同她一塊兒逃去就好了！她覺得那樣定可以把他底悲苦免去；但老保開魯一點兒也不願把那議定的婚期移前。「我是個老人了；我身體又有病。以後我將再也看不見我底孩子了，你不要把我這最後的幾天也剝奪了去罷。」

雖然面孔莊嚴，這個大個兒卻是個最慈愛的人。命運使他害了無可救治的心臟病，病症的加重他自己很覺得，並把病狀都記了下來；他因着可驚地泰然自苦的樣子談說着他底病，在幾乎呼吸窒息的時候繼續講課，並聽診那些比他底病輕得多的病人。在他那偉大的心中就只一

個弱點，這弱點表現着陶蘭諾地方鄉農間的遺傳性，就是敬重官銜，恭維貴人。他之所以毫不躊躇地接納榮作他姪女的丈夫，未始不是受了他腦中的 Castlet 的那些小塔以及阿芒德那有歷史的族姓的影響。

婚禮決定在 Castlet 舉行，免致使那可憐的母親不便；她每禮拜要給她未來的兒媳一封熱愛的信，叫狄洪訥或者那兩個白山尼的小聖徒中之一個寫。同伊菱談說他底家族，拿 Castlet 與 Place Vendôme 比較，於他是一種慰適的快樂，他一切的愛心都集在他那親愛未婚妻的周圍了。

但覺到自己與她比起來是那樣老，那樣倦怠，看到她在自己已經不感興趣的事物中，在自己已經視為平常的日常生活之歡欣中尋求着稚氣的快樂，他覺得有些黯然了。舉例說，她對於他們必須預備着帶往那邈遠的領事館中的，應該選購的幃簾傢具等等的傢具單就很感覺快活；而他在一天夜裏開寫牠時，執筆躊躇着，黯然地覺得他底心又回復到在阿穆斯德丹路時那種狀態了，同時想到必得在結婚成家再恢復那一切快樂，而那些快樂又已被他在那與另

一個女人五年的共同生活中享樂淨盡了，他更覺黯然。

十四

「就是，好伙計，牠是昨天夜裏在羅莎懷抱中死的。我正要把它送到貯皮匠舖裏去。」

那音樂家德普特從巴克路一家舖子出來，碰見了榮，他挨近他口若懸河地說着，與他那像有要事樣木然板硬的面孔簡直不相襯。他向他描述可憐的比西圖底死狀，是被巴黎的寒冬致死的，雖然有許多毛絨裹着，雖然像對於不足月而產生的嬰兒一樣，兩個月以來在牠那小窩兒底下點着酒精燈，牠依然是凍得縮攏着。無論怎樣也不能止住牠的顫慄；昨天夜裏，在大家都在看護牠的時候，一個最後的震動使牠全身抖顫，於是牠像一個良善的基督徒一樣死去了；感謝皮拉媽媽在牠那有鱗的皮上洒了聖水，牠死後皮變了顏色，像七色光帶一樣，她兩眼仰視着說：「上帝原宥牠！」

「我覺得那種舉動很可笑，但我心頭也是同她們一樣難過；特別是爲了我那羅莎的憂傷。」

我離她時她還在流淚哩。幸而芳黎在陪着她。」

「芳黎麼？」

「就是她，我們有許久許久沒有她了。今晨那齣戲剛演到中間她來了，於是那可愛的女人就呆下勸慰她底朋友。」全沒注意到他底話生了什麼作用，他接着說：「原來你同她散了伙嗎？你們現在沒有住一塊兒了嗎？你還記得我們在昂漢那湖上的談話麼？無論怎樣，你總算受了那次教訓的益處了。」他這種稱讚中微微含着妒意。

葛沁皺了皺眉，想到芳黎又來到羅莎流這兒，覺得十分厭惡；但他不高興自己有這種弱點，因為無論如何，他對她底生活已沒有干涉的權利，同時也無須負責了。

德普特在布諾路一家門前站下，這是他們剛走到的一條古時巴黎貴族所居的老街道。他住在這兒，也可說是旁人以為他住在這兒，是爲了合身分與不受拘束；因爲事實上他是住在威里爾大街或是昂漢，只偶然到這夫妻間的家宅來看望看望，使他底妻兒不至於像是完全被棄。榮在往前走，嘴已張開預備說再見，但那一位用他那擊碎過許多鍵盤的長而堅硬的手把

他底手握住了，像對於自己底過行已覺再無分辨必要的人一樣，他毫不難爲情地說：

「請你幫我一點忙。同我上樓來。我本定今天同我底太太一塊吃飯，但我實在不能把我那可憐的蘿莎撇下讓她孤單地悲哀着。你可以當作我外出的藉口，免得多說廢話。」

這音樂家的書齋，一間二層樓上大面冷的中產階級的房間，帶着一種久經曠置的荒涼的情調。一切物事都清潔極了，整齊極了，沒有一點足以污染那些物件傢具的活動。桌上沒有一本書，一片紙，只有一個大的銅墨水瓶寂寞地屹然兀立着，沒有墨水，擦得光亮像是店舖中陳貨窗裏的展覽品一樣；那座舊的小洋琴樣的鋼琴也像從沒人奏他，而他早期的製作卻就是這琴所給與的感興。一座半身白大理石像，是一個面容美好表情溫柔的女人的，在那黯淡的光線中面現蒼白，使那沒有生大的布蓋着的火爐像更加冷些，牠更似乎在慘然地凝視着那掛了許多鑲緞帶的金色花冠，獎章，記念鏡框等等的牆壁，這些光榮華美的東西是他大量地留給妻當作報酬的，她照顧着牠們當作她底快樂之墳墓的裝飾品。

他們剛剛進了那書齋，門立刻又開了，馬丹德普特現了出來。

「是你麼，巨斯搭佛？」

她本以爲就只一個人，一看見那生人的臉，她即刻把話停住了，顯然地現着不安。貌美而漂亮，裝飾時髦而素淡，像她那半身像更加有品格些，像上那種溫柔的表情被一種勇敢的神經質的果斷樣子代替了。社會中對於她的意見是分歧的。有些人責她不應受丈夫那種明目張膽的蔑視，那種人所共知的與第二人結識；另有些人恰相反，他們稱讚她那種沉默的忍讓。大家都稱她是個心性和平的人，最愛沉靜不過，在愛撫一個可愛的孩子與滿足於得賦偉人姓字之中，自爲她那寡居生活尋求充分的慰藉。

可是，當那音樂家介紹他底同伴又唱唱說了幾句什麼假話預備逃避那聚餐的時候，從那年青面龐的轉變中，從那像被一種精神上的苦痛所佔據的，已變得看不見的呆滯眼光中，可以看見一種可怕的悲哀活跳跳地壓抑在那對着人不便露出的外貌下。她像是願意接受那她並不相信的謊語，僅用一種柔和的語調說——

「雷孟怕要哭哩；我已允許了他我們將在他床前吃飯。」

「他好了點嗎？」德普特不經意，不耐煩地問。

「好點了，只還咳嗽。你不去看看他麼？」

他嘴裏咕噥了句什麼，裝作把房內周圍看了一下：「現在不能——忙極啦——六點鐘定得到會裏去。」他極力避免與她單獨在一起。

「那麼，再見好了。」那年青婦人說，忽然不爭持了，面容恢復了寧靜，像一池被一塊石子激動於深底的平靜的池水。她鞠了一躬出去了。

「我們快走罷！」

德普特又舒展自如起來，離開了那房間，葛沁跟着他，看着他走在他前面走下樓去，身子在他那英國式的緊身的外氅中細長而筆直——這不幸的愛者，他那樣高興地帶着他情婦的蜥蜴去貯皮，連他那病孩子也不撫吻一下就離開了家門。

「這一切一切，我底伙計，」那音樂家說，像回答他友人底思緒似地，「都是那些逼我結婚的人們底罪過。真把我同那可憐的婦人害苦了！想把我做成一個丈夫和父親，是多麼荒謬的思

想呵！我是蘿莎的情人，現在還是，將來也永遠是，直到我們倆死掉一個爲止。試問一個人能把那種在恰恰正好的時候攔住了他，並把他抓得緊緊地的過惡改掉嗎？就你自己說罷。——你以爲如果芳黎定要抓住你的時候，你確能夠——」

他叫了一輛馬車，在跳上去的時候加說：——

『芳黎得到了正巧的機會，你沒聽說嗎？伏拉芒被赦了，他已離了瑪查斯監獄。這是德蘇勒特底請求。可憐的德蘇勒！他死後還做了好事。』

葛沁仍站在那兒，簡直瘋狂地想奔跑，想追上那在已經上了燈的黑街道上轉得很快的車輪，很駭異於自己心裏是那樣劇烈地激動了。『伏拉芒被赦了——離了瑪查斯！』他反覆沉吟着這句話，從這話中想出了芳黎所以幾天來沒有動靜，所以不再寫那悲哀的信的原因了，原來她已寧靜於一個安慰她的人底抱撫下；那鬼東西被釋出以後，怕第一個想頭就是要找她。

他記起那些從監獄中寄她的熱情的信了，她那情婦對於其餘的人都看得不值一個大，獨獨爲他頑強地辯護；於是他不但不慶幸自己有了好運，可以坦然地免去一切的煩慮與痛悔了，

反而被一種不可解的悲傷煩擾了大半夜不能入睡。爲什麼呢？他已經不愛她了啊！但他想到他底信還在那女人手裏，怕她要讀給那個男人聽，或者——誰敢說呀！——她有一天還會在一種惡念下利用牠們來擾亂他底安樂哩。

事情無論是真是假，或者爲他所不知地隱有另一種可怕處，他急於要索回他底信，於是決定了一件輕率的舉動——到卡威萊去一次，這是他一向堅決不願做的事。但這樣一件精緻且須靠得住的使命他能信託誰呢？他在一個二月的早晨搭了半點鐘的車，心裏很平靜，就怕要遇見一所空鎖的房屋，她已同她那囚犯跑去了。

從那車軌的轉彎處，他看見那小房子的窗帷簾幔等都在打開着，纔覺得不會有那種事；想起自己當看着那一星燈光漸變模糊時的情緒，他非笑自己太無恆心。他已不是當時的那個男子了，當然他也找不到那個女人。而相隔卻僅有兩月。火車穿過的那樹林並沒有生出新葉，像他們分離時他底叫聲滿應林中那天一樣，樹木還是疤癩癩的。

只他一個人在那寒冷的濃霧中的車站上下了車，拐向那被冰雪鋪得溜滑的鄉下窄路，由

鐵路橋下穿過，直到加德大路沒遇見一個人，在那兒纔有一個男子同一個小孩在那小路口上現出，後面一個站夫推着一個滿載行李的小車。

那小孩，無聲地圍在一條長絨圍頸裏，帽子拖下掩蓋着耳朵，當他們走過榮時他想喊一聲，卻又忍住了。

『怎麼，那是約瑟呀！』他向自己說，對於那小兒的忘恩有些驚異而且不快；當他回頭望他們的時候，恰好與那攙着那孩子的男人底目光相遇了。那聰明而有精神的臉，被監禁得很白，穿着頭天剛買的舊衣，下巴上的輕鬚，出了瑪查斯以後還沒生出來——伏拉芒，Parbler（一定）約瑟總就是他兒子！

轉條間他得啓示了。他明白了一切，從那小匣中的，那漂亮的雕鏤匠請他底情婦照料他鄉間的孩子的信，以至那小娃子神秘的來臨，赫特瑪那吞吞吐吐的神情，芳黎那引人注意的向歐林婆做眉眼等等；原來他們打伙兒設計叫他養活那偽造鈔票的孩子。呵，他是怎樣一個白癡呵！他們一定會怎樣恥笑他呵！他爲那可羞的過去氣得發抖，希望能把牠擲得遠遠地不再想起，但

有些東西在煩擾着他，他想把牠解除掉。那男人同那孩子都走了，她爲什麼不走呢？於是又想到他底信，他必得把信索回，不留一點痕跡在那污穢不幸的魔窟中。

「太太先生來了！」

「什麼先生？」臥室中無神地問了一聲。

「是我。」

他聽見一個輕輕的驚叫，一陣忙亂的動作，於是說：『等會兒，我在穿衣服；我就來了。』

十二點以後還在睡覺，榮敏銳地猜測到原因了；當他在那最細緻的物事於他也很熟悉的堂屋中候着她時，那火車的汽笛聲，那鄰園一隻綿羊的咩咩聲，那桌上狼藉的盃盤，使他追想到自己每天急急吃過早飯就動身到巴黎去的那些日子的早晨了。

芳黎熱狂地跑向他底面前。一看見他冷然的樣子，又忽然停住了；他們對立了一刻，驚異躊躇，就像兩個人親愛關係破裂以後，在一座斷橋的兩岸相遇了，中間更隔着一大片汹涌滿深的

波濤。

『早上好，』她輕聲說，不動。

她覺得他像變了，面色蒼白了些。但他很驚異於她是那樣像很年青，不過胖了點兒，不如他所記憶的她那樣高，沐浴在那連夜在快樂中陶醉後面容與兩眼的生動光輝，與修得整齊的草地樣的溫柔中。原來他一起起便憐憫得心酸的那女人是在當時已遺留在那林中，那滿鋪着死樹葉的山谷中再不可見了！

『人們在鄉下總起來得遲些，』他諷刺地挑剔說。

她替自己辯護，說有點兒頭痛；也像他一樣，用一種不定人稱的說話，不知怎樣稱呼他好。又接着說，像答復他那看着那早餐盃盤的目光所表現的，未說出的問題一樣，『這是那孩子；他在動身前在這兒吃早飯。』

『動身他往哪兒去，請問？』

他底嘴裝作漠不關心的樣子，但他底目光把他底心洩露了。

「那父親又去世了，」芳黎說，「他來把他領走。」

「從瑪查斯牢裏釋放出來的吧，不是嗎？」

她一楞，但也不打算說謊。

「唉，就是。我允許代他撫養他底孩子；我做了。我有許多許多次想告訴你，但我不敢；我怕一告訴你你就要把那可憐的小娃子攆出去。」又軟軟地加說，「你底忌妒心是那樣利害！」

他因厭惡而狂笑起來。他忌妒，對於那囚犯胡說覺得他底怒氣漸漸上衝，他不多說話，趕忙告她是爲什麼來的。爲他底信！她爲什麼不把牠們交給賽沙利？那就可以使他們都不受這次苦惱了。

「不錯，」她說，仍然很柔和，「但我願意交還你；牠們都在這兒。」

他跟着她進了臥室，看見床上亂蓬蓬，衣服被慌忙地擲蓋在兩個枕頭上，捲煙味兒與婦女服飾的香味兒混合着，他一面在桌上開着那小蚌殼匣兒，一面覺得那氣息是很熟習的。而當他們同想到一樣的時候，她把匣子打開說道：「這並沒有許多，我們用不着冒險用火燒掉牠們。」

他不說什麼，只覺心亂口張着，躊躇著想對於那零亂的床加以責難；她正在床上最後翻開那些信，低着頭，她那上梳的髮辮下的頸是堅直而白皙，她那寬大的羊毛衣虛捲着的身段，向前僂偻着，比從前像更豐滿點兒。

「這兒牠們都在這兒。」

他拿起那包信，漫不經意地塞進衣袋裏，他底思潮又轉變了，重問她說——

「原來他要把他底孩子帶走麼？他們往那兒去呢？」

「到摩芳去，回他本省，打算隱匿起來做雕鏤作品，把牠們用假名送到巴黎出售。」

「你呢？你還打算在這兒住下去不？」

她把眼睛看着別處，避開他底視線，吞吐地說住在那兒太淒涼了。所以她想——她也許不久離開那兒——作個短期旅行。

「自然是到摩芳去嘍？去替他作管家婆嘍！」於是他那忌妒之火盡情發洩起來了：「你爲什麼不乾脆說要去同你那毛賊結合，要去同他一塊兒過起來呢？你很早就想那樣做了。好極！回

你那狗窩裏去好了。婊子與賊正好結合；我想把你從那泥坑裏拉出來是太多事了。」

她靜謐地毫不動容，一種勝利的光偷上了她那低垂的睫毛間。他用那野蠻凌辱的詈語罵得她愈兇，她覺得愈傲驕，而她那兩嘴角的扯動是愈加顯著。他又在述說他底快樂，談論着貞節的，青春的愛情是惟一的真正愛情。唉！一個貞節女人底是個睡着多麼舒服的溫柔的枕頭呵！接着忽然聲音低下來，像害了羞一樣。

「我剛纔碰見你那伏拉芒了；他夜裏住在這兒嗎？」

「是的，因為天晚了，又在下雪，我鋪了個短榻他睡。」

「你說謊！他睡在那兒；眼睛一看還不知道！」

「是的又怎樣呢？」她把臉偎近他底，她那灰色的大眼閃着情慾的光。「我知道你會來麼？而且我失去了你，我還能顧慮什麼呢？我又正是寂寞，沮喪，沒人過問的時候。」

「你水性楊花的東西！與一個誠實人同住了許久以後竟做這樣的事！你同他一定是怎樣狂縱呵！唉，你這齷齪東西吃打！」

她看着一拳揮來卻並不躲避，讓牠結實打在臉上，於是痛苦地，快樂地，勝利地大叫了一聲，撲在他身用兩臂抱住他。

『M'ami, m'ami, 你還在愛我呵！』

向晚時候，一趟快車轟轟馳過，他一驚醒來；他睜着眼躺了些時，一個人在那大牀的深處，恢復不過意識來。下午又下了許多雪。在一種沙漠地般的深沈靜默中，他可以聽見牠在融化，從牆上窗上滑下，在屋頂上的流水管中滴瀝着，更偶然濺在那火爐的焦煤上。

他是在什麼地方？他在那兒做什麼？漸漸地，在那從小花園反映過來的光線中，他看見了那間全是白色的房間，光線從下面映上來，芳黎的畫像對着他；於是他毫不驚詫地記起了他那墜落的情形。他一進那房間，站在那牀前，他已經覺到自己又被捉獲了，不由自主了；舊想念的錯雜像張着口的深坑一樣在引誘他，他向自己說：『如果我此刻再在墮進去，我將永不能超拔了。』究竟墮進去了；除了憂傷憎厭自己的懦弱而外，他更因想到永不必再逃出那個泥坑而感覺到

一種輕鬆和一種受了傷的人之可憐的自足，當創口湧着血的時候，倒在一個糞堆上等死，也無力忍受痛苦和掙扎了，全身血管都已流空，葬埋自己在那軟適而惡臭的微溫中。

他此刻所能僅做的事是非常可怕，但很簡單。在這種背義以後，他難道還能回到伊菱懷裏並冒險去組織一個德普特式的家庭嗎？雖然他已墮落得很深，但還沒到那種地步。他一定要寫信給保開魯——他是第一個研究描述人們心志病狀的大生理學家——告訴他一件驚人的病狀，他生活中的故事，從他第一次遇見那女人，她用手扶在他臂上起，到他相信自己已經得救，已經在快樂和幸福的陶醉中，而她又用那過去的魔力把他攔捉住了這天止，在那可怕的過去中，愛情所佔的地位是那樣小，不過是被卑怯的習性和攢入他底骨髓了的那種過惡所支配。

門開了，芳黎躡足潛蹤走進來，恐怕驚醒了他。他睜縫着眼看着她，活潑而健康，青春復返了，站在火邊烤她那因在園中雪地上走過而打濕了的腳，時而微笑着回頭看他，那微笑，是從早晨他們吵鬧時就掛上了的。她拿起了那放在老地方的瑪利蘭捲煙盒，抽起一枝烟預備出去，但被

他喚了回來。

「你不是在睡着麼？」

「不是。你坐下我們談談。」

她在牀沿上坐了，頗驚詫於他那肅然的神氣。

「芳黎，我們必須出國去。」

她起始以爲是他說笑話來試她。但他那確實正經的討論即刻使她覺得是真意了。在亞利加有一個空缺，他將請求委派。事情兩星期內定可辦到，時間正好够他們把行李摒擋妥當。

「你底婚禮怎樣呢？」

「不要再談起那事了。我已做過的事是無可補救的。現在我清楚地知道那事已不成問題；我離不開你。」

「可憐的小寶寶喲！」她黯然溫存地說，但也帶着點輕蔑。喘了兩三口氣又接說：「你說的這地方是很遠很遠嗎？」

薩 芙

「亞利加麼？遠極了，在祕魯國。伏拉芒到不得往那兒找你了。」他輕輕加說。她若有所思地，神祕地坐在那煙捲的煙霧中。他還在握着她底手，輕摩着她裸露的臂，而且被那屋子四外的雪水滴瀝聲所催眠，他閉上眼又輕輕沉進那泥坑裏去了。

十五

葛沁已到馬賽兩天了，芳黎約定到這兒來會同他一塊兒放洋；像一切準備動身的人們一樣，他已幻覺着是在途中，無力，身子顛簸着，頂上漫着蒸汽。一切都預備停妥了，頭等官艙兩間已經定下，定者說是亞利加副領事與他底表姊；此刻他正在那旅館小房間的破樓板上徘徊着，雙重地焦盼着他底情人和開船日期的到來。

因為不敢出去，他不得不在他所呆在那地方徘徊着使他底焦燥忘去。街上使他像一個罪人，一個逃犯一樣不安——在那人們慌忙着擁擠着的馬賽街道上，他覺得任何一個街角都許有他底父親或老保開魯跑出來，伸手抓住他底肩膀，重被他們捉獲送回家去。

他隱密着自己，吃飯在房裏，連公共餐室也不敢去，看書眼神也不能注在書頁上，只倒在牀裏，看着那牆上糊的滿布蠅糞的報紙上的記載「拉祕羅船的遇險」「古克船長的死」來排遣他那朦朧的午困，或是憑着那朽爛的木洋臺上，在那像隻魚船的船帆般千綴萬補的黃色簾子裏隱着一呆幾點鐘。

他住的旅館，「由諾安納卡西斯飯店」——當他與芳黎約定一個聚合的時候，他偶然在博丁報上，看見了這名字，便決定了，——是個舊客棧，一點也不闊氣，甚至還不清潔，但靠進港口，帶着點海洋與行旅的氣味。在他底窗下，一個飼鳥商人露天擱置着他底許多鳥籠，一個一個堆疊着，鸚鵡，白鸚鵡，金絲雀等，每天清晨清脆地不絕聲地鳴着，用一種春之森林樣的咕啾聲歡迎曙光的來臨，到天漸漸大亮時，就被碼頭上苦工的喧囂聲所掩沒，被 *Notre-Dame de la Garde* 的大鐘的鐘聲所間斷。

船夫們，茶房們，賣蚌殼的小販們，用各種語言混亂地咒罵着，喊嚷着，在那個修船的船塢裏，鐵錘的敲打聲中，更有起重機的轟隆聲，修築馬路的大槓桿的桿臂的重擊聲，船上的鐘聲，汽笛

聲，抽水機與盤車的應和聲，放水孔的流水聲，蒸汽的冒出聲——這一切喧鬧雜選的聲音，在近海面上應着回聲加倍地煩囂，海中粗嘎的大響聲時起，乃是一個橫大西洋的大郵船向汪洋中駛去所發出的海中怪獸的呼息聲。

那種種氣味，也使人想到許多遠方的國度，想到許多太陽在那兒比在這兒更酷烈地晒着的碼頭；船上載來的檀香木，紅木，都卸下了，檸檬，橘子，榧子，無花果，牠們那觸人鼻官的氣味化成舶來品的塵霧，混合在那滿含鹹水氣，草灰和飯館的油煙味的大氣中。

天黑以後，這些鬧聲都消沉了，這些空氣中的濃膩物質都落在地下並蒸發了；這時榮看見天已黑了，遂於心捲起簾子望下看那魘黑沉靜的港灣，港裏是許多帆檣桅杆等縱橫交織着，只偶有一個船槳的撥水聲，或遠方船上的犬吠聲打破那沉默；在外海中，遠遠的外海中，Planier的那旋轉燈閃放着長縷的紅色或白色的光焰，把黑暗分開，使那些島嶼，砲台，山尖等等的影子一瞬一瞬地露出。那明亮的閃光引導着無量數波濤中的生命，同時也使人想到行旅，牠像在請他，向他招手，用風聲，用那闊海的長浪與一個在碇泊所不斷咽鳴着的輪船的嗚嗚聲呼喚着他。

還有二十四小時得等；芳黎要到禮拜日纔來會合他。他在這約聚地方等待的這三天本是要在家中消磨的，要把這幾天致獻於他所愛的人們，而那些人是他幾年內不得見着，甚或永遠不得見着的；但在他回到 Castelot 的那天晚上，他父親聽說他底婚約竟已毀棄，又猜測到了毀棄的原因，曾對他劇烈兇狠地罵了數場。

憑了上帝，試問我們人類是種什麼動物呀，我們底情感是怎樣姣嫩脆弱呀，這愛情是緊貼在我們心上的，所以就是至親骨肉的兩個人，稍一衝突，那根深蒂固的天性，也是要被那種中國海面狂飈樣的盲目的，不可抗拒的兇烈所揉折撕碎的；那種兇烈就是最勇敢的水手也不敢記在心裏，只青白着臉說，「我們不要提牠好了。」

他永遠也不願提牠，但他一生也忘不了在 Castelot 洋台上的那齣可怕的吵鬧，那洋臺面對着一片恬靜幽麗的風景，他快樂的兒童時代就是在那兒度過的；在他被父親咒罵時，那些松樹，番石榴樹，扁柏樹都在周圍那密茂的林中戰慄着。他將永遠看見一個高高的老人在他眼前，

面色縮皺而抽顫着，嘴上表現着忿恨的樣子，大踏步衝到他面前，眼中露出那樣毒恨的表情，說出那種人們永遠不能原恕的話，把他逐出家門，使他爲人不齒：『滾你的蛋！跟你那娼婦去；我們只當你死了！』那兩個雙生小女孩，哭着，跪着爬到門口，替她們底長兄求情，狄洪訥面色青色着，不看他一眼，不向他說一句祝福的話，同時，那病人底柔和焦急的臉從窗口向下問那些大聲吵鬧是爲了什麼，又向她底榮爲什麼走得那樣急，連吻都不吻她一下。

想到不曾吻他底母親在到阿非朗的半途，他又折了回去；他讓賽沙利在那農場邊沿候着，像賊一樣，從葡萄園中的小路走進了 *Castelot*。時候正是黑夜；他底腳被死葡萄藤絆着，結果他自己竟不知走到那兒去了，在黑暗中尋找家宅，對於家中竟已成個陌生了。那粗築的牆的隱約的影子終於引他尋得了路向；但門已關了，任何一隻窗也不露燈光。他按鈴麼，呼喚麼？他不敢，因爲怕父親。他圍着那房子走了兩三轉，希望能找到一個沒有閉緊的百葉窗好向窗口進去。但狄洪訥的燈籠是各處都已照遍，像每天晚上一樣；對他母親那房間凝視了許久並衷心地向那也在拒斥他的，他兒童時期的安樂窩祝福告別以後，他終於失望地走了，心裏負着一種使他

不安的重壓。

普通青年人們當出門並將要許久不能回家的時候，又要乘船去冒海洋風浪的危險，他們底家人親友總要到他們上船以後纔離開他們；最後那天他們更不離他，他們察看船，察看艙位，總望他在途中安穩舒適些。榮每天要有好幾次看見這類愛慈的送護者從他旅館前經過，有時人很多而且很熱鬧；但特別感動他的是他樓底下的那一家人。一雙老夫婦，是舒服的鄉下人，穿着大呢外衣和黃色坎白雷布的服裝，是來送他們底兒子出國的，要等那郵船開行以後纔離開他；他可以看見他們三個人一塊兒依窗向外看，消磨那枯候的時間，彼此攙着手，那浮海者在中間，大家擠作一堆。他們不說話；他們擁抱。

看着他們的時候，榮想着自己的出行本也應是如何如何快樂的。父親，小妹妹們，將要把她無力顫抖的手扶在他臂上的母親，她是有熱切的心和冒險的靈魂的，怕也定要被那海面上一切白色的帆檣吸引得來。這追悔是無益的！罪過已經結了；他底命運是在那船欄上；他只有走往

遠方去，忘記一切。

那最後一夜的時間是怎樣緩慢而殘酷呵！他在那旅館的硬板床上輾轉反側着，注視着窗子等待曙光出現，先是由黑色漸變成灰色，接着是侵曉的白光，這時燈塔的紅火花還在閃着，但不久就被升出的太陽光所掩沒了。

直到天亮他纔入睡；一縷陽光射進他底房中，那飼鳥商人底鳥籠中嘈雜的鳴聲與許多馬賽的禮拜日鐘聲混合着，在那些空碼頭上應着回聲，那兒桅桿頂上掛着旗幟，一切機器都停工了，——榮這時又一驚醒來。十點了！巴黎開來的快車午間就要到。他急忙穿上了衣服去迎接他底情人；他們將一面看着海一面吃早飯，飯後就帶行李上船上，一到五點鐘就敲鐘開船。

這是個非常可愛的天氣，深藍色的天上有白點兒樣的海鷗，這兒那兒飛着，海是更深的礦藍色，海上的帆、煙，一切都清楚可見，——一切都閃耀着，舞踏着；而且，像那些目光下的，被透明的空氣與海水包裹着的海岸的嗚咽一樣，許多豎琴是在那些旅館的窗下奏着，一種意大利風味，幽柔極了；但指法太不伶俐，在琴絃間來回拉動着，使人聽着難受。這風味不僅是音樂的，並使那

南方快樂的柔和味，那豐足的生活和愛至流淚的愛情都插翅飛來了。伊菱的小影在這和樂中現了出來，顫着，哭着。那是在多麼遠以外呵！那是個多麼美妙的失去了的國度呵，連追憶也追憶不到的機會之失去將致怎樣永不能忘的痛悔呵！

我們跑開去好啦！

當出門的時候，榮在門口遇見了一個茶房：『有領事官大人的一封信。早晨收到的，但領事官大人當時正睡熟着。』由諾安納卡西斯飯店是很少有闊旅客來住的，所以那恭敬的馬賽人稱呼客人時時都把官銜帶上。誰會寫信給他呢？除芳黎而外是無人知道他底通信處的。當他愈湊近看那信封的時候，他抖起來，他懂得了。

『不，我不願走了！那是一件大傻的事，我覺得自己是不配做那事了。要做這類事情呀，我可憐的人，一個人必得俱有青春，但這我已經沒有了；不然就得有一種盲目的瘋狂的熱情，而這我們倆都沒有了；要是在五年以前，在那快樂的時光中，只要你說一句話，我一定隨你到天涯海角。』

去，因為你定不否認我那時是狂熱地愛着你。我把我所有的都已給你了；而當我覺得必得脫離你的時候，我忍受苦楚比爲任何男子都厲害。但這種狂愛是會使人心疲力竭的呀，要知道。試想你從前是那樣美，那樣年青，時時爲提防許多事物而顫慄着；現在我再無能爲力了；你使我底生命太苦了，使我忍受痛楚太多了，我現在是精疲力盡了。

「在這種種情形之下，想到要作萬里長行，要把我全部生活改變，我覺得害怕。試想我是多麼好靜，我從沒到過比 *Saint-Germain* 車站更遠的地方！加以女人們在世上太易得老了，你還不到卅歲，我怕就要黃萎枯皺得同皮拉媽媽一樣；到那時就該你怨恨爲我而犧牲了，可憐的芳黎就要成一切人的罪過的代償者了。你不知道麼，在東洋有一個國度——我是在你那世界旅行記的一本書中看到的——在那兒，如果女人有對丈夫不貞的行爲時，人們就把她縛起和一個貓一塊兒捆在一張新剝的，還在冒熱氣的獸皮裏，於是把那袋子拋到海岸上，在烈日下哀號着掙扎着。當那獸皮乾皺而且收縮的時候，女人銳叫着，貓子抓咬着，兩個罪犯可怕地互相掙扎，直到那最後的死之嗚咽，袋之前後的抽動時爲止。如果我們還一塊兒過下去呀，這種痛苦正

儲蓄着等待我們哩。」

他停了一下，喪魂失魄的，楞着。他眼前是一望無際的碧波在陽光下閃耀着。addio! (再見!) 那些豎琴發着這樣的聲音，同時有一個與牠一樣明晰而熱情的聲音應着。addio! 他那破碎撕裂了的覆亡淪滅的生命之極頂的空虛呈現在他底眼前，田刈了，莊稼收穫得無影無蹤，這都是爲了那此刻從他底把握中滑去了的女人!

「我本當把話早點告訴你，但看見你那樣積極，那樣堅決，我不敢。你那種熱烈也影響了我；其次是我底女人的虛榮心我底在我們破裂以後又獲得了你自然感到的驕傲心使然。可是在我的深處，我覺得已不配做這種事了，我覺得有種東西已經破滅，一切都已完了。你還有什麼可希望呢？在這種狂熱之後，你可不要以爲這是因爲可憐的伏拉芒呀。對他和對你與一切的人一樣，全完了，因爲我底心已死了；但那孩子是我離不了的，他使我復見了他父親，那可憐的人，他爲愛我而傾覆了自己，但從瑪查斯獄裏回來時還是同我們初次相遇時一樣熱烈地愛着我。試

想我們重行相見的時候，他竟伏在我肩上哭了一整夜；所以，你應該知道，你是沒有什麼理由來嫉妒他的。

「我已向你說過，親親的孩子，我是愛得太多了；現在我已完全頹敗。在此刻，我需要一個人能够愛我，使我舒適，崇拜我，把我在搖籃裏搖着睡去。伏拉芒定會服侍我，而且永遠看不見我底皺紋和白髮；如果伏拉芒和我結婚——他立意要這樣做——我一定答應他。把事情考諒一下，無論如何，可別胡鬧。我已經預防了，你是我不找的。從我在這兒給你寫信的小鐵路飯店，我可以從樹蔭中看見我們曾在那兒過了那樣快樂和那樣痛苦的時光的小房子，招租旗在門前招展着，在等候着新的房客。你是自由了；你將再也聽不見我底聲息。再見啣！最後一吻，在你頸上——」

M'ami J

兒之友